

地 府 之 不 幸

三 人

(下)

高 爾 基 著
鍾 石 韋 譯

THREE OF THEM

By
MAXIM GORKY

Translated by
CHUNG SHIH WEI

世界文學名著

三

人下

新民會圖書館資料室藏
資料整理番號
R1 426 6879

星
織

一九

幾天以後，龍內夫聽說警局方面為波盧厄克朵夫謀殺案，正在探訪一個戴鹿皮帽的男子，那被害人底店房被檢查以後，找出兩枚銀質神像飾物，那樣子像是偷竊來的。店裏的學徒認出這些飾物，是在謀殺案兩三天以前，從一個穿短大衣的大個子，名字叫做安諾那人手上買來的；這人不時賣給波盧厄克朵夫各種金銀物件，並且波盧厄克朵夫曾借錢給他過。隨後查出，在謀殺案那天和那前一天，有一個跟那學徒底描摹相符合的人，曾在一家窰子裏狂嫖。

每天伊利亞都聽見關於這案子的一些新消息；全城對這大膽的謀殺都發生興趣，這事無論什麼地方——飲食店裏，街頭巷尾都在談論着。但是所有這些談論都一點引不起龍內夫底興趣；

三 人

三二七



一切危險的念頭像一處瘡痍似的，從他腦子裏脫落了，而在這脫落之處，他僅僅感到一種不便而已。他長了耳朵傾聽關於這件罪案的談話中的每一句，他腦子裏只有一個思想：他將怎樣活下去？未來等着他的是什麼？一方面他那認為凶手不會被發現的確信，來得更強了。

他感到有如一一個臨陣的新兵，或是像一個正向一條渺茫而遼遠的旅途出發的出門人。他從來沒有像現在那樣希望孤獨地生活一些時候，對自己反省一下；但是生活像一只壺裏的開水似的，在他周圍騰沸着，並且差不多每天都有一些事情使他底思想從他自己轉開。他變得又蒼白又瘦弱。有些日子，他被夾可布煩惱着；夾可布頭髮蓬亂，穿着隨便，茫然在飲食店和院子之間走來走去，眼光遊離不定地看着無論什麼，像是一個正在心裏盤算什麼的人。一遇見伊利亞，他就神秘地，倉促地低聲或是切切地向伊利亞問道：

「你有空跟我談一下嗎？」

「等會，我正忙呢。」

「啊，親愛的！那是重要的。」

「是什麼？」伊利亞問道。

「一本書！這本書解釋嚇人的事情。」夾可布恐懼地說。

「滾你的吧，什麼書不書的！不如告訴我為什麼你父親那麼不高興地看着我。」但是現實生活中進行着的事引不起夾可布底注意。回答他底朋友底問話時，他困惑地，眼睛張得大大地問道：

「爲什麼嗎？——我什麼都不知道。這就是說，我聽見一次——他正跟你叔叔說話——什麼關於你賣僞幣的事——但是他是隨嘴亂說的。」

「你怎麼知道他是隨嘴亂說的呢？」伊利亞帶着微笑問道。

「唉，儘着問有什麼好處呢？什麼錢？這都是些空話。」接着，搖着他底手，他沉思起來。

「你有工夫談一談嗎？」過了一會兒他又問道，眼光游離地，上下地看着他底朋友。

「關於那本書嗎？」

「是的。有一個地方總是不大懂得，兄弟！」

於是這哲學家底臉歪扭了一下，像把他自己燙着了似的。龍內夫把他底朋友看做一個古怪，

甚而至於顯狂的傢伙。有時，在他看來，夾可布好像是瞎眼的，總是可憐相的，而且不適於生存。這座房子裏的房客都談論——並且住在這條街的每個人都知道——說是培諸哈要娶他底姘婦，那在城裏據有一家最排場的妓院的女人。但夾可布對這事非常冷淡。當龍內夫問他婚禮是不是就要舉行時，夾可布反問道：

「誰底？」

「你父親底。」

「呀！誰說得上呢？——你看，一個不要臉的傢伙！他給他自已找着好老婆了——一個只配得上吐一口唾沫的老婆！」

「你知道她有一個兒子——一個大兒子，在高等學校念書的嗎？」

「我不知道——怎麼樣？」

「那麼——他就要作你父親底宗嗣了。」

「嘿！」夾可布冷漠地說，隨即他忽然快活起來。

「你說的是兒子嗎？」

「怎麼不是呢？」

「兒子——也許這會是我底運氣呢，不是嗎？要是我父親會安置這個兒子站櫃台，而讓我隨我底高興無論上哪兒去——那纔好呢！」

「他們說的真不錯。一個傻孩子討一只胡蘿蔔時，人家給他一個麵包，他却不打開口袋來接受。啊，你這傢伙！我想不透你怎麼過這一輩子。」

夾可布豎起他底耳朵，張大眼睛小聲答道：

「我已經完全想透了，我也知道。首先一個人應該把他底腦筋弄清楚。他應當清清楚楚地曉得上帝要他做什麼。現在我明白一樁事：什麼人都像線似的纏結着，被拉向四面八方；但是——一個人應當被拉向那一個方向，以及應當把自己跟什麼東西繫得最緊——卻沒人知道。一個人生下來沒人知道爲的是什麼，活着也沒人知道爲了什麼；於是死來到了，隨即什麼都被撕成粉碎。因爲這個緣故，首先，我應當知道是命定來做什麼的呢！」

「你怎麼一定要迷在這種議論裏去呢？」伊利亞激烈地說，「這種議論有什麼用處呢？」他覺得夾可布這些曖昧的話，比從前更深地感觸着他，在他心裏引起奇異的念頭。他覺得好像有一個老在蔑視他渴望乾乾淨淨過日子的那個簡單快樂的念頭的惡勢力，異常歡喜去聽夾可布這些話，並且這個力量像一個胎兒在母親子宮裏那樣，在他靈魂裏攪擾着。這對伊利亞是討厭的，弄得他很是困惱，並且像是十分不必要，因而他想避免跟夾可布談話；但是擺脫開他底朋友是不容易的。

「那有什麼用處嗎？那用處是最大的。沒有知識跟沒有火是一樣的。你上哪兒去呢？一個人應當時常知道上哪兒去，爲什麼，那是不是對。」

「夾可布，你像是一個老頭子。跟你在一起真叫人覺得氣悶。在我看來——就是一只豬也比一個人更有福氣——正如他們說的。好了，再見吧。」

這樣的談話以後，他感到好像他吃了太多的鹹東西似的；一陣難堪的口渴似乎困住了他，他渴望什麼東西來蘇解一下。那上帝正在爲他準備着一種懲罰的思想像火焰似的燃着，燒着他底

底腦子；他尋找孤獨，但是得不到手；於是他上奧林姆匹亞達那裏去，把他自己藏在她懷裏，避開所有的思想和苦惱。

有時他跑去看維拉。那放蕩的生活漸漸把這女孩子吸入它那淫穢的深坑裏。她興沖沖地告訴伊利亞關於她跟那些富商、部員、官吏宴樂的事情，以及關於競標會、大餐館的事情。她給他看那些她從她底愛人們手上接受下來的禮物——上衣和短褂。肥滿、美麗而壯健，她驕傲着，以她底崇拜者們爲了佔有她而爭風吃醋的事爲榮耀。龍內夫羨慕她底康健、美貌和快樂，但是幾次警告地提醒她道：

「在這個玩意兒裏，維羅奇卡，你會弄到愁苦的。」

「那有什麼要緊呢？這是我底命。我至少要繁華一下再躺下。我要拼命地享受——讓末日來好了。」

「唔。但是保羅——」

一聽到她愛人底名字，她底眉頭就打結，她底快樂也消失了。

「但願他拋棄我，」她說，「他跟我在一塊兒是很痛苦的，並且他白苦了自己。他要是能馬虎一點夠多好，可是他要全部。但我收不住腳了，蒼蠅已經找着糖餞了。」

「你愛他嗎？」伊利亞問道。

「一個人除了愛他而外不能再幹別的了。」她很嚴肅地答道，「他是一個奇人。」

「好。那麼你們爲什麼不同居呢？」

「跟他——嗎？做他一個負擔？他給他自己都賺不飽一頓麵包，怎麼能養我呢？不，我可憐他。」

「切莫讓事情弄糟——他是有他那股特別性氣的！」龍內夫警告她。但是她笑。

「他嗎？他很溫柔。我要怎麼扭彎就怎麼扭彎他。」

「你會把他弄斷的。」

「啊，上帝！」維拉生氣地叫道，「要我怎麼樣呢？你想我是光爲一個人而生的嗎？什麼人都想過活得快樂，並且無論誰都照他底高興去過他自己的。生活。他，你，我都是一樣。」

「這是不大對的」伊利亞深思地陰沉地說，「我們全都活着——但不僅是爲我們自己。」

「爲誰呢？那麼。」

「你——爲那些商人和各種浪子。」

龍內夫帶着一個悲哀的感情離開她。在這一時期中，他遇見保羅一兩次，但僅僅很短的時候。當保羅發現他底朋友跟維拉在一起時，他就蹙起眉頭生氣。當龍內夫在座時，他總是坐着不響，咬着牙，兩頰燃着兩塊紅暈。伊利亞明白他底朋友妒忌他，這於他卻是愜意的。但是他也分明知道格拉第可夫把他底頸子鑽到一個繩圈裏去了，他能否從這繩圈鬆出而不傷及他自己，那是很難說的。因此，因爲可憐保羅，並且尤其因爲可憐維拉，他不再去看她了。跟奧林姆匹亞達在一起，他重新度着他底蜜月。但這裏，同樣，一種冷酷的東西也常時跳了出來，使得伊利亞底心房收縮。有時，在一個談話底半中腰，他會突然沉默陰鬱起來，奧林姆匹亞達就會用一種充滿愛情的聲音說：

「親愛的！別想那個吧。世界上很少有人底手是不醜的。」

「聽着，」龍內夫冷然嚴正地答道，「我請你別對我再提那個。我不是在想我底手，而是在想我底靈魂。你雖然有的是聰明，你卻不能了解我底思想。但只告訴我——要想生活得正直，生活在潔淨的環境中，平平安安地，不損害任何人，我該怎麼辦！——怎麼辦呢！並且不準再提起那老頭子。」

但是關於那老頭兒，她不能不說話，就不住地勸伊利亞把關於他的事忘掉。龍內夫發起脾氣來，離開了她；等到他再度出現時，她忿怒地叫着，說他愛她是出於恐懼，是出於慈善，說她不要這樣的愛情，要把他丟開，離開這城。接着她哭着，捏伊利亞，咬他底肩膀，吻她底脚，隨即又在一陣發狂之中把她底衣服攢在一邊，赤身露體地站在他面前，說：

「我還不夠漂亮嗎？我底身體不美嗎？我以我底每一根微血管，以我底全部的血液愛着你。殺死我——我只有笑。」

她那藍色的眼睛變黑了，她底雙唇發抖，她底胸脯挺起；像是拼命來迎接伊利亞似的。他把她抱在他兩臂之間，盡他所有的力量吻她，隨後，他走回家時想道：這樣地情熱，這樣地富於生命力，她

怎能忍受那老頭子底卑劣的愛憐呢？於是奧林姆匹亞達顯得可厭又復可憐，一記起她底接吻，他就嫌惡地吐一口唾沫在地上。有一回，爆發了一度情熱，被她撫愛得廢足了以後，他說：

「自從我扼死那老鬼以來，你似乎愛我愛得更利害了。」

「唔，是的——怎麼樣呢？」

「沒有什麼。我覺得有趣，當我想到有一種人，喜歡吃壞蛋比新鮮雞蛋還歡喜，又有一種人，喜歡吃那已經開始在腐爛的蘋果——這真奇怪！」

「一刻鐘有一刻鐘的怪事，每一個人有一個人底方法和嗜好。有的人情願要一個官職，而另外一些人卻寧願要一只西瓜。」

接着兩人都沉思起來。

一天，當伊利亞從城裏回來，正在脫衣裳時，鐵冷斯悄悄地走進他底屋子。他跟手很小心地把門關上，卻站在那裏幾秒鐘的工夫，像是在傾聽什麼；接着擺着像那塊腫肉，把門鉤搭上。伊利亞把所有這些都注意到了，侮慢地望着他底臉。

「伊魯夏！鐵冷斯輕輕地說道，在一張椅子上坐下。

「什麼事？」

「謠言起來了。他們說你底壞話呢。」

駝背接着沉重地嘆息着，垂下他底睛眼。

「舉一個例呢？」伊利亞一面脫着靴子一面問。

「各人各樣話。有些人——說你跟這事有關係——跟那商人被謀害的案子。另外一些人說你賣偽幣。」

「那麼，他們嫉妒嗎？」伊利亞問。

「有人來——那些人樣子像是秘密警察，這就是說像是偵探，儘着盤問培諸哈關於你的事情。」

「好，讓他門去吧。」伊利亞冷冷地說。

「當然。要是我們良心上沒有罪過，還要管他們做什麼呢？」

伊利亞笑了起來，在他底床上躺下。

「現在他們已經走開，不再來了；但是培諸哈自己卻來了。」鐵冷斯結結巴巴地長縮地說，「他到處噤哩咕嚕，那個培諸哈。你不如換一個住處，伊魯夏，你能找到一間屋子住在那裏面多好，嚇好，像真的似的，培諸哈說，『我不能』他說，『留一個犯嫌疑的人住在我房子裏；我』他說，『是市政委員會底一份子』。」

伊利亞氣得一臉發黑，對他叔叔大聲說：

「聽着。要是他愛惜他那刷亮了的臉的話，他還是閉上他底嘴爲妙，你可以這樣告訴他。如果我聽見對我有一句不敬的言語，我會把他底頭搗成泥漿。隨便我是個什麼，裁判我，不是他這流氓底事情。等我高興時，我會離開這地方。現在，我偏不走。我要跟那又清白又公正的人再同住一些時候。」

那駝背被伊利亞底暴怒嚇呆了。他沉默了一會兒，坐在他椅子上輕輕地抓着他那塊腫肉，那雙大眼裏滿是恐懼與希望，看着他底姪兒。伊利亞雙唇緊閉，眼睛睜得大大地凝視着天花板。鐵冷

斯細心上下地打量他，打量他那鬚髮的頭，漂亮，莊嚴的臉和那上面的小鬍子，跟那尖削的下頰，望到他那寬大的胸脯上，估量着他那強壯而配置得當的全身，隨即吁了一口氣，靜靜地說道：

「你長得多麼漂亮了！在我們村子裏，女孩子們會全數成羣地追趕你呢。我們要是能回村子裏去夠多好！」

伊利亞不響。

「唔，對了，那麼你就會有一個好生活了！我跟你弄些錢，你可以開一家店，再娶上一個有錢的女孩子，哈哈！那麼你底生活就會像下山的雪橇樣飛跑了。」

「但是也許我願意往山上走呢？」伊利亞陰沉地說。

「當然是上山囉！」鐵冷斯急忙說，「我只是這樣說說——我是說你底生活會舒服起來，但那是向山上走的。」

「那麼到了山頂又往哪兒走呢？」伊利亞問道。

駝背看了他一眼，格格地怪笑着，隨即又談起來。但是伊利亞不聽他的，他正在想他所有曾經

經歷過的事情，想着生活中每一樣事物都安排得多麼聰明，多麼不可解，就像一個網子裏的線索似的。種種環境圍繞着一個人，帶着他到它們所要去的地方去，就像警察帶領流氓一樣。比方說，他曾經想離開這座房子去獨居，馬上一個便利的機會就來到了。他盯着他那眼中帶着恐懼的叔叔，但正在這時什麼人敲門，鐵冷斯吃驚地跳了起來。

「噯，開開門呀。」伊利亞生氣地大聲說。

當駝背撥開門底鉤搭時，門口現出一個夾可布，手上拿着一本黃色的書。

「伊利亞，聽着，讓我們馬上到馬緒卡那裏去吧。」他激動地說，向床邊走來。

「她怎麼了？」伊利亞慌忙問道。

「她嗎？我不知道。她不在家。」

「她晚上給人帶着上哪兒逛去了？」駝背帶着猥褻的樣子問道。

「他跟馬第沙出去的。」夾可布說。

「唔，跟她在一起她是不會有什麼好處的。」鐵冷斯慢慢說道。

「不要緊的。跟我來，伊利亞。」

夾可布扯着龍內夫底袖子，正拉着。

「且慢，」龍內夫說。「你已經從一條鎖鏈打脫開了嗎？」

「你知道嗎，這簡直是個妖魔。」夾可布輕輕地說。

「誰？」伊利亞問道，穿上他底靴。

「就是這本書，真的，你會知道的。跟我來。我早先告訴過你，這是一本奇書。」夾可布領着他底朋友反穿過那黑黝黝的過道間，繼續着說，「讀這樣的書甚至是可怕的，像一個爛軟的泥潭似的把你往下直拉。」伊利亞感到他底朋友底激動，聽見他那發抖的聲音，等到他們走進鞋匠底屋子，點着燈時，他看見夾可布底臉色蒼白，眼光像一個醉漢似的，模糊而快活。

「你喝過酒嗎？」他問道，懷疑地看着夾可布。

「我嗎？不，我今天一滴也沒喝；我現在不喝了，只是當我父親在家時，我有時吞一兩杯壯壯膽，現在可不。我怕我父親，我只喝那聞不出『伏打卡』氣味的。但是不要談這些了吧——聽着。」他

軋地一聲，在一張椅子上坐下，他打那本書，垂頭在那上面，他底指頭在那舊得發黃了的厚紙上指引着，用一種粗嘎顫動的嗓子讀起來：

「第三章。人類底原始狀態。」——聽着！」

他吁了一口氣，舉起他底左手，同時他右手底指頭在書上移動着，又大聲讀起來：「傳說那些哲人」——你聽見嗎？——「那些著作關於萬物之起源的哲人，以爲人類底原始狀態，據第奧多兒證明，是二元的。有些人以爲世界不是創造出來的，是不能毀滅的，並且人類沒有起源底年代。」

夾可布從書中抬起頭來，接着在空中揮着他底手，輕輕地說：

「你聽見嗎？沒有起源！」

「念下去！」伊利亞說，猜疑地看着那本包布的書。於是夾可布底低沉而興奮的聲音又響了。

「關於這個信仰，據西且羅證實：沙蒙斯底畢太哥拉斯，塔冷太因底亞兒其塔斯，雅典底柏拉圖，芝諾克拉第斯，斯塔吉來底亞里斯多德都是同樣相信的，並且告訴我們說世界上現在以及將

來的萬物都沒有起源，——你聽見嗎？——沒有起源！但是有一種事物之環，生命由之產生，並產生着，由於此，知識對萬物產生之起源與終結纔有接近的可能。」

伊利亞伸出他底手，把那書合上，譏笑地說：

「丟掉它吧！讓鬼把它拿去！德國人老早冥想過：對我們底知識有接近的可能，真的！要想明白任何事物都是不可能的。」

「慢來！」夾可布嚷道，一面帶着惶恐的樣子四面看了一下，眼睛張大，注視着他朋友底臉，輕輕問道：

「你知道你底起源嗎？」

「什麼起源？」伊利亞怒叫道。

「別叫呀。讓我們拿靈魂來打一個比方：一個人生來是有一個靈魂的，是不是？」

「唔？怎麼樣？」

「那麼他應該知道——他是從哪兒跑出來，並且怎麼跑出來的？據說靈魂是不滅的，它永遠

存在——嚇嚇且慢，且慢呀！弄明白你是怎麼生下來的是不必要的，必要的是你怎麼過活。你是什麼時候活着的？什麼時候你明白你是在活着的？你一生下來就活着，但你什麼時候纔成爲活着的呢？在你母親底子宮裏好的！但是你爲什麼不記得你在出世以前你是怎麼過活來着，並且就連出世以後五年間的關於你底生活的事，你也一無所知呢？不是嗎？並且如果有靈魂的話——它從什麼地方跑到你身體裏面去的呢？」

夾可布底眼睛勝利地閃灼着，他底臉因一個快樂的微笑而光輝起來，接着他帶着一種伊利亞從沒見過的歡樂叫道：

「這就是你底靈魂！」

「傻子！」伊利亞板着臉看着他說，「什麼事你這樣歡喜？」

「但——我不是特別爲什麼事歡喜，我只是歡喜就是了。」

「很好；單是歡喜聽我底忠告——把這本書擲開。你看，這是寫來反對上帝的。比起知道我應當怎麼過活來，知道我爲了什麼活着是不那麼重要的。我怎麼能像這樣過活：什麼都乾淨，合意，沒

有一個人來妨礙我，我也不傷害旁人呢？給我找一本那裏面解說這一切的書來。」

夾可布垂下頭，默然沉思地坐着。他底歡欣的激動消失了，找不着回話。沉默了一會兒，他回答他底朋友道：

「我常時覺察着，在你身上有樣什麼我不喜歡的東西。我不懂你底思想——但是我看出自從某個時期以來你變得有點驕傲了。你好像你自己總是對的樣子。」

伊利亞笑了起來。

「你笑什麼？這是真的。你嚴厲地批判旁人。你不愛任何人，就像——」

「我不愛任何人，」伊利亞決然說，「我應當愛誰呢？爲了什麼呢？無論誰，爲了他那份麵包都想騎在別人底頸子上，於是他說：『愛我，尊敬我！』我不是那樣的傻子！尊敬我，然後我也尊敬你！把我底一份給我——那麼，或許我會愛你！什麼人都是要吃的。」

「不過，我想人們所追求的不僅僅是食物。」夾可布執拗地帶着敵意答道。

「我知道每一個人都用一樣什麼東西裝飾他自己，但那只是假面具。我看見我底叔叔想跟

上帝交易，簡直像一個店夥一定要交一筆賬給他底東家似的。你父親送給教堂一面旗幟，我推斷他曾經欺騙過什麼人，或者正在進行這樣的事。隨便你到什麼地方去看，什麼人都是一樣的。他們說：「這裏給你一辨士，但是要還五個。」你會讀到商人米共諾夫給醫院捐了三百盧布，於是就向市政廳要求免除他在他底建築物上拖欠下來，價值一千盧布的債務的新聞嗎？這就是無論那個說騙了旁人而想在他底隣人面前把他自己弄得公正起來的法門。但是在我想來，無論你是故意或者是無意犯了罪，你都得伸出你底頸子去挨揍。」

「這是真的，」夾可布沉思地說，「這在駝背，在我父親都是真實的啊，親愛的！你跟我都沒生在正當的地方。你是狠心的；至少你用批判旁人來安慰你自己，並且愈來愈嚴格地批判他們。但我連這也做不到。啊！我真願意跑到旁的地方去！」夾可布痛苦地叫着。

「你能到什麼地方去呢？」伊利亞笑問道。

「唔——是的。」

於是兩人都沉默了，垂頭喪氣地在桌子上對面坐着。桌上躺着那本包着布，用鐵鉗子夾住的

大黃書。

什麼人開始在過道廳裏走動，聽見粗嘎的噪音；接着一隻手在門上摸索了半天，想找那把手。這兩位朋友沉默地等着。門一點一點慢慢地開了，培兒斐緒卡歪歪斜斜地走進屋來。他把他底腳絆在門檻上，一失足，跪倒在地，一面舉着他底右手，那隻手上他拿着他底手風琴。

「噫！」他說，接着來了一陣醉漢的大笑。馬第沙跟着他進來，她立刻彎身在鞋匠身上，掖着他底兩脅，攙着他，訥訥地說：

「啊！他醉成什麼樣子了——唉，這醉鬼！」

「做火柴的，別動我。我自己會起來——我自己。」

他前後搖擺，接着一使勁，他站了起來，就走到他底朋友面前，把左手伸給他們。

「早安！我們問你們底好，你們也問我們。」

馬第沙發出一陣乾啞的傻笑。

「你們從什麼地方來的？」伊利亞問道。

同時夾可布微笑地看着那醉漢不做聲。

「從什麼地方嗎？從一個奇蹟——哈哈！孩子們！親愛的嚇嚇！」培兒斐緒卡開始踏着地板，一面唱道：

「小小白骨，這樣年輕，這樣柔嫩，

等它長大了，長高了，

我將賣它到雜貨攤去。」

「做火柴的，一口氣全說了吧。不然就讓我們唱那你教給我的歌來吧——」他把背靠着牆，在馬第沙身旁，他底肘子一邊輕輕推簞那人，一面開始摸索他那手風琴上的鍵門。

「馬緒卡在什麼地方？」伊利亞厲聲問道。

「喂，你！夾可布從他底椅子上跳起來叫道，「馬夏真的在什麼地方？」

但是醉漢對他們底問話不加注意。馬第沙把他底頭歪在一邊，開始唱道：

「啊！朋友，朋友，「白蘭地」是好的。」

培兒斐緒卡在空中舞着他底手風琴，用高音緊接上那歌唱道：

「讓我們一醉吧，朋友，因為今天是禮拜一。」

伊利亞站起來，抓住他底肩膀，給他那麼一推，弄得培兒斐緒卡把他底頭碰在火爐上。

「你女兒在哪兒？」

「他底女——兒半夜裏東遊——西蕩，」培兒斐緒卡無意義地嘟嚕着，用他底兩手抱住他底頭。

夾可布問馬第沙，但她只是微笑地說：

「我不告訴你。我不，我不告訴你。」

「或許他們去把她賣掉了，這班鬼！」伊利亞對他底朋友說，癡笑着。夾可布警慌地看着他，接着帶着可憐的聲問那鞋匠道：

「培兒斐緒卡，聽着馬緒卡在哪兒？」

馬——緒——卡嗎？」馬第沙拖長聲音道，冷笑一聲，「哼，你這纔想到她。」

「伊利亞怎麼回事？我們怎麼辦呢？」夾可布惶窘地問道。

「我們得讓警察知道。」伊利亞說，陰沉地看着那兩個醉人。

「做火柴的，」培兒斐緒卡忽然變得快樂了，叫道，「你聽見他們嗎？他們想讓警察知道——
哈哈！」

「警——察嗎？」馬第沙喘着，預示不祥地把他那雙大眼從伊利亞轉到夾可布身上，接着忽是滑稽地揮着她底膀子，用最高的聲音吼着，「你們自己想上警察局去嗎？你們想去嗎？離開我底屋子，這是我底屋子，我們是要結起婚來的。」

「哈哈！」鞋匠捧腹大笑。

「走吧，夾可布，」伊利亞說，「鬼纔弄得清楚這事的頭尾。走吧！」

「等一下，」夾可布完全迷茫地狼狽地說，「他們能把她嫁掉嗎？為什麼她夠得上嫁人嗎？培兒斐緒卡，告訴我們——你真的把她嫁掉了嗎？告訴我們，馬夏在哪兒？」

「馬第沙我底妻，抓住他們！——嘶——嘶——嘶。噙他們！咬他們——哈哈！馬夏在哪兒？」

培兒斐緒卡撮着他底嘴唇想吹口哨，但是沒吹成，反過來對夾可布伸出他底舌頭，又縱聲大笑起來。馬第沙走到伊利亞跟前，瘋狂地吼道：

「你是什麼人？」

伊利亞把她推開，馬上走出那地窖間。在過道裏，夾可布追上他，抓住他底肩膀，在黑暗之中把他拉住說道：

「一個人能幹這樣的事嗎？那是可允許的嗎？她是一個小女孩，伊利亞，他們能把她嫁了嗎？」

「好了，不要囉嗦了，」伊利亞嚴厲地截住他說道，「現在沒有用處了。你早就該當心他們呀！

等你剛剛來當心時，他們已經告結束了。」

夾可布不作聲了。但是過了一會兒，當她跟在龍內夫身後，穿過院子時，他又開始說起來。

「不能怪我。我只知道她白天在什麼地方做打掃房屋的工作。」

「去你的吧！我不管該不該怪你。」伊利亞粗暴地說，在院子中間站住。「人應該從這房子逃開，人應當給它放上一把火，哼！」

「主啊，主啊！」夾可布站在龍內夫身後輕輕地說。

伊利亞轉過身來看他。他站在那裏，兩臂無助地掛在身子底兩側，垂着頭，好像他正在等待一擊。

「哭吧，」伊利亞開玩笑地說，隨即走開，剩下他底朋友全然孤獨地站在黑暗中，在院子中間。

第二天早晨，他從培兒斐緒卡聽得他們真的已經把馬夏嫁給一個鞋匠，克米諾夫，一個很久以前喪了妻的將近五十歲的鰥夫了。培兒斐緒卡躺在爐邊，搖着他那酒醉過後正在病着的頭，繼續地敘述道：

「因此，」他對我說，「我有，」他說，「兩個小孩子。」他有兩個小孩子，一個五歲，另外那個三歲。「那麼，」他說，「他們用得着一個保姆，所以他們就有了一個保姆，一個外路的女人，她會動手偷東西以及其他等等。因此，」他說，「勸勸你底女兒。」好的，我果然勸他，馬第沙也勸她。她是聰明的，她馬上就明白了。她沒有方法避免。那或許是更壞的，但是永不會有——更好的——好，」她說，「我願嫁他。」是的，她嫁給他了。一切事情三天就弄好了。馬第沙跟我，一人得了三盧布，我們倆昨

天都把來喝光了。唔，馬第沙真能喝，一匹馬不能喝得更多。」

伊利亞靜聽着，一聲不響。他知道馬夏已被送到比原來所期望的較好的地方去了。然而他仍然爲這女孩子發愁。那最後幾天，他很少看得見她，因此沒想到過她，現在沒有了她，這房子卻似乎突然變得更壞更骯髒了。」

鞋匠底黃腫的臉從火爐那邊看着伊利亞，他那粗啞的嗓子像是秋天底半折的樹幹的破裂聲。龍內夫望着培兒斐緒卡心裏帶着一種悲愴之感。

「克米諾夫訂下條約，說我不能踏進他底家門一脚。」你可以不時來，」他說，「到我店裏來，我會奉敬你一杯。但是不要想走進我底家門，那是不會比登天有兩樣的。」伊利亞·耶可夫里奇！你能給我五戈比，克去治治我底醉病嗎？你肯給嗎？心好點吧。」

「等等，我會給你的。」龍內夫說，「那麼，你現在要想幹什麼呢？」

鞋匠在地板上啐了一口唾沫答道。

「我會變成一個澈底的醉漢。當馬夏沒人養活時，我給自己身上加上了一點兒束縛——有

時我做活——我覺到對她的一種責任。但是現在我知道她有得吃，有衣穿，有鞋着，就像她已經給鎖在箱子裏樣的安全了。這就是說我可以來一個大醉了。」

「你能停止喝酒麼？」

「沒有辦法，」鞋匠搖着他那亂叢的頭否定地答道，「爲什麼呢？」

「在生活中，你沒有什麼願望的東西麼？」

「你給我五戈比克嗎？這就是我全部的願望。」

「這我不懂，」伊利亞聳聳肩道，「我不懂一個人在他底整個生命之中什麼都不願望，卻怎麼能夠過活。」

「你是在說一個人，而我是我。」培兒斐緒卡靜靜地說，帶着一種玄想的樣子。「當一個人願望什麼東西時，命運在他底行爲中鼓舞它自己，就是這麼回事！如果一個人是用草做的，那你就不能把任何什麼擺到他裏面，命運又何必去打擾他呢？我告訴你：有一次我想幹一樁得利的買賣——在我老婆還活着時——我想把揭瑞梅亞老伯伯底財產偷去一部份。我對我自己說：如果那不是

我的話，別的人會搶那老頭子的。但是謝謝上帝，別人已在我底前面，把這樁生意搶去了。我不懊喪。但是由此，我看出一個人應當知道怎樣去希望東西。」鞋匠笑着，開始從火爐上爬下說：

「好了，給我那五戈比克吧，我心裏燒得簡直要死了。」

「喏，給你去喝一杯吧。」伊利亞說，接着微笑着看着培兒斐緒卡問道：「你知道嗎？」

「什麼？」

「你是一個吹牛大家，你是一個無用之徒，一個可憐的酒鬼——這些都是實實在在的。」

「真是實在的，」鞋匠附和着，站在伊利亞面前，手裏攢着五戈比克的銀幣。

「但我又覺得，」伊利亞帶着嚴肅的聲調深思地繼續道，「我不知道有比你更好的人——確實的！」

培兒斐緒卡看着伊利亞底嚴正而溫和的臉，不相信地笑着。

「你在開玩笑嗎？伊利亞·耶可夫里奇。」

「你能不能相信我隨你，我說這話不是稱讚你，却只是責難別人。」

「這對我是太難懂了！雖然我自以為也不算十分笨，可是我不懂你。我要去喝酒了，或許我會變得更聰明點兒。」

「等」等！龍內夫止住他，拉着他底襯衫。「我想問你：你怕上帝嗎？」

培兒斐緒卡從容地把他底體重從這隻腳換到那隻，不高興地說：

「我沒有什麼可怕上帝的。我不害人，也從來沒害過什麼人。」

「你禱告嗎？」龍內夫問道，放低他底聲音。

「唔，當然我禱告，但不時常。」

伊利亞知道鞋匠滿心切望着上酒館去，不願談話。

「唔，培兒斐兒，這裏又有十戈比克。」

「這是另外一次談話了！」那一個叫道，快活得滿臉發光。

「但，告訴我，你是怎樣禱告的？」龍內夫又問起他來。

「我嗎？——非常簡單！我不知道什麼禱告文。「聖母馬利亞」我從前曉得，但已經老早忘

記了。我相信我知道叫化子底禱告文——「基督，我們底主」等等一直到末了。或許到我年老時那會變得很順嘴。他光只禱告——主啊，可憐可憐我吧。」

培兒斐緒卡望着天花板，接着確信地點頭加上說：

「他懂的。我可以走嗎？我非常想喝酒呢。」

「走，走吧。」伊利亞說，沉思地望着培兒斐緒卡，「只是還有一樣事：時候到來你會死的。那時上帝會問你：『人，你怎麼過活的？』」

鞋匠快活地笑着走了。

龍內夫一個人剩下在屋裏。這似乎是奇怪的：馬夏再也不能在這狹隘飢餓的洞窟裏看到了，培兒斐緒卡也許馬上就會搬開。

光耀的陽光從窗口探入，照得那沒打掃過的地板發亮。這地窖間不論什麼都顛倒錯亂，荒涼而淒慘，好像剛運出了一個死屍似的。

挺直地坐在椅子上，伊利亞看着那灰泥剝落的方形的火爐，各種痛苦的感情一個接着一個

襲擊着他。

「要是我去自首的話會怎樣呢？」他底腦子裏忽然起了這樣一個念頭。但是他馬上忿怒地把這念頭推開了。

那同日底晚上，伊利亞爲安全起見，不得不離開非里蒙諾夫底房子。原來當他從城裏回來時，他叔叔非常不安地在院子裏迎着他，把他領到一堆木頭背後說：

「呃，伊利亞，你一定要走開。你聽聽發生了什麼事了。」

駝背恐怖地閉上他底眼，一面把他底兩臂向上一揮，拍在他身體底兩側。

「耶緒卡喝得死醉，筆直當他父親底面叫他——「賊」和別的惡名：「不要臉的色鬼，」惡人——」——一句話，他完全不能把持他自己，只是一個勁兒吼叫！於是培諾哈在他嘴巴上給了一拳，接着抓住他底頭髮，用脚在他身上，踢起來；他一直打到他滿身是血！耶緒卡現在躺下了，哼着，哭着！

培諸哈還竄到我面前。「把伊利亞趕開！」他說，「因為那是伊利亞。」他說，「他唆使耶緒卡反對我的。」他吼得嚇死人，所以要當心點。」

伊利亞把措帶從頸子上取下，把貨箱遞給他叔叔說：

「拿住！」

「慢來！上哪兒去？他會揍你的。」

伊利亞底手因對夾可布的憐憫和對他父親的暴怒而發抖。

「拿住，我說。」他咬着牙說，隨即向飲食店走去。他底牙咬得那麼緊，以致他底頰骨和腮片子都痛起來了；他底頭腦突然發暈。在昏暈中他聽見他叔叔叫着些關於警察、糟糕、監獄之類的話，但仍然走下去，覺得他像是在走着下山路似的。

飲食店裏櫃台後站着培諸哈，正和一個無賴談笑。燈光落在他頭上那光禿處，他底臉好像帶着滿足的微笑在發光。

「吓，商人！」他一見伊利亞就譏諷地叫道，他底眉毛一面忿怒地抽動着，「我正要找你！」

他正站在通到他底房間的門中間，用身子把這門堵住了。

伊利亞堅決嚴厲地走近他，大聲說：

「讓開！」

「什——麼？」培諸哈拖長音調說。

「讓我到夾可布那裏去。」

「等我來給你一個夾可布！」

但這時伊利亞連自己也沒有想到地，悄悄地運用他底全力，輪開膀臂，在培諸哈底臉上給了一拳。

僮倌從各方面奔來，什麼人叫道：

「抓住他！接他！」

在所有在場的人羣裏，好像開水倒在他們身上似的，起了一個大的騷動。但是伊利亞跳過培諸哈，穿過那門，跟身拉上把手。

這間小屋子裏塞滿了酒箱和盒子，一盞鐵燈乍明乍暗地點着，玻璃燈罩已經給煙燻黑了。在昏暗與混亂中伊利亞一時找不着他底朋友。夾可布正躺在地板上，他底頭在陰暗處，他底臉彷彿又黑又可怕。伊利亞把燈擎在手上，蹲下地來使燈光照在被打的人身上。毆打與抓撓的傷痕蓋滿夾可布一臉，好像一具可厭憎的黑色假面。他底眼睛腫了，他沉重地呼吸着，並且顯然看不見，因為他哼着問道：

「誰在那裏？」

「我，」龍內夫低聲道，站了起來。

「給我一點什麼喝喝。」

伊利亞四面看了一下。他們正在推門，什麼人叫着：

「轉到後門去！」

「警察，趕快去叫巡長來。」

培諸哈底大嗓子號哭似的在噪聲之中升起：

「誰都看見的，我沒有動他，啞，啞。」

伊利亞狠笑着。看見培諸哈受了傷，他很高興。接着走到門邊，他鎮靜地開始對那些圍攻他底人談判。

「喂，諸位！不要叫。如果我在他狗臉上打一下，他不見得就死掉，而我自會被帶到官府面前去；所以你們用不着干涉跟你們不相干的事。不要這樣擠在門上，我馬上要把門打開了。」

他打開門，像站在一個木框子裏似的站在那裏，攢着拳頭，準備着什麼。那些人向後退縮，被他那高大，魁梧和在他臉上分明畫出的準備戰鬥的威勢嚇住了。但是培諸哈動手推開所有的人，噉叫着：

「哈哈！你這流氓！我會給——」

「請你們把他帶開，再看看這裏面！」伊利亞對那些人說，往一旁站開。「看看他怎樣殘害了這個人。」

客人裏面有幾個怒目看着伊利亞，走進屋子，屈身在夾可布上面。其中一個又恐怖又驚慌地

說：

「噫，他把他毒打得快死了！」

「這叫做『加二奉承』。』第二個加上說。

「弄點水來，叫警察！」伊利亞說。

公意是在他這面；他覺察到這一層，於是他帶着響亮嚴峻的聲音說：

「諸位全都認識非里蒙諾夫，諸位全都知道他是這條街上最大的光棍。但是對他底兒子誰能說一句壞話呢？好了，這裏是他底兒子，他現在躺在這裏殘廢了，也許就要死去，他底父親並不因此要受什麼懲罰，我給培諸哈只一拳，倒就要受罰。這事對嗎？這是公正的嗎？總是這樣：一個人有充分的自由去幹他高興幹的事，別人卻連皺皺眉毛也不應該。」

有幾個人動情地嘆息着，其餘的人都不做聲。伊利亞想再說點什麼，但是培諸哈衝進屋子，銳聲叫着，動手把所有的人趕出房外。

「走開，走開！這是我底事，他是我底兒子！我是他底父親！走！我不怕警察，我也不需要什麼評判。」

我用不着它。我底好朋友，不用什麼評判，我能讓你吃苦的，走開！」

伊利亞跪在夾可布身旁給他水喝，他心裏帶着深切的憐憫看着他朋友底流血的腫唇和那鱗傷的面孔。夾可布吞下了水小聲說：

「他把我牙齒都打掉了——呼吸起來很痛——把我帶走吧，伊魯夏，親愛的！把我帶走吧！」

淚水從他眼睛上的一圈腫處流下。

「他應當搬到醫院裏去。」伊利亞嚴厲地轉身對培諸哈說。

這飲食店老闆望着他底兒子，惶急而含糊地咕嚕着什麼。他一隻眼大睜着，另一隻被伊利亞一拳打起來的那塊腫處弄得跟夾可布底眼睛似的差不多完全閉上了。

「你聽見嗎？」伊利亞叫道。

「別嚷，」培諸哈突然又平靜又溫和地說，「他不能搬到醫院去，這麼一來隨便那個都會知道的。你已經把這事弄得這樣糟了。我是市政廳底委員，那對我不大好。」

「你這流氓！」伊利亞說，鄙棄地在非里蒙諾夫底脚下啐了一口唾沫，「我告訴你——把他

送進醫院去！要是你不的話，我會給你出一場更大的醜！

「好好，好別生氣——我猜他是在裝着玩兒的。」

伊利亞跳了起來。但是非里蒙諾夫跳向門邊叫道：

「伊凡！叫一部馬車——十五戈比克到醫院去。夾可布，穿衣裳！你不用裝假，打你的不是外人，是你底父親。唔，在我那時我被打得比這還要利害呢——唉，我是怎麼被打來着啊。」

「謝謝你，」夾可布喘着對伊利亞說，差不多聽不見聲音，接着眼淚不斷地流在那腫處，再滴下到他那青腫，潰血的面頰上。

櫃台背後站着鐵冷斯，他那恭敬而膽小的聲音不住地在伊利亞耳朵裏響着：

「你要三戈比克的還是五戈比克的呢？這裏是你底——五戈比克的。一點魚子醬嗎？魚子醬全完了，來一點青魚吧。」

當龍內夫把夾可布送到醫院時，他覺得回非里蒙諾夫公寓是不可能了，於是到奧林姆匹亞達那裏去過夜。他感到他心裏給填滿了冰冷的泥土，一種銳利的痛苦侵蝕着他底心，使它萎弱下

去。他被一種重大的困惱的感情所壓倒，他疲憊地走着，他底思想混亂着，只有一件事對他是明白的，那就是再不能照這樣活下去。他那關於一月小店，一個潔淨而孤獨的生活的夢又以新的力量閃現了出來。

第二天他給自己找着一個住處——一間廚房隔壁的小房間，那是一個穿着紅色工作罩衫的少婦出租給他的；她有一張淡紅色的面龐，帶着一個尖銳小巧，像小鳥兒似的鼻子和一張小嘴；黑色的鬚髮在她那狹窄的腦門子上美妙地起伏着，她不住地用她底小手以一個敏捷的動作捋上她底鬚髮。

「這樣一間好房子五盧布是不貴的。」她活潑地說，看見她那烏黑的生動的眼睛把這闊厚的年青人弄得偏促了，就嫣然一笑。伊利亞望着他那未來寓所底牆壁，猜不透這年青的女人是什麼樣的人。」

「你瞧——壁紙完全是新的——窗子向花園開着——你還能希望些什麼呢？早上我把茶炊燒開——你就可以自己搬到你屋子裏去。」

「你是老媽子嗎？」伊利亞滿心好奇地問道。

這年青的女人收了笑容，蹙起她底眉毛，把她底身子一挺，嚴重地說：

「我不是老媽子，我是這房子底女房東，我底丈夫——」

「難道你結過婚嗎？」伊利亞詫異地叫道，不相信地看着他那女房東底纖瘦美麗的風姿。這

回她沒生氣，卻大聲快活地笑起來。

「你夠多麼滑稽！先你叫我老媽子，這時你卻不相信我結過婚。」

「但要是你底樣子真像一位少女，那叫我怎麼能相信呢？」龍內夫說，也笑着。

「我告訴你，我結婚已經三年了，我底丈夫是警廳底督察員。」

伊利亞呆看着她底臉，溫柔地笑着——爲什麼，他簡直不知道。

「好一個怪傢伙！」那女人叫道，聳聳肩，接着好奇地看着他，「那麼你要這間房子嗎？」

「是的，這就定下了。你想要我給你攔下一點錢嗎？」

「當然！至少給我一盧布。」

「大約兩三個鐘頭之內我就會搬進來。」

「好的！我很高興找到這樣一個房客——你似乎很快活。」

「不怎樣。」龍內夫笑道。

他走到街上還帶着一種愉快的感情笑着。他喜歡那帶着淡藍色的壁紙的房子和那小巧活潑的女人；但是不知怎麼，特別使他高興的是住在一個警廳督察員底屋子裏。在這裏面，他看出一些滑稽，激怒，甚至也許對他是危險的東西。他想去看看夾可布，他雇了一部街車把他載到醫院去。他鑽進馬車，暗自發笑，開始想起他那些錢應該怎麼辦，把它藏在什麼地方。

當伊利亞到了醫院時，人家告訴他夾可布剛洗過澡，現在正睡得甜蜜。伊利亞靠窗站在走廊裏不知道怎麼辦：走開呢還是等他底朋友醒來呢？穿着黃袍的病人一個個從他身邊走過，輕輕地踏着他們底拖鞋，用一種呆滯的眼光望着他。他們正在悄悄地交談，他們底嗡嗡的話聲和遠處的呻吟聲混雜着，回聲把每一個聲音放大，把它們帶到長廊裏來。那就像是一個無形體的愁苦的人，在這窒悶的空氣中徐徐地飛着，一面悲哀地嘆息着似的。伊利亞剛想離開這黃色的牆壁，但是忽

然一個病人走到他面前，伸出他底手靜靜地說：

「早安！」

龍內夫睜大眼睛，驚異地向後退縮。

「保羅！我底天！你也在這裏？」

「還有誰呢？」保羅很快地問道。

他底臉色灰白，他興奮地困惑地映着眼。

「夾可布——他底父親打了他。你怎麼來這裏的？你在這裏很久了嗎？」

接着他帶着憐憫的聲氣，往下說：

「呃，兄弟！你變成什麼樣子了啊！」

保羅嘆息一聲，他底嘴唇發抖，他底眼睛變得幽暗了。他垂下他底頭，像是負疚似的，帶着粗嘎

的聲音反復地說：

「變了——是的！」

「你怎麼了？」龍內夫帶着興趣，用關心的口氣問道。
「什麼？好像你不知道似的。」

保羅在伊利亞臉上看了一眼，重新把頭垂下。

「你受了梅毒傳染了嗎？」龍內夫小聲問道。

「唔，當然囉。」

「你會是從維拉傳來的嗎？」

「別的還能從誰呢？」保羅陰沉地答道。

伊利亞搖着頭，沉默了一下，隨即帶着確信狠狠地說：

「我也會傳染到的，在這些日子裏，一定。」

保羅苦笑着，走近伊利亞，接着信賴地看着他底眼睛說：

「我以爲現在你會看輕我了。我正閒逛，忽然我看見了你——我覺得難爲情，一轉身走過去
了。」

「多麼聰明！」龍內夫責怪地說。

「我怎麼知道你對這事會怎麼個看法呢？我應當承認，這是一種惡症。不是嗎？兄弟。我在這裏兩星期了。這種痛苦是如此的沉重！無論走着躺着，你老是想着那同樣的事；特別是在晚上——那你就好像是在火熱的煤炭上面烤着似的。日子長得難受，像你嘴裏含着一根頭髮似的。並且你感到像是你正被拉下一個泥潭，你完全是孤獨的，沒有人可以呼救。」

保羅幾乎是耳語似的訴說着，他臉上全部都顫動着，一面他底手拘攣地揉弄他那長袍底翻領，搖着頭，他輕輕地說：

「如果命運不中意某人而開始跟他開玩笑——那就像鐵錘在你心上槌着似的。」

「維拉在哪兒？」伊利亞關切地問道。

「鬼才曉得，」格拉第可夫帶着苦笑說。

「她來看你嗎？」

「她來過一次。我把她趕走了。看見她我受不了，這無恥的賤人！」保羅粗野地低聲說。

伊利亞責怪地看着他那歪扭的臉說：

「唔，你的話好沒道理。如果你想人家對你公道，你就應當自己是公道的。她有什麼地方可責怪呢？你想。」

「別的我能責怪誰呢？」保羅低聲熱切地叫道，「誰告訴我。整個晚上我問我自己：我底生活爲什麼毀了？因爲我愛維拉嗎？——是的。她是我的一切——母親，姊妹，老婆，朋友。我底愛情，就是用星來寫在天上也不夠表明，文字更沒用了！」

保羅底眼睛變紅了，兩顆大淚珠沉重地滾了下來。他用他底長袍袖子把它們揩掉，接着比較平靜地繼續道：

「她像是在我道路上躺着一塊石頭，我在她上面顛扑着。」

「你說得不公平，」龍內夫說，感到對維拉的同情比對保羅的更甚。「你底路在哪兒？你沒有路，這些都是空話。你喝着蜜酒，稱贊它：『這是強烈的。』你說：於是你喝得太多了，你就把責怪放在那上面。『這使我沉醉。』你說：那麼在她是什麼樣的呢？她也是從旁人那裏傳來的呀！」

「她也是，她也是！」保羅說，接着用一種痛心的聲音問道：

「你以為我不爲她難過嗎？」

「哈！這樣講還好。」

「我對她感到憎惡，旁人我能對誰有什麼呢？我趕她走。但是當她走時，她哭了起來，她哭得那樣溫柔，那樣淒慘——我底心給她哭得出血了。我自己那時是可以哭起來的，但是我覺得我心裏充滿的是磚頭而不是淚水，於是我把這事從頭到尾尋思起來。唉，伊利亞！我們是不會有安逸的日子的。」

「不！」龍內夫慢慢地說，接着奇怪地笑着，「這我全不管。我只覺得似乎有一種力量正在把每個人都打碎。夾可布爲了他那父親不能安安穩穩地過活，馬夏被人擲到一個老鬼那裏去結婚了，你在這裏。」

他忽然輕輕地笑起來，隨即放低聲音說：

「你們這些人裏面就只有我是行時的人！真的，我只要一想到一樁事——這事就妥當了！」

「有這樣的事嗎？」保羅不相信地好奇地問道。

「你聽我講下去！運氣是在我這邊。它招呼着我一步步前進。」

「你說話帶着討厭的口氣。」保羅說，偷偷地望着他，「你是在譏笑你自己嗎？」

「不。然而另外有人在嘲笑。」伊利亞蹙眉陰沉地說。「他在譏笑我們全體。你知道嗎，我能告訴你許多？我細細觀察了人生，找不出有什麼公道。」

「我也覺得是這樣。」保羅平靜地，但卻十分傾心地叫道，「現在讓我們到那邊那個角落裏去吧。」

於是他們並肩走下走廊，互相注視對方的眼睛。保羅兩頰燃着紅暈，他底眼睛生氣勃勃地勇敢地放光，像他生病前所常見的一樣。

「並且我覺得，凡是像我們這樣的人都被掠去了一切。」他在伊利亞耳邊說，「凡是我們所要的都不給我們。」

「正是！」

「沒有一樣是給我們的。我舉一個例子：我愛一個女子，雖然我們沒結婚，她卻像是我底老婆一樣。我需要她底全部！無論那個都需要一個女人底全部！但是我不能自己一個人佔有她！而她也同樣的！我底全部對她也是必要的。這是怎麼會事呢？啊！我窮嗎？對的！但是我做活不做呢？我從十歲起就辛辛苦苦做了一輩子活！讓我得一點報酬啊！」

「而培諸哈·非里蒙諾夫卻安逸地過着，一點活不做，卻能有他所願望的隨便什麼，可以隨他底高興幹隨便什麼事——爲什麼呢？」伊利亞說，把他朋友的話補足了，狠狠地露着他底牙齒。

「那醫生向我吆喝，就像我是一個罪犯似的：我幹了什麼呢？」格拉第可夫繼續着，「他是受過教育的人，他應當對任何人都客氣。我是不是一個人呢？問題就在這裏。我趕開維拉，但我不是傻子，我知道她是不能怪的。」

「打的不是棍子，而是那拿棍子的人。」

他們停在走廊底一處半明半暗的地方，靠近那玻璃漆作黃色的窗子；他們緊靠在牆上，熱烈地談起來，你一句我一句，講得海闊天空。從遠方傳來一種拖長的呻吟之聲，這單調的呻吟像一根

低絃底聲音，在一定的間歇中撥弄着，沒精打彩地顫動着，發出一種絕望的音調，似乎它知道沒有溫暖的心能懂得以及安慰它那痛苦的顫動與哀音。保羅也正在意識到那生活底重重一掌所給他的創傷而煎熬着；他也跟一根絲絃一樣，因激動而在顫抖着，他對他底朋友急促地，結結巴巴地低聲訴着他所有的苦痛和臆度；而伊利亞卻感到保羅底言語，在他心裏打出了火花，燃着了在他心裏不斷地苦惱着他的黑暗而矛盾的原素；這原素現在正燃燒着，快要沒有了。他感到在他那對於生活感到又痛苦又忿怒的困惑之處，什麼另外的東西在那裏，發出光來，這東西將使他靈魂底黑暗光輝起來，輕鬆起來，使它永遠平靜。

「如果你夠吃夠喝，爲什麼你就無罪？如果你受過教育，你爲什麼老是對的？」保羅低語着，站在伊利亞面前心心相印地。接着他四面看了一下，好像他感覺到那毀了他底一生的仇敵底逼近。「好，讓我們說說——我是饑餓的，我是沒有智識的；但是我有一個靈魂，我沒有嗎？或者是，也許一個饑餓的人沒有靈魂嗎？我看來沒有真實的生活是爲着我的——我底生命被扼住了，我所有的希望都給砍斷了，四面都要碰壁，什麼道理呢？」

「沒有人能答覆這個！」伊利亞嚴肅地叫道，「並且也沒有人問。誰會懂得我們呢？我們對任什麼人都是陌生人。」

「對，這是真的。我們應當對誰談呢？」

接着把手一搖，保羅沉默了。龍內夫深思地望着走廊，深深嘆息。當他們沉默時，那呻吟聲聽來更分明了。這呻吟發出處的胸部一定是大而強的，而那痛苦一定是利害的。

「奧林姆匹亞達還跟你在一起嗎？」保羅問龍內夫道。

「是的，我還和她住着。」伊利亞答道。

「你知道，」他接上說，異樣地笑着，放低他底聲音，「夾可布已經讀書讀到懷疑上帝底存在嗎？」

保羅看着他漠然問道：

「有這樣的事？」

「是的。他找着了那麼『本書。你底意見怎樣？』」

「我，你知道，」保羅平靜地沉思地說，「我不知怎的從沒想過這些。我不做禮拜。」

「但我想過。我常常想。我不明白上帝怎麼抵抗這個非難。」

接着他們重新來了一個不相連貫的急促的談話。他們是談得這樣全神貫注，以致他們一直

談到侍役走來厲聲問龍內夫道：

「呃，你爲什麼躲在這裏？」

「我不是躲。」伊利亞說。

「你沒看見來客全都走了麼？」

「沒有，我沒看見。再見，保羅。去看看夾可布啊。」

「好了，好了。出去！」侍役叫道。

「不久再來啊，看在基督底面上！」格拉第可夫說。

「我告訴你走，」侍役固執着。接着他跟在伊利亞後面咆哮：

「窮光蛋，躲在角落裏！」

龍內夫放慢了脚步，等到侍役趕上他時，他冷靜而粗野地說：

「別嚷，你這壞蛋，不然我會向你說，不要響。」

那侍役突然站住，於是龍內夫很快地往前走去，感到一種銳利的快意，因為自覺到已經辱罵了一個人了。

在街上，他開始追想他底朋友底命運。保羅已經流氓化了，入過獄，從小就做過各種苦工。他受過些如何的凍，餓與鞭打啊！而現在——他給弄進一個醫裏去了。馬夏從來不知道一個快樂的生活是什麼樣。夾可布也是一樣。夾可布怎麼自己站立得起來呢？

龍內夫看出四人之中，他底生活是最好的；但是知道這，在他心裏並不引起任何快樂的感情。他只是微笑着，猜疑地四顧。

在他底新居裏，他開始了一個安逸的生活，並且對房東和他底老婆十分感到興趣。房東太太叫做泰提亞娜·烏拉齊厄夫娜。她像一隻鳥兒似的快活，並且歡喜談話；他在這間藍色的房間裏安頓下來的幾天後，她就詳細告訴伊利亞她底生活。

早晨，當伊利亞在房間裏喝茶的時候，她罩上一件圍裙，袖口推到肘子上，飛也似的掠過廚房，在他底門前快樂地窺探着，活潑地說道：

「我丈夫和我都不富足，但我們都受過教育，屬於智識階級。我進過一個預備高等學校，他進過一個軍事學校，雖然沒有畢業。但是我們想富足起來，我們是會富足起來的。我們沒有小孩子，他

們是一筆最大的花費。我自己做飯，自己上街，一面爲作污穢的事僱了一個女孩子，一盧布半一月，議定她住在她家裏。你知道這樣幹我節省了多少錢？」她站在門邊搖着她底髮髮，扳開她底指頭算着。

「一個廚娘三盧布的工錢，還得供她伙食——七盧布——十盧布她一個月一定要偷去三盧布——十三。她底下房我租給你——十八。這是一個廚娘的花費還有，我什麼東西都整批地買：牛油——一回二十磅，麵粉——一整袋，糖——一整塊，諸如此類。在所有這些上面，我得到十二或是十三盧布的便宜！如果我在不論什麼地方——在警署或是在電報局——我必得作工來養活我底廚娘，而現在我一點都不花費我丈夫什麼，對這，我是驕傲的！這就是一個人過活的正道。年青人，跟我學學吧。」她用她那靈活的眼睛，狡猾地注視着他底臉，他却侷促不安地對她笑着。他歡喜她，她在他心裏引起一種尊敬的感情。當他早上醒來時，她已經在忙碌着。她跟那沉默的半成長的麻面姑娘一處烹飪。那姑娘用她那無色的眼睛看着她和她周圍其他的一切事物。傍晚，當他回家時，她帶着微笑爲他開門，總是乾乾淨淨的，噴着一種香氣。如果她底丈夫在家，他奏起「吉塔」她就

用尖銳的聲音和唱着，不然他們就坐下來玩牌，名叫「傻子」用吻作賭注。伊利亞在他房間裏什麼都可以聽見：絃索切切之聲，有時是樂快的，有時是悲哀的，以及紙牌聲和接吻聲。他們底住室包含兩間房子——一間是他們底臥房，另一間在伊利亞底房間隔壁，這間用作餐室和客廳，他們在那裏度他們底夜晚。每天早上，這間房子裏充滿了鳥類底尖聲——一隻小家雀啾啾喋喋地叫着，一隻綠色和一隻金色的梅花雀拼命地唱着，你蓋過我，我又蓋過你，好像牠們在作賭賽。一隻鸞鳥帶着莊重老成的樣子，尖聲叫着，埋怨着。有時一隻紅雀底柔曼而淒涼的歌聲也夾雜在這些響亮的聲音裏。

泰提亞娜·烏拉齊厄夫娜底男人吉利克·尼可丁米其·亞烏通莫諾夫是一個二十歲上下的男子；他壯實，高大，帶着一個大鼻子和黑牙齒。他那慈和的臉上滿是皮炮，他那無色的眼睛帶着一種不可侵擾的安詳底表情。他那淡色的頭髮剪得短短地，齊根地豎立着，像是一把刷子；而他那稍嫌笨重的身材有一種又討厭又滑稽的神氣。他走路用沉重的腳步，當他第一次看見伊利亞時，他就問：

「你歡喜唱歌的鳥兒嗎？」

「是的。」

「你逮鳥兒嗎？」

「不。」伊利亞答道，驚異地看着那警廳督察員。那一位皺起他底鼻子，想了一下又問道：

「你從沒逮過鳥兒嗎？」

「沒有。」

「從來不嗎？」

「從來不。」

到這裏，吉利克·亞烏通諾莫夫就謙遜地微笑道：

「這就表明你不歡喜鳥兒，要是你從沒逮過它們的話。但是我愛鳥兒，逮它們，甚至爲這事從軍事學校被開除。我現在還要逮它們，但是我不願在我底上司眼裏把我自己降低了。因爲雖然愛歌鳥是一種高貴的感情，不過逮鳥兒總是一種與一個沉靜的人不相襯的娛樂。如果我在你底地

位的話，我當然要去逮金絲雀。它們是快樂的小鳥兒。金絲雀是被稱做「上帝底鳥兒」的。」

亞烏通諾莫夫注視着伊利亞底臉，做夢似的談着，伊利亞聽着他却感到不舒服。在他，以為那督察員是在隱喻地談着捕鳥，暗示着什麼別的東西。伊利亞底心收縮着，一面聳起他底耳朵。但是亞烏通諾莫夫那無色的眼使他平靜；他立刻斷定這督察員一點也不狡猾，而是一個腦筋簡單的傢伙。他客氣地微笑着，以靜聽來答覆吉利克底話。那一位顯然是被他底房客謙遜的笑容弄得高興了，因為他微笑着，重新開始說：

「晚上來跟我們一起喝茶。我們是直率的人，來，不要拘什麼形式，我們可以玩玩紙牌——玩「傻子」。我們不大招待什麼人。交朋友是很愜意的，但是你得款待你底客人一點東西，這却是不愜意的，因為這很花錢。」

愈看他房東底愉快的生活，伊利亞愈歡喜他們。無論什麼東西都乾淨，漂亮，什麼事都進行得恬靜，和平，並且他們倆顯然是相愛的。那活潑嬌小的女人像一隻小家雀，她底丈夫像一隻鸞鳥，而他們底住屋也狹窄得有如一個鳥巢。有一天晚上龍內夫坐在他底房裏聽着他們底談話，一面想

道：

「這才是一個人應該有的生活呢。」

他羨嫉地嘆了一聲，盼望着他會能開成他底鋪子而據有一間乾淨的小房間的那一天；他將養着鳥兒，一個人過活，恬靜，順利而平安地，好像他正在渴睡之中似的。牆那邊，泰提亞娜正在告訴她丈夫她買了些什麼，她花費多少以及她節省多少。她底丈夫格格地笑着，稱讚她。

「啊！你這機伶的女孩子！我最親愛的小鳥兒呢，讓我來吻你吧。」

於是他就開始告訴他底老婆所有與這城有關的新聞，他所辦過的呈報，警長或是別的長官對他所說的話。他們談了一下遷陞底可能性，接着就討論在這件事情上要不要搬房子的問題。伊利亞躺着傾聽他們，一直到他忽然會被一種異樣的痛苦的感情抓住。他感到在他底藍色的屋子裏被窒息，被壓迫着，焦心地四顧，似乎他正在想找出他苦痛的原因，於是，感到他再也受不了這壓迫了，就會跑到奧林姆匹亞達那裏去或者在街上遊蕩一個長時間。

奧林姆匹亞達變得愈來愈嚴峻，嫉忌起來，他也不斷跟她吵架。她變成蒼白，眼睛凹陷而幽暗，

膀子更削瘦下去——伊利亞不歡喜這個；但是尤其使伊利亞不歡喜的，是她近來開始談到良心，談到上帝以及談到她進修道院這些事情。他不相信她對她底話忠實，因為他知道她不能離開男人而生存以及她不能消滅她那需要一個男人來溫存的願望。

「任什麼事都不用你來爲我祈禱，」有一天他譏刺地笑着說，「我會自己處置我底罪過的。」

她帶着恐懼和憂愁看着他。

「當心點，伊利亞，一個人不應當這樣開玩笑。」

「我也是這樣說。」

「你不相信我嗎？等着吧——你會相信的。」

「爲什麼不相信呢？我相信的——有些人能因爲怨恨而入修道院，並且他們這樣做了。」

奧林姆匹亞達對他發脾氣了，於是他們大吵起來。

「你這驕傲的惡賊！」那女人叫道，兩眼閃灼，「等着吧！你可以高興怎麼就怎麼憑你底驕傲

趾高氣揚，但是你到末了是會屈伏的，你會彎屈到地的！你這樣驕傲些什麼呢？你底美麗也還是你底青春什麼都會過去的，一切。那時你會像一條蛇似的在地上爬着，要想得到一點憐憫，爲此而求乞：『可憐可憐我吧，』你會說，但是沒人會憐憫你。」

她罵他。她底眼睛充血到那樣，彷彿那血要代替淚水從眼睛裏噴出似的。當他們吵架時，她從來不暗示到波盧厄克朵夫謀殺案，但是在她好的時候，她卻總是勸伊利亞把這事忘記。龍內夫驚異她底耐力。一天，吵過一場以後問她道：

「李帕，爲什麼你在發怒的時候從來不說與那老頭子有關的一句話呢？」
她不猶豫地答道：

「因爲那不是我底事，也不是你底事。如果你不被發現，那就是說他完全是活該的；在那樁事裏你是手而不是力量。你沒有扼死他的必要——你自己這樣講的。因此你是懲罰他的工具。」

伊利亞不相信地笑着。

「怎麼了？」女的問道。

「沒有什麼。我只是在想：一個人如果不是一個傻瓜，那就一定是一個流氓——哈哈！他可以讚揚任何事——只要在他是必要的。他也可以痛罵任何事情。」

「我不懂得你。」奧林姆匹亞達搖頭道。

「你不懂得什麼？」伊利亞問道，嘆息一聲，聳一聳他底肩，「這是很簡單的：我底意思是這樣：告訴我生命之中有沒有永久不變的東西；爲我找出那最聰明的人用盡智慧都不能說它是，也不能說它不是——那可以兀立不動的東西。爲我找出這樣的東西來！你不能。全世界是沒有這樣的東西的。什麼東西都是各色的，人底靈魂也是各色的——唔！」

「我不懂。」那女人沉默了一下說。

「但是我懂得關鍵就在這裏——這就是毀滅我們的東西。」

跟奧林姆匹亞達吵過一架以後，伊利亞有四天沒去看她。一天，接着她一封信。她寫着：

「好，永別了，親愛的伊盧夏；我們再不能會面了！不要想尋找我——你不會找到。乘着開走的第一條船，我將永遠離開這可咒詛的城布，我底心會碎在裏面的城市了。我將遠去，永不回來。」

——因此別再想像它，也別再等它了。你底一切好處——我竭誠感謝你，而那壞處——我將不復記憶。我應當萬分忠誠地告訴你另一樁事：我不是隨便到什麼地方去，而是簡單地，我跟年輕的安那乃因弄得親近了；他很久就死命逼迫我，說如果我不答應跟他同居，我就會成爲促使他毀滅的下手人。因此我答應了；這是沒有關係的。我們將上海濱，到一個村莊裏去，那裏安那乃因有一個漁場。他是很真摯的，甚至要求和我結婚，這傻子！別了！在我，彷彿我曾在一個夢境裏看見你，我一醒來什麼都沒有了。也請你饒恕我！你知道我如何痛心！給你吻，我唯一的。別煩腦你自己：我們都是可憐的。你底李帕現在變成馴伏的了，並且感到好像她正把她底頭放在槍把底下，她底滲血的心是痛得這樣地利害。

奧林姆匹亞達·緒李可夫

「我曾郵寄給你一個包裹——一隻戒指當作一個紀念品。請戴上它。——奧·緒·」
伊利亞讀着這信，一面咬着他底嘴唇直到咬破。接着他又讀第二遍。每一遍這信都使他更加高興。讀着那用大而不整齊的字組成的直率的句語是辛酸，但也是得意的。伊利亞以前從沒想到

過這女人底愛情底嚴肅性，但現在，他認爲她是深切而強烈地愛他的，接着又把信讀一遍，他重新經驗着一種驕傲與愉快的感情。但是這種愉快的感情漸漸被那失去一個親愛的朋友的意識所代替，於是伊利亞悲哀地徬徨起來：他感到苦悶時，現在，他將到哪兒去，並且找誰呢？那女人好像站在她面前，他記起她那瘋狂的擁抱和她那機智的談話和諧談，於是一種銳利的懊悔的感情在他心裏變得深沉了。站在窗前，眉毛皺結着，他向花園眺望；接骨樹的叢莽在暮色中輕輕地蕭蕭作響，那赤楊底枝條纖細有如絲線似的在空中飄蕩。牆那邊，「吉塔」底絃音悲切地響着，泰提亞娜高聲唱道：

「讓他，那情願的人，

去搜尋那珍貴的琥珀。」

伊利亞把信拿在手上，想着：

「她告訴我她有她自己底願望，說我給了她快樂——但是——她還是走了。顯然那快樂並不那樣大。」他覺得對奧林姆匹亞達不住，於是悲哀和憐愛沉重地壓在他胸前窒息着他。

「但只給我弄回我底戒指，

從那大海底層。」

牆那邊唱着。接着那督察員用粗厲的笑聲笑着，那唱歌的人也大聲笑着，竄進廚房。她突然在廚房裏站住了；伊利亞覺到她正在他近旁的什麼地方，但是他不願意迴過身去看她，雖然他知道他底門是開着的。他正傾聽他自己底思想，他站住不動，感到一層寂寞包裹着他。窗外的樹還在來回地擺蕩，龍內夫覺得彷彿他已經從地面被拋了出去，在這冷峭的暮色之中飄蕩開去了。

「伊利亞·耶可夫里奇！你要喝茶嗎？」他底房東太太招呼他道。

「不。」

窗外，那教堂底洪亮的鐘聲響起來了；那深沉的聲音悠柔地但有力地傳到玻璃窗上，那玻璃神秘地顫動着。伊利亞給他自己劃十字，記起他很久沒到過教堂了，他高興起來，覺得有了離開這屋子的藉口了。

「我要去做晚禱了，」他轉回身向門那邊說。房東太太站在門中間，一直用她底手握住把手，

正以一種不掩飾的好奇的表情注視着他。伊利亞被她底固定的眼光弄得窘促了，接着像是原諒他自己似的說：

「我很久沒上禮拜堂了。」

「哦！就是！我會在九點鐘預備好茶炊。」

在上教堂去的路上，伊利亞想到年青的安那乃因。他認識他：他是一個富商，是「安那乃因兄弟」魚公司的後進股東；他是一個美貌而瘦弱的青年，有一張蒼白的臉和藍色的眼。他從前曾到這城裏來呆過幾天，一開頭就過着一個放蕩的生活。

「這就是人們生活的方式——像鷄鷹似的，」伊利亞痛苦地想道，「他剛剛羽毛豐滿——馬上就抓取了一隻白鴿。」

他忿怒地走進教堂，被他底思想弄得懊惱了，就走到一個黝暗的角落裏，那裏有一張梯子，是爲點教堂的燈燭用的。

「主啊，請對我們慈悲，」左邊的唱詩班正在唱着。一個小孩子，他不知道怎麼去迎合那領唱

人底粗嘎而沉濁的音調，卻用一種難聽的叫喊聲唱着，這聲音透過伊利亞底耳朵，像螺絲錐似的。

這惡劣的歌聲使伊利亞忿怒，他感到一個打這小孩子底耳光的願望。他那角落裏因為有火爐是很熱的，還有一種燒爛布的氣息。一個穿大衣的老婦人來到伊利亞面前，看着他底臉，帶着一種尖利的口氣說：

「你弄錯了你底位置了，年青的先生。」

伊利亞看着她那富麗的，飾着燕尾的大衣底領子，一聲不響地一傍走開，一面對他自己說：

「商人好像在教堂裏也有一種特殊的地位。」

自從波盧厄克朵夫謀殺案以後，這是他進禮拜堂的第一次；一記起這他就戰抖着。想到他底罪，他把旁的全都忘記了；他並不感到恐怖，只是憂愁，痛苦。

「主啊，請對我慈悲。」他劃着十字低語着。唱詩班大聲和諧地應和起來。那最高音把聖詩裏的歌辭一字一句都唱得清晰，明白，像小鈴璫似的，清越而柔曼地迴蕩在圓屋頂裏；那次中音戰抖着，像一個響亮的放大的弦音，而在這有如河水流滾之聲的深沉而宏朗的聲音的背景上，那最高

音卻顫動着，有如一段清流之上的日影。那最低音底沉重的聲調莊嚴地在空中響着，蓋過了那小孩子的聲音；不時那次中音底悅耳而宏亮的聲音高出在它們之上，於是那童音又潑刺地出現，高昇到圓屋頂底暮色之中，在那裏，上帝穿上他底白袍，深思地，憂慮地俯瞰着，在所有祈禱着的人們之上，莊嚴地伸着他底兩手；詩歌底聲浪和香煙的雲陣上昇到他那裏把他包圍着，同時，他好像在所有這些裏面移動，向高處昇去。忽然間唱詩班底各種聲音融在一處，形成一片歡樂的洪聲；那就像是日落時的雲塊，當它變成淡紅色，紅玉色和絳紫色的時候，在夕照之下煥發着各種壯麗的光彩，在它自身底美麗之中融化下去。

當那歌聲消歇時，伊利亞輕鬆地吁了一口氣。他快樂；他既不感到什麼恐懼，不覺得有什麼悔恨，也不感到他走進教堂時他所經驗到的忿怒，並且不知怎麼，他底思想竟不停留在他底罪過上了。那歌聲好像已經把他底靈魂底負擔減輕並且把它淨化了。感到這樣的意外的快樂，他反而困惑着，不相信他底感情；只是想在這裏面找出一些悔恨的感情，但是不能。

萬一他底房東太太由於好奇，走進他底房間，搜索一陣子而發現了那筆錢怎麼辦呢。

伊利亞決然離開這地方，走出教堂，雇了一輛馬車，趕回家去。在路上這念頭不住地生長，把他弄得陷入瘋狂狀態。

「如果她發現那個——噫，那又有什麼要緊呢？他們不會告發我的，他們只會自己把它偷去。」

但是這他們不會告發他，只會偷去那錢的念頭更使他激動。他覺得如果這事真的發生了，他會馬上乘着這原來的馬車，上警廳去自首。他曾扼殺波盧厄克朵夫，不，他不願再被困累着，生活在污穢與苦惱之中，同時旁的人卻用他以那樣大的罪過換取得來的金錢平和地，安適地生活在乾淨的地方。這念頭在他心裏喚起一種冷酷的瘋狂。車趕到家時，他狂暴地拉着門鈴，咬着牙，攢着拳頭等待開門。門給泰提亞娜打開了。

「啊！您拉鈴拉得多響啊！您怎麼了？」她叫道，恐懼地望着他。

他一聲不響，把她推在一邊，跑進他底房間裏，但是第一眼四下一看時，他明白他底恐懼是白費的。錢是藏在窗戶頂框上底後面，他曾把那紙包很牢地貼了一點在那頂框上，這麼一來，如果什

麼人動過那錢，那紙包底碎片一定會脫開。但是他分明在那櫥色的頂框上看見一個小白點子。

「您病了嗎？」房東太太關切地問道，出現在門邊。

「是的，我覺得不舒服。請你原諒我，我推過你。」

「這沒有什麼。且慢——您欠那馬車多少錢？」

「哦，隨便多少。勞駕請您給他吧。」

她跑開了，於是伊利亞馬上從椅子上跳起，從那頂框後面攫取那錢到手，捻着驗驗它，知道全都在裏面，就塞進口袋裏，吁了一口輕鬆的長氣。他對他底驚怪覺得可羞。那紙包底碎片和其他的一切，在他彷彿都是愚昧的可笑的。

「一個魔鬼底唆使，」他對他自己說，暗自好笑。泰提亞娜·烏拉齊厄夫娜出現在門邊。

「我給了那馬車二十四戈比克。」她匆匆地說，「您怎麼了？——發昏嗎？」

「是的——您知道——我正站在教堂裏，忽然就這樣——」

「躺下吧，」那女人說着走進房來，「躺下好了，不要管我。我陪您一會兒。我正一個人——我

底丈夫在廳裏值日。」

伊利亞坐在他底床上，她坐在這屋子裏僅有的那張椅子上。

「我煩勞您了。」伊利亞說，惶惑地微笑。

「這沒有什麼。」泰提亞娜答道，一點不客氣地盯住他底臉看着。他們沈默了。伊利亞不知道對這女人說什麼好，而她卻一勁兒盯着他，開始異樣地笑起來。

「笑什麼？」伊利亞問道，垂下他底眼睛。

「要我說嗎？」她狡猾地問道。

「說。」

「您不知道怎麼裝假——唉！」

伊利亞嚇了一跳，焦慮地看着這女人。

「是的，您不知道怎麼裝假。您在裝扮那一種病人呢？您完全不是在生病，卻只是接到一封不愉快的信。我看見了，我看見了。」

「是的，我接到一封信。」伊利亞小心地輕輕答道。

窗外樹枝蕭蕭作響，那女人機警地透過那玻璃窗望出去，接着重新轉臉向着伊利亞。

「這是風，也許是鳥兒。我親愛的房客，您高興聽我的嗎？我雖然是一個沒有年紀的女人，我可
不傻。」

「請您快點吧。」伊利亞說，好奇地看着她。

「聽着，」房東太太作鼓振金開頭說，「撕碎那封信，把它拋開。要是她拒絕您了，她底行爲正像一個規矩女孩子，唔。您娶親還嫌太年輕，您還不夠活養一個老婆，沒有錢的人是不應當娶親的。您是一個強壯的青年，您能勤苦作工，並且您很漂亮——您隨時都可以給人愛上的。工作，作買賣，把錢存起來，努力把您底生意弄得擴大起來，試着開一家店，那時，您富裕了再娶親。您會成功的：您不喝酒，您不胡亂花費，而且單獨一個人在世上。」

伊利亞低頭聽着她，暗自好笑。他想快活地高聲笑出來。

「垂頭喪氣是沒有好處的。」泰提亞娜帶着有經驗的人底口氣接上說，「這會過去的！戀愛

是一種易於治好的毛病。結婚以前，我有三次陷入戀愛裏面，陷得那麼深以致我準備着淹死我自己。然而這些都過去了！但是當我明白這是我結婚的最好時機時——我什麼愛情都沒有就結婚了。」

伊利亞很快地抬起頭來看着那女人。

「真奇怪！後來我漸漸愛起我底丈夫來了。一個女人有時也能跟他底丈夫戀愛的。」

「您是什麼意思？」伊利亞睜大眼睛問道。

泰提亞娜快樂地笑起來。

「我是開玩笑的。但是我正正經經地說：一個人可以沒有愛情而結婚，到後來纔開始相愛。」

他接着縱談下去，眼睛一閃一閃地。伊利亞注意聽着，非常有興趣；他望着她那姣小美麗的姿態，又是敬重又是驚奇。她是這樣小巧的東西，卻這樣有魅力，真誠而聰明。

「一個人是怎麼也不願失去這樣一個老婆的。」他想到。

想到一個受過教育的女人，一個合法的妻子，不是妍頭，纖瘦而潔淨的一個真正的太太正一

點不自傲慢地跟他坐在一起，甚至跟他，一個平常人講話都稱「您」而不稱「你。」想到這，是愉快的。這個念頭喚起他對他底房東太太的一種感謝之情；當她起身告辭時，他跳將起來，向他鞠躬，一面說：

「多謝您不恥於用您底話來安慰我。」

「我安慰了您嗎？您瞧！」她溫柔地笑起來，兩頰現出兩朵紅暈，同時她底眼光在伊利亞臉上不動地盯了幾秒鐘，「好，暫時再會吧！」她帶着異樣的口氣說，隨即用一種少女底輕盈的步態走開了。

伊利亞一天比一天歡喜亞烏通諾莫夫夫婦，同時一種對於他們那種平靜的生活的妬忌在他心裏繼續生長。他一般地說是不歡喜警務人員的，因為他從他們受過許多虐待。但是吉利克在他看來像是一個樸實的工人，性格慈和能力也有限。他是身體，而他底老婆是靈魂；他少有在家，他底在家也成了不重要的事。泰提亞娜對伊利亞的態限漸漸直率起來。她開始請他幫忙斫柴，取水，傾倒污水，他也高興替她做這些事，不知不覺這些小小的幫忙變成責任了。於是房東太太把麻臉

三 人

姑娘辭退了，吩咐她只在星期六來。

四〇四

有時亞烏通諾莫夫夫婦也招待朋友——那副督察員，可兒沙可夫，一個長鬍子的瘦子。他戴着墨晶眼鏡，吸粗大的「雪茄」，不高興馬車夫，談到他們時老是氣沖沖地。

「沒有比馬車夫損害城市的觀瞻以及擾亂秩序更利害的了。」他說，「他們是一班這樣厚臉的王八旦！你對一個走路的人總能夠提醒他尊重街道底秩序；警長只要印下這樣的章程：『下行者靠街右，上行者靠街左。』馬上街上的交通就按照秩序進行了。但是用章程是不能把一個馬車夫治好的：一個馬車夫是——鬼纔曉得馬車夫是一個什麼東西！」

他會整個晚上談着馬車夫底事，龍內夫從口中從來沒聽見別的。還有一個幼稚園的監察

員，格利斯羅夫，有時走來。他是一個黑黢黢的沉默的人。他喜歡用低音唱，「在蔚藍的蔚藍的波浪上是如何美麗啊！」而他底妻子，一個高大壯實而帶着一口大牙的女人，把泰提亞娜底香噴噴的肉給吃得一點不剩，爲這件事了不起的事，亞烏通諾莫夫太太等她走了老是咒她。

「這個斐利沙塔·厄哥羅夫娜故意來玷辱我，她總是把桌子上凡是美味的都吞吃光了。」

還有亞力山得拉·維克多羅夫娜·第拉烏金娜和她底丈夫。她瘦而高，一個大鼻子和一部短知的紅頭髮。她有一雙大眼和一部尖銳的嗓子，不住地揪鼻涕，帶着像是她在撕裂布帛似的怪聲；她底丈夫說話卻老是帶着低聲——他有一種咽喉炎——但是他可以整整一個鐘頭不停地談着，像有什麼乾草似的東西在他嘴裏索索地響着。他底境遇很好，他在國產稅局作事，又是什麼慈善機關的一份子；他們倆都不斷地談論慈善事業。

「想想看，我們底社會裏有些什麼事。」

「是的，是的，是的——想想看。」

「我們忽然得到一張要請幫忙的請求書。」

「在我，以爲這些慈善機關只有使老百姓墮落。」

「一個婦人寫着：『我丈夫死了，我有三個孩子而沒有一點麵包。』」

「這是常有的事，你知道。」

「於是給了她三盧布。」

「但是我，我不相信這些寡婦！」亞力山得拉·維克多羅夫娜勝利地叫道。

「我老婆跟我說：我要去看看她是什麼樣的人。」

「你猜那結果是什麼？第一，那丈夫是五年前就死了；第二，只有兩個孩子。」

「你高不高興這樣的事？」

「並且她自己是一個壯健的女人。於是我走到她面前。『你想當一個騙子被傳到官廳去嗎？』

我親愛的！她跪在我腳下了。」

「哈，哈，哈！」吉利克·亞烏通諾莫夫大笑起來。

每一個人都欽佩亞力山得拉底精明和她罵那些窮人的話：責備他們撒謊，貪得，對那些對他

們做好事的人毫不尊敬。

龍內夫坐在他房間裏，注意聽着這類談話，想明白他們對生活是怎麼談着的，以及他們對它怎麼個看法；但是他所聽得的他都全然不懂。那就像是所有這些人對什麼事都很久就談論過了，判斷過了，什麼事也知道了，於是來嚴厲地譴責那些跟他們底生活方式不同的人們。他們談得最多的，是與家庭有關的各種醜聞，關於主教領班的禮拜，關於他們底熟人之中男女間的穢史。伊利亞懶得再去聽了。有時房東晚上請他跟他們在一起喝茶。茶桌上泰提亞娜快活地說笑着，她底丈夫卻架起空中樓閣，幻想着要是能丟下職位，馬上發起財來，買上一幢房子夠多麼好。

「我要養雞。」他眯着眼愉快地想道：「各種各樣的：交趾雞，布拉馬鋪特拉斯雞，還有母吐綬雞，吐綬雞，還有一隻孔雀。對了，穿上一件便袍，靠窗坐下，抽着一枝香噴噴的雪茄，看看你自己底孔雀，尾巴像一把扇子似的張開了在院子裏高視闊步地走着，那纔怪好呢！高視闊步地走着像一個警長，並且咕嚕着：咕嚕，咕嚕，咕嚕！」

泰提亞娜低聲吟味地笑着，看了伊利亞一眼，也空想起來：

「夏天我到克里米或是高加索去，冬天我就在一個慈善機關找一個位置。我要給自己做一件黑布衣服，儘量地樸質，除了帶有紅寶石和真珠環的胸飾以外，什麼首飾也不戴。我在義瓦上讀到一首詩，那上面說窮人底眼淚和血到第二世就會變成真珠和紅寶石。」接着她輕輕地吁了一口氣，結束道：

「紅寶石對於黑色的人是出奇地合式的。」

伊利亞沉默，微笑着。屋子裏是溫暖的，整潔的，發揮着好茶的香氣以及其他也是美妙的東西。底氣息。那些鳥兒蜷成一個個的毛聳聳的圓球在籠子裏睡覺。牆上懸着光彩的圖畫。一個小擺設架子在兩窗之間的空處立着，上面滿是好看的藥盒子，磁質的雞和各色用糖和玻璃製成的彩蛋。
*所有這些都叫伊利亞高興，同時給他招來了一陣平和甜蜜的哀愁。

但是有時，特別當他生意不好的那天，這種哀愁便轉變成暴躁不寧的感情。那些雞，盒子和彩蛋惹他生氣，他想舉起它們來，把它們全都摔在地上踏成粉碎。這心境使伊利亞驚奇，害怕他不明

*復活節用作饋贈品的東西。

白這，這心境就像不是他底似的。

當這種心境襲來時，他保持着頑強的沉默，把他底眼睛固定在一個方向，害怕說話，因為怕得罪了這些高尚的人。但一天，當他跟亞烏通諾莫夫玩紙牌的時候不能壓抑他自己了，於是凝視着亞烏通諾莫夫底臉，他用冷峭的聲調問道：

「順便問一聲，吉利克，你們還沒找出在窩利安斯基街扼死商人的那人嗎？」

一發出這問題他就覺得特別舒服，同時胸中感到一種焚燒似的抓搔似的感覺。

「你是說波盧厄克朵夫嗎？」那督察員沉思地說，看着他底紙牌。後來忽然又重複地說，「你是說波盧厄克朵夫——嗎？不，我沒找出波盧厄克朵夫——沒把它找出來，我親愛的朋友。這就是說不是波盧厄克朵夫，卻是這個——我沒想到去找這個，我沒去找他，也不要他；但是我倒想知道誰有鋤花的后牌，鋤花，鋤花，泰尼娜，你給我三張牌——黑葉花的后牌，菱花的后牌，還有——還有什麼呢？」

「菱花的七，快點想。」

「如此說來，那人是完全失蹤了。」伊利亞說着傲然微笑。

但是那督察員一點都不注意他，他被發什麼牌的念頭吸引住了。

「如此說來，那人是完全失蹤了。」他重說道，「並且他們把波盧厄克朵夫拋棄了。」

「吉利克，不要拋棄。」他老婆說，「快點來。」

「等等，等等，等等！」

「他一定是很機警的，那謀害他的人！」伊利亞不願離開話題，對他底話的不注意更加激起他談這謀殺案的願望。

「機警嗎？」那督察員拖長聲調說，「不，我纔是機警的呢。你看！」

接着他啪地一聲把他底牌擲在桌上，用五張全數來跟伊利亞相關。伊利亞蓋不過它們，於是當了「傻子」。夫婦倆笑他，這更激惱了他。洗牌的時候，他頑強地說：

「一個人應當有勇氣，正午在大街上殺人。」

「運氣，不是勇氣。」泰提亞娜糾正他。

伊利亞望着她，她底丈夫溫柔地笑問道：

「有運氣去殺人嗎？」

「怎麼不是呢？我是說——殺人而不給關在牢裏。」

「你得再給我菱花么牌！」督察員說。

「我當然會有這個。」伊利亞嚴肅地說。

「殺掉那商人，你就可以得到那張牌了。」泰提亞娜允許道，在想她底紙牌。

「對了！殺掉他，那你就得到一張布做的菱花么牌，現在你卻只有一張紙板做的！」吉利

克說着，拋給伊利亞兩張九和么，接着縱聲大笑起來。*

龍內夫再看着他們底歡樂的臉色，他就再不想談那謀殺案了。跟這些人如此親密地生活着，跟那和平淨潔的生活只隔着一層薄牆，他漸漸經驗到有一種鬱悶不時來襲擊他。這像是一團厚實冰冷的濕氣充塞在他底胸前，他不知道這是怎樣來的。同時，還有那些關於生命底矛盾囉，關於

*殺人犯有一塊形如菱花么牌的紅布製成的方塊，縫補在囚衣底背心上。

那知道一切，但耐心地等着而不施行懲罰的上帝囉等等的思想在胸中湧出來。他想上帝等待什麼呢？爲免除愚魯，伊利亞又讀起書來。他底房東太太有尼瓦和雞窩匹斯諾厄·奧斯冰尼厄以及別的韃靼書。就像在他底童年時代似的，他光只歡喜那些描寫一個怪誕不經的生活的故事和小說；而不歡喜那圍繞着他的不公平的現實生活。當他接觸到真實生活和常人底生活底故事時，他覺得它們乏味，而且是不真實的。有時它們使他愉快，有時他却以爲這些故事，是那些藝術家作出來粉飾以及緩和那現實生活底黑暗與困苦的。他似乎很懂生活，並且愈來愈懂得深了。他在街上逛着，每天都發現些事情，使他情不自禁地要批評起來；他一到醫院，就會諷刺地微笑着對保羅說：

「好世道！有一天我看見幾個木匠和泥水匠在人行道上走着。突然——一個警察叫起來，「啊！你們這班鬼！」接着把他們趕出人行道。這就等於說，「你可以在跑馬的地方走，不然你底髒衣服會弄髒那些紳士們底衣服。你可以爲他們造房子，但是過後你得縮做一堆，並且當心守在一旁走。」——哈！」

保羅聽見這話發火，並且是火上再加乾柴。他在這醫院裏憔悴着，好像這是一座監獄。他底思

想不給他平靜，他眼中燃燒着煩惱和毒怨。對維拉的那個固執的懸念，如她在什麼地方，她底景况如何等把他陷入麻痺狀態之中。他一點一點瘦下去，像是在鎔解似的。他不歡喜夾可布，不管他怎麼苦悶也跟他做不來朋友。

「滾他的吧！他有點半瘋半癲了。」問到夾可布時，他這樣回答伊利亞。

折了兩根肋骨的夾可布躺在醫院裏，享福似的快活着。他跟他隔床的鄰居作了朋友，那是一個教堂底看門人，他底腿害肉瘤，已經被鋸斷了。他是一個矮胖個子，有一個大禿頭和一部蓋滿了他底胸膛的長黑鬍子。他底眉毛跟鬍鬚似的參差不齊，他不住招着它們。他底聲音響起來深沉得像從丹田裏發出來的似的。每回龍內夫來到醫院時，他老是看見夾可布坐在那看門人底床上。那看門人沉默地躺着，招着他底眉毛，夾可布卻在低聲讀着一本跟那看門人一樣粗短而怪異的聖經。

「論摩押底默示。」一夜之間，摩押底亞珥變爲荒廢，歸於無有。一夜之間，摩押底基珥變爲荒廢，歸於無有。」

夾可布底聲音是微弱的，像一把鋸子在木頭裏面鋸着的軋燻聲樣地響着。他揚起他底手，好像他在招呼這病房裏所有的病人來聽這伊賽亞底不祥的預言。他底臉仍然滿是毆打的青腫傷痕，在這些傷痕之中，他那做夢似的大眼睛給他臉上安上了一個頗爲可怕的表情。當他看見伊利亞時，他就會拋下他底書，接着關切地問他朋友那同樣的問題：

「你看見過馬緒卡嗎？」

伊利亞沒看見她。

「主啊！夾可布就會悲哀地說。『一切都像一篇故事似地過着。她好好地在那裏，忽然會有一個巫師來把她偷去，於是她再也沒有了。』」

「你父親來過嗎？」伊利亞問道。

「是的，他又來過。」

夾可布底臉顫動着，他底眼睛帶着恐怖的表情。

「他帶來一磅環餅，茶葉和糖。」你在這裏已經住夠了。」他說，「你應當請求出院了。」我懇

求醫生還不要讓我離開這裏。這裏很好，又安靜又不花費。這是尼吉塔·厄哥里其，我們一道讀書——他有一本聖經。他讀過它八年，全都背熟了，並且可以講解所有的預言。等我病好，我要跟尼吉塔·厄哥里其去。我要離開我底父親。我要在教堂裏幫尼吉塔的忙，還要在唱詩班唱歌。」

那看門人慢慢地舉起他底眉毛，那下面，他那對大而黑的眼深深地陷入眼眶，慢慢地動着。這對眼寧靜地注視着伊利亞底臉，沒有一點光芒，卻帶着一種固定而沉滯的凝視，龍內夫感到一個避開它們的願望。

「聖經是一本多麼好的書啊！」夾可布叫道，快活得直喘，忘記了馬夏，忘記了他父親和他底夢境。「想想看，那裏面有些什麼？什麼言語？」

他那睜得大大的眼睛從他底書頁投射到伊利亞底臉上，又投了回去。他全身與奮得直抖。

「你記得在飲食店裏那福音詮譯家所說的嗎？這裏也有。」強盜底帳幕盛旺了，「就在這裏我找着它了。事情還更壞呢。」

閉上他底眼，舉着他底手，他用莊嚴的聲調背誦着：

「惡人底燈燭幾曾被撲滅過，他們底滅亡幾曾降臨他們頭上過？上帝在他底忿怒中散佈悲愁。」你聽見嗎？「上帝給他底兒女們準備下他底不公；他報應他們，並且他完全知道這。」

「那能是真的嗎？」伊利亞不信地問道。

「一點也不假。」

「依我想，那是不好的。那是邪道。」伊利亞說。

那看門人動着他底眉毛，它們把他底眼睛蓋住了。他底鬍子開始動着。他用一種清楚而深沉的怪聲調說：

「人類大膽尋求真理不是一個罪惡，因為他這樣做是由於從上而來的靈感。」

伊利亞吃了一驚。同時，那看門人深深地嘆了一聲，照樣清楚地慢慢地接上說：

「真理，它自身向人耳語——尋求我吧。因為上帝是真理，並且經上說，「追隨上帝是大榮耀」。」

那看門人底滿是濃厚鬍鬚的臉在伊利亞心裏激起一種畏縮和尊敬，在他臉上有一種感人

而嚴肅的東西。

「念起來，耶夏約伯記第十章。」

夾可布慌忙翻了幾頁，接着帶着顫動的聲調平靜地讀着：

「我厭煩我底生命，必由着自己述說我底哀情。因心裏的苦惱，我要說話。對上帝說不要定我有罪，要指示我你爲何與我爭辯。你手所造的，你又欺壓，又藐視，卻光照惡人底計謀，這事你以爲善麼？……」

伊利亞伸長他底頸子，映着眼注視着那書。

「你不相信嗎？」夾可布叫道，「好一個怪傢伙！」

「這不是一個怪傢伙，卻是一個懦夫。」門房靜靜地笑道，「因爲他不能直面看上帝。」

他把他那沉滯的眼光慢慢地從天花板移到伊利亞臉上，仍然嚴肅地，好像他想用他底言語把他擊碎似的說：

「還有比剛纔念的更不幸的話呢。第二十二章第三節就筆直說：」

「你爲人公正豈能叫全能者喜悅嗎？你行爲完全豈能使他得利嗎？」一個人一定要深思很久纔能不誤解這些話。」

「那麼你懂得它們了？」龍內夫沉靜地問道。

「他嗎？」夾可布叫道，「尼吉塔，厄哥里其什麼都懂。」

但是那看門人把聲音放得更低，說：

「我是懂得太晚了——我應當去懂得死。他們把我底腿弄斷，但是它卻更腫上來了，並且另外那隻正腫着——我底胸前也是一樣——我馬上就要死了。」

他底眼光逼着伊利亞，他慢慢地靜靜地接着：

「但是我不願死——因爲我底生命是可憐的一個，充滿了不公道和悲哀；說到快樂——我這輩子一點都沒有過。當我年青時，我在我父親手上作工，生活着，和夾可布一樣。他是一個酒鬼，一個混蛋。他打破我底頭三次，並且有一次用開水燙壞了我底脚。我沒有母親；她在我一下地時就死了。我娶過親。我底老婆不願意嫁給我——她不愛我。在結婚禮過後三天，她自己吊死了。對了，我

有一個妻舅，他劫了我，而我底姊姊說我是我老婆致死的原因；無論誰都這樣說，雖然他們曉得我並沒近過她，她死時仍是一個閨女。這以後，我一個人過了九年。一個人過活是可怕的我一直等歡樂來臨，現在我卻要死了。這就是一切。」他閉上他底眼，沉默下來。接着問道：

「想想看，我是爲了什麼活着的呢？」

聽着他底故事，伊利亞一面臉色轉白，恐懼同時爬進他底心。夾可布底臉已經變黑了，淚水在他眼中閃光。他們倆都沉默着。

「我爲了什麼活着的？我問。我被上帝錯待了。我不求他延長我底生命。我不尋找這言語。我躺在這裏，我想——我是爲了什麼活着的呢？」

那看門人底聲音竭盡了，突然中斷下來，像是一條泥水在地上奔流着，突然在地下消失了似的。

「因爲誰跟所有活着的有關，誰就有希望；因爲一隻活狗比一隻死獅要好一點。」看門人忍受不了沉默又說。他底眉毛又動起來，遮住他底眼睛。他底鬍子也動着。「在傳道書說：「亨通的日

子你應當喜樂，遭難的日子你應當想：上帝把這個緊挨着那個而安排着，爲的是叫人覺不到身後還有什麼可以留戀。」是不是呢？」

伊利亞不能再聽。他悄悄站起來，接着跟夾可布握手，向那看門人鞠躬，那樣子就和跟死人鞠躬一樣。他不知不覺地這樣做着。這回在他心裏，從醫院帶走了一種不安之感，一種新的不舒適的東西。他跟那看門人那席談話並沒在他腦子裏定下什麼確定的思想。他所知道的爲生活所虐待的人羣之中又增加一個了。他很清楚地記得那看門人底話，他不住地把那些話在腦子裏翻來覆去地想，想把那晦藏着的意義弄個明白。它們攪擾他，把他心靈底最深處都攪起來了；那是藏着他對上帝底公正的信仰之處。那些話仍然對他不可解，卻喚醒了那痛苦的思想，那些老是苦惱着他，使他去思考出世以來所看見所經驗過的東西的思想。

現在，在他，似乎他對上帝底公正的信心已經被動搖了，似乎它沒有從前那樣穩固了；什麼東西已經侵蝕着它，像鏽侵蝕着鐵似的。他清楚地感到這事已經發生在他底靈魂裏了；那被那看門人底怨訴所引起的狼狽的混亂這樣在說服着他。兩種力量好像在他胸中猛闖，像水與火似的不

能相容；於是一種對他底過去，對所有的人，對生活底整個系統的情怒，在他心裏以新的力量抬起頭來。他憤憤地對他自己說：

「思想在你心裏生長，像根生在土地裏；但是菓實在哪兒呢？」

他想撕碎這所有的思想，把它們拋開，而開始儘可能的快去組織一個乾淨、孤獨而平靜的生活。

「你應當不再跟別人混在一起。這對你對他都沒有益處。因此你不能像這樣生活。」他在街上遊蕩了很久，回到家裏疲倦而萎頓。

亞烏通諾莫夫夫婦待他更好了。吉利克自居為保護人似的拍拍他底肩，開着玩笑，接着作鼓振金地說：

「你把你自已安排在這些小事上，我底好朋友；這樣一個安詳穩重的小伙子應當在一個更大的場面上過活。如果一個人夠有能力當一個督察員，他就不應該當一名警察。」

秦提亞娜開始仔細詢問伊利亞，問他底生意怎麼發達，問他一個月能得多少淨利，他老是很

高興地跟她談着，而他對這知道怎樣赤手空拳去安排這樣一個淨潔而愉快的生活的女人——的尊敬，在他心裏不斷地生長。一天晚上，當他被一陣苦悶糾纏住時，在他房裏靠窗坐下，望着那黑黝黝的花園，正想與林姆匹亞達時，泰提亞娜來到廚房裏叫他去喝茶。他勉強去了；他不高興被迫離開他底思想，因而不感到談話的興致。他坐在茶桌上沉默而抑鬱，但是望望亞烏通諾莫夫夫婦，他卻看見他們底臉色帶着一種莊嚴的有事在心似的表情。他們也沉默着。那茶炊愉快地哼着：一隻醒了的鳥兒在牠底籠子裏上下地飛撲。有一種忽和「哥羅尼」酒底氣味。吉利克在他底椅子上轉了一轉，接着用手指在桌邊上敲着，開始唱：

「特里姆，特里——姆；他兒——龍——龍，喇，喇，特拉拉！特拉拉！」

「伊利亞·耶可夫里奇！」那女人開始正正經經地說，「我丈夫和我曾考慮過一樁小事，願意誠懇地跟你談談。」

「阿，阿，阿！」那督察員突然大笑起來，接着開始搓他底手掌。伊利亞吃了一驚，奇怪地望着他。
「別鬧，吉利克！這時笑起來是不得當的。」

「我們已經商量過了！」那督察員叫着，開笑起來，向伊利亞看看，接上說：

「一個多麼機靈的傢伙！」

「我們存了不大的一筆錢，伊利亞·耶可夫里其。」

「我們存了錢呵，呵，呵親愛的！」

「吉利克，別鬧！」泰提亞娜嚴厲地說。她底臉繃了起來，變得更嚴峻了。

「我們存了一千盧布左右。」她低聲說，傾身向伊利亞，把她底尖利的小眼睛盯在他底上。

他鎮靜地坐着，但是感到什麼在胸中跳動。

「這筆錢在銀行裏，給我們四分利。」

「但這是不夠的，滾他的吧！」吉利克叫道，用他底手捶在桌子上，「我們要——但是他妻

子一道嚴厲的眼光把他攔住了。

「當然四分利是很夠了。但是我們想要幫助你在這世界上高陞起來。你是這樣地穩重。」她

恭維了伊利亞幾句，接上說：

「你說一升雜貨店可以生二十分的利，或許還要更多，這就要靠你放上去的本錢。好，我們願意出借這筆錢——如果你能給我們一張約定期票，見票即付，並無他言；條件是你可以用那錢開一升店，你做生意依照我底調度至於紅利——我們平分。你可以用我底名義去為貨物保險，此外，你要給我另外一張證書，一張無關緊要的證書，但在形式上是必要的。好，把它想一想再說行不行。」

伊利亞聽着她那冷峭而響亮的聲音，搓着腦門子。好幾次當她說話時，伊利亞偷看那屋角處兩旁點着喜燭的一座聖像上的發亮的飾物。他並不驚奇，只是不知怎的感到一種不安，甚至恐懼。這突然實現他那久已停止了了的夢想的提議把他弄昏了，同時又使他快活。他惘然微笑着，望着那女人心想：

「我底運氣來了。」

而她卻正用一個母親底口吻說：

「好好地想一想，從各方面把這事業盤算一下。你有能力經理這事嗎？你有那份力量和見識

嗎？那麼再告訴我們——除了你底勢力以外，你能在這樁生意上放些別的什麼嗎？我們底錢還不夠，是不是？

「我能夠，」伊利亞慢慢地說，「加入五百盧布左右。我叔叔會給我這筆錢。我有一個叔叔，我跟你們談到過他，他可以給我這筆錢，也許多點。」

「好哇！」吉利克叫起來。

「這就是說你答應了嗎？」泰提亞娜問道。

「我答應。」龍內夫說。

「哎，當然呀！」那督察員叫道，接着把他底手插入衣袋裏，開始大聲興奮地說，「好了，讓我們來一點香檳吧。香檳這鬼東西把我想死了！伊利亞，孩子，趕快到酒店去弄點香檳來。讓我們乾一杯。我們要請請你上『璫』酒店去要九十戈比克的香檳，說是亞烏通諾莫夫底，那麼他們就會只要你六十戈比克去，趕快！」

伊利亞望着那夫婦倆一笑就走了。他想命運會打擊過他，卑鄙地對待過他，並且使他陷入重

罪，污黑了他底靈魂，但是現在似乎在請求饒恕，向他微笑，想來對從前種種贖罪了。現在，那通到他可以在裏面，平靜地孤獨地生活着而撫息他底靈魂之處的路，是向他開放了。他曾要了一個人底生命，但現在，他將幫助許多人，這樣的來跟上帝算賬。上帝不會向他勒索得太多。他知道一切。奧沐姆匹亞達是對的，在那樁謀殺案裏，他祇是手而不是力量。並且顯然上帝正在幫他開脫他自己，使他那渴望着的潔淨的生活底實現來得容易。思想在他頭腦裏旋轉，發出快樂的喧聲，並且在他心裏傾入一種他從來沒有經驗過的勇氣。

他從酒店裏買了一瓶真正的香檳，花了七盧布。

「呵！亞烏通諾莫夫叫道，「這纔妙呀，我底孩子；這真有意思——真好！」

說：
泰提亞娜冷淡地看着那瓶子。她責怪地搖頭，把那瓶子檢視了一番過後，她帶着嚴厲的聲調

「五盧布嗎？啊，伊利亞·耶可夫里奇，你夠多麼不老練，多麼冒失！」

伊利亞又感動又快活地站在她面前笑着。

「這是真正的呢！」他非常快活地說，「這一輩子我這纔第一次喝一點真正的東西呢。我底生活是什麼一種生活啊！那不是真正的生活，除開骯髒，粗糙，污穢，悲愁，凌辱和各種各樣的心靈底痛苦以外，什麼也沒有，這是真正的生活嗎？人能光靠這些生活嗎？」

他觸着了底靈魂底創痛之處，他底話裏發出一種痛苦的聲音，他底眼色暗澹，接着長嘆了一聲，他堅強而穩固地繼續說：

「我從小就尋求真正的東西，我像一塊碎片似的在河裏漂浮着，來回地被衝擲着，所有圍繞着我的，都是污穢，泥濘和困苦。我不能停留在任何地方，除了悲哀，不公道，掠奪和在我周圍的各種醜態以外，我什麼都沒看見，接着我被投到你們面前來了。在我這一生纔第一次看見安靜而清白地相愛地過着的人們。」

他帶着光輝的笑臉看着他們，在他們面前鞠躬。

「謝謝你們。跟你們在一起，我已經把我底靈魂負擔輕鬆下來了，真的！你們一舉而幫助了我底全生，現在我能前進了。現在我知道怎麼生活了。這於我有益，而於旁人無損。世界上的可憐人夠

有多少啊！有多少都白白地糟塌了！我親自看見過，這事我很知道。」

泰提亞娜注視着他，好像一隻貓兒在注視着一隻在唱着歌的鳥兒似的。一道綠光在她眼裏閃灼，她底嘴唇顫動着。同時，吉利克被那瓶酒吸引住了，他把它拿來放在兩膝之間，灣腰在那瓶上面。他底頸子是紅的，他底耳朵動着。

「我底朋友，我有兩個朋友，一個姑娘——」

那瓶塞從瓶口飛起，打在天花板上，掉到桌子上的一只玻璃杯裏，叮噠作響。

吉利克把酒往杯子裏倒着，吮噴着嘴唇說：

「請啊！」

當他底老婆和龍內夫舉起他們底杯時，他把他底杯子高高舉在頭上叫道：

「祝「泰提亞娜·亞烏通諾莫夫和龍內夫」商號成功——萬歲！」

伊利亞跟泰提亞娜·烏拉齊厄夫娜爲討論他們所計劃的事業的那些詳情末節忙了好幾天。她什麼都知道，無論談到什麼，她都帶着那麼多的自信，就像她開過一輩子的雜貨鋪似的。伊利亞一聲不響地微笑着聽她，一面希奇着他想馬上就去找一家店房，儘可能地立刻做起生意來，因此，他對亞烏通諾莫夫底條件一點都不考慮它們底重要，就全部同意下來了。

最後什麼都弄停當了——原來泰提亞娜就連那店房也早已看妥了。這完全是伊利亞所夢想過的：一家小店，有一間掌櫃的底房間，坐落在一條乾乾淨淨的街道上。伊利亞認識這家店，從前是一家牛乳坊，他常時到裏面賣過東西的。什麼都很順手，一點點障礙也沒碰到，於是伊利亞窮樂

開了。

滿心勇氣和快樂，他上醫院去看他底朋友。那裏，他被也很快樂的保羅迎着。

「明天我要走了！他還沒道早安就興奮地向伊利亞宣告。」我接到維拉一封信，她罵我——

「你錯待了我。」她說，那小鬼。」

他底眼睛發亮，他底兩頰暈紅；他不能安靜地站住，把他底拖鞋在地板上踏着，舞着他底兩臂。

「小心點！伊利亞對他說，『當心你自己！』」

「我嗎？什麼都決定下了。問題將這樣提出：『維拉·卡匹拖林諾烏小姐，你願嫁給我嗎？求求

你不嗎？刀穿你底心！』」

保羅臉上和身上通過一陣振顫。

「乖乖！伊利亞笑着說，『真的一把刀嗎？熱昏了的！』」

「不，我已經受够了。我沒有她不能過活，她沒有我，活着也是多餘的。她已經荒唐得够了——

她應當是滿足的了；至於我，我是非常滿足的。明天一切都將決定，不是這樣就是那樣。」

伊利亞看着他底朋友底臉，自言自語道：

「他能把她殺死。」

接着忽然一個明白的意念在他腦子裏一閃。他臉紅了，笑了起來。

「帕緒卡！你知道我已經找到了我底快樂嗎？」於是龍內夫簡單地告訴他底朋友關於那事的一切。

保羅聽着他，垂下他底頭，嘆了一聲說：

「是的，你是在走運。」

「你嫉妒嗎？」

「當然呀——鬼東西！」

「我是走運走得甚至覺得慚愧起來了，真的！我說的是真話！」

「至少這是可感謝的。」保羅陰沉地說。

「你知道，」伊利亞沉靜地說，「我不是驕傲，只是真的說我覺得慚愧——我可以起誓！」

保羅不響，看了他一眼，重新沉思地把頭掛着。

「因此我想說，我們在一道愁苦地生活過，讓我們分享這快樂吧。」

「唔唔——」保羅咕嚕着，「我聽說快樂除了跟一個女人分享而外，是不能跟再多的人分享的。」

「能的！我現在要問，一家鉛匠作坊要用些什麼，什麼傢具，材料和其他一切，要花多少錢。我來給你那筆錢。」

「呵，呵——」保羅不相信地蠕蠕着。龍內夫把他底手緊緊抓住，暖呼呼地緊握着它。

「你這傢伙多麼奇怪！我會給那錢的。」

但是使保羅相信他對他的關顧是誠懇的，卻花了他很久的工夫。那一個老是搖着他底頭，咕嚕着：

「像這樣的事從來沒見過。」

龍內夫最後使他信服了。於是輪到保羅來緊緊擁抱他，一面用不接氣的沉重的聲音說：

「謝謝你，兄弟。你把我從一個泥坑裏拉上來了。但是請你聽着：我不要作坊——鬼纔要作坊呢！我知道這個的。把那筆錢給我，讓我帶着維拉離開這地方。這對你也更方便——我可以要一筆更少的錢——這對我也便當一點。我將隨便到什麼地方去，讓我自己去進一家作坊。」

「胡說！」伊利亞說，「還是你自己當老闆的好。」

「我會當個什麼老闆呢？」保羅快活地叫道，「我不知道怎麼在工人當中矜持我自己。我不在乎自己有一家作坊和關於這事的一切。兄弟，我知道做一個老闆是什麼！我不配！我不能把一隻羊來變成一頭豬。」

龍內夫不大明白保羅爲什麼不要自己有一份事業，但是他歡喜這態度，感到更加傾心於他朋友底意思。他和藹而快活地看着他，接着說：

「說你像一隻羊卻是真的——你活像一塊瘦肉。你知道你像鞋匠培兒斐緒卡嗎？真的好，那麼明天暫且來拿點錢吧，當你沒有職位的時候。現在我要到夾可布那裏去了。」

「好的。謝謝你，兄弟！」

「你跟夾可布交情怎樣？」

「不知怎麼，我們總合不來。」格拉第可夫笑着說。

「他是一個可憐蟲。處世，在他是困難的。」

「唔，那些我們也全都受夠了。」保羅聳聳肩答道。「我總以為他有點神經錯亂。他是一個傻

瓜。」

「好，我走了。」

「好的。」

當伊利亞離開他時，他站在走廊中段再一次叫道：

「謝謝你，兄弟！」

伊利亞笑點着頭。

他發現夾可布又憂愁又惶恐。他躺在病床上臉朝天，睜大眼睛向上望着，沒有注意到伊

利亞來到他面前。

「他們把尼克塔·厄哥里其弄到另外一間病房去了。」他悽愴地對伊利亞說。

「這纔好呢。」伊利亞贊同地說，「他太可怕了。他底言論是——讓他去吧。謝天謝地！」

夾可布責備地望着他，一聲不響。

「你好一點了嗎？」伊利亞問道。

「唔——」夾可布嘆了一聲說，「我連生病也不能歡喜多久就多久了。我父親昨天又來了。」

「我買了一座房子，」他說。他想另外開一家店。這一切都落在我身上。」

伊利亞想用他自己底喜事來取悅他底朋友，但是什麼東西攔住他說出。

欣快的春日底陽光在窗子外向裏面窺探，但它卻使醫院底黃牆顯得分外黃。那石灰上的污點和裂縫，被陽光照着變成分外露眼了。兩個病人坐在他們底病床上正沉醉在紙牌戲中，靜靜地擲下那些紙片。一個瘦長的人正垂着他那包裹着的頭，無聲地在病房中間踱來踱去。一切都靜寂，雖然從什麼地方向他們傳來一種窒息的咳嗽，同時還可以聽見走廊裏病人們拖鞋擦地的聲響。夾可布底臉色沒有生氣，他那失去神彩的眼睛裏有一種悲愴的表情。

「我只求速死！」他帶着他那種乾燥的軋軋的聲音說。「我躺在這種對我自己說：死是快樂的。那裏一定是完全不同的地方，是一種非常特別，沒有人見過的事物。沒有喧鬧之聲。什麼都是可解釋的，清楚的，光明的。」他底嗓子不行了，低了下來，「那些天使是慈和的。他能完全回答你底問題，解釋一切——那些天使們。」他不響了，映着他底眼，開始凝視着「一處灰白的光影，那是被什麼東西反照在天花板上的。」

「你知道——」龍內夫說。

但是夾可布截住他。

「你看見馬緒卡嗎？」

「沒有。」

「啊，親愛的，你應當去看她啊！」

「不知怎麼，這事從來沒進過我底腦子。」

「這是應當走進你底心的。」

龍內夫感到羞赧，不做聲了。一個撐拐杖的矮子，把他底鬍髭扭成尖兒的人從走廊進來，向一個綁着一隻膀子的病人說：

「彼兒卡，那流氓不再來了。」

夾可布看了他一眼，嘆息着，接着在枕上不安地動着他底頭。

「尼克塔，他不願意死，但是要死；助手醫生告訴我他會死而我願意死卻不能死。當我病好了時，我又得上飲食店去。我要喝「伏打卡」，我願死去。」

他底嘴唇慢慢分開，變成一個苦笑。他奇異地看着他底朋友，又說將起來。

「一個人一定要有鐵的肋骨和鐵的心纔能在這世上過活，不然就要像其他所有的人似的，既沒有思想，也沒有良心。」

伊利亞在夾可布底話裏覺到某種不友誼而冷淡的東西，他蹙起眉頭。

「我就像在石頭中間的玻璃，只要我一動我就粉碎了。」

「你歡喜訴苦。」龍內夫漠然說。

「你呢？」夾可布問道。

伊利亞回過頭去，不言語了。後來看見夾可布不想說話了，就沉思地說：

「無論誰都是苦的。舉一個例子，像保羅。」

「我不喜歡他。」夾可布皺着臉說。

「爲什麼？」

「沒有什麼——我不喜歡他。」

「但是我喜歡他。」

「唔，好的。」

「哦！我該走了。」

夾可布默默地伸手給他，接着忽然像一個叫化子似的，可憐地問道：

「把馬緒卡找出來好嗎？看在基督面上！」

「好的。」伊利亞說。

聽着夾可布底悲愴的談話，他感到痛苦和煩厭，當地離院時，他輕鬆地吁了一口長氣。夾可布要他尋找馬夏的請求，使他覺得像他對培兒斐緒卡底女兒底行爲，有點不好意思。於是他決定到馬第沙那裏去，她一定知道馬夏底近況。他知道，住在他們那條街的每一個人也都知道，馬第沙經常地星期六上克倫諾夫掌櫃的那裏去洗地板，給的報酬是二十五戈比克，這筆錢裏還包括了享用她底肉體的代價。

二四

他向非里蒙諾夫公寓走去，未來底夢一個跟着一個在他心裏湧現。未來向他微笑，於是沉緬在他底思想裏，他不覺走過了那家飲食店；當他發現他底錯誤時，他卻不想回身，他一直走出了城。遠處，那被一堵黑色的森林之牆壁所包圍的一片原野，在他面前伸張開去。夕陽西沉，在嫩綠的草地上鋪着一層淡紅色的回光。伊利亞昂頭走去，望着天空；那裏，遠遠地，緋紅的雲朵靜靜地罩在地上，在夕照之下燃燒着。這樣散步是愉快的，每一步，每一陣微風，都在他心裏引起一個新的夢境。他描想自己豪富而權勢赫赫，正在毀着培諸哈。非里蒙諾夫他已經把他毀了，於是培諸哈站在他面前哀哭，而他，伊利亞·龍內夫卻說：

「我還要可憐你嗎？你會可憐過什麼人沒有呢？你沒有磨難過你底兒子嗎？你沒有使我底叔叔陷入重罪嗎？你沒有奚落過我嗎？在你那可咒詛的房子裏，沒有一個人是快樂的，沒有一個人有過任何歡樂。你底房屋是腐朽的，是給人安排下的陷阱，他們底監牢。」

培諸哈戰抖着，在他面前可憐得像一個叫化子，害怕得直哼氣。於是伊利亞向他吼罵：

「我要燒掉你底房子，因為那是每一個人底禍患，你可以在世上流浪，向那些被你虐待過的人乞憐——一直流浪到死，死在饑餓上，像一條狗。」

暮色包捲着原野，遠處的樹林變成深黑，像是一座山崗。一隻蝙蝠像一個黑點子似的，了無聲息地悠悠地在空中飛來飛去，就像黑暗是被牠在傳播着似的。遠處河面上可以聽見一隻汽船底明輪攪水的聲音；那玩意兒響得就像一頭巨鳥在遠方什麼地方飛着，那龐大的翅膀底有力的撲擊使空氣爲之振動。龍內夫想到所有殘害過他底人們，在他底想像中無憐惜地懲罰他們，於是他感到一種更大的歡樂和快意；接着一個人在野地裏，被黑暗緊緊地包裹着，他低聲歌唱起來了。

忽然一陣腐物和肥料的氣息在空氣中混和着。伊利亞停止歌唱，這種氣息喚起了愉快的回

憶。他已經來到那堆積着全城的垃圾的地方，到那他跟揭瑞梅亞老伯伯曾經搜檢過的峽谷來了。那腐物底氣息在伊利亞似乎比他兒時更強烈，更來得刺鼻了。那拾垃圾的老人底面貌浮上伊利亞底記憶，他四面張望，在暗處，他想找出那老頭子愛在那上面歇息的地方。但是那處地方不見了，那一定是給垃圾填掉了。伊利亞嘆息着，覺得他心裏失去了什麼東西，這東西給埋在這黑暗中了。

「要是我沒扼死那商人的話，我底生活現在應當很快活了。」他忽然想道；接着他心裏又像有什麼在回答：

「那商人算什麼呢？他是我底不幸，而不是我底罪過。」

霍地一聲響，一匹小狗從他脚下溜了出來，低鳴地吠着就不見了。他嚇一跳，這好像是那夜底黑暗有一部分竟活了起來，隨即又呻吟一聲消失了。

「全是一樣的。」他對他自己說，「我底心是不會有平靜的，不管商人不商人。我曾經見過多少侮辱，給我的和給別人的！要是一個人底心撕碎過一次，那是會永遠疼痛的。」

他慢步在那峽谷底邊緣上，他底脚踏沒在垃圾堆裏，碎片在他脚下吱咯吱咯地作響，廢紙卻

是悉悉索索地。一塊沒給堆上垃圾的地土像一處海岬似的把這峽谷切斷了。他沿着那上面走去，走到盡頭，就坐下，在那邊沿上，把脚吊掛下來擺蕩着。這裏的空氣比較新鮮。伊利亞俯瞰着那峽谷，在遠處看見那條河像一條鋼灰色的繩索。在那寧靜如冰的河面上，那些不可見的船上的燈光微弱地閃顫着。其中有一盞，像一隻紅鳥似的在空中移動，而另外一盞，帶着不祥的綠色，燃着一種呆滯的光而不發射光線。在伊利亞脚下，那谷口被濃重的黑暗所充塞，像一條河，空氣底黑浪無聲地流着。一種重憂包圍着伊利亞。他往下看着，一面想：

「我剛剛纔感到歡欣，快意，什麼東西似乎在對我微笑，接着——消失了。爲什麼生活違背一個人的意志，把他推向前，推到他不願去的地方去呢？生活之中，什麼都是悲慘，不公道，不可解的。也許夾可布說得對。他說一個人一定要首先把他自己弄明白；不過也許一個人應當先把旁人弄明白起。他們怎麼生活？依照什麼法則？」他記起那天夾可布跟他談話時的態度夠多麼不友誼，他更加悲哀起來。峽谷裏什麼在索索作響，許是一塊泥土翻落到邊緣下去了。他臉上給黑夜底潮濕之氣噴噓了一下。他仰望天空。星星畏縮地走了出來，而月亮像一個大紅球，又像一只毫無感覺的巨

眼，從那樹林裏出現，慢慢地上昇。跟那隻蝙蝠在暮色之中翻飛的情形一樣，伊利亞心裏陰暗的思想和記憶開始很快地流動起來；它們來了，接着又無答案地走了，同時他靈魂底黑暗變得更其濃重，痛苦。『人們掠劫，虐害，扼殺着，從來沒有人幫助過別人生活，卻盡力躲在一旁，躲到那比較和平的地方去。現在我也正在爬進一個角落裏，什麼地方有真實的不可爭辯的東西呢？』

他坐着沉思了很久，低頭看看峽谷，又仰頭看看天空，原野中一切都靜止。月光射入峽谷底暗處，在那上面，顯現出那些深的裂縫和叢莽。從那些叢莽那裏，在地面上投下難看的陰影。天空只有星和月。最後伊利亞寒噤起來了；他站起來。因夜寒而顫抖，慢慢地穿過原野，向城裏有燈光的方向走去。他不願想無論什麼，這時他底心充滿了一種冰冷的淡漠。

他回來遲了，因而猶豫地站在門前，覺得不好意思去拉門鈴。窗子裏沒有燈光，由此可知同住的人是入睡了。他不願去打擾泰提亞娜，她老是自己開門的。然而他一定要進這房子。龍內夫輕輕地拉那門鈴柄。差不多同時那門就開了，那房東太太底纖細的身影，混身穿着白的，在他面前出現。

『趕快關上門，』她帶着伊利亞從沒聽見過的聲對他說，『冷啊！我已經卸過裝了——我丈

夫不在家。」

「請你原諒，」龍內夫嗶嗶地說。

「你怎麼這麼晚你打哪兒來的，呃？」

伊利亞鎖上門，接着轉過身來回答她，卻發現那女人底胸脯正對着他。她沒退後給他空地，反而像是更向他擠近了。他也不能後退，背後就是門。她忽然輕柔地笑了起來，一種顫抖的笑聲。龍內夫舉起他底兩手掌向下，小心翼翼地把它放在她肩上，他底手因激情，因擁抱她底願望而戰抖着。於是她意外地突然把她自己向上舉起，用她那纖弱的，火熱的兩臂緊貼地圍抱着他底頸子，用一種嗚鈴似的聲音說：

「你黑夜裏在什麼地方遊蕩啊？爲了什麼呢？你可以就近找到這事啊，親愛的，我漂亮的人兒！我強壯的人兒！」

伊利亞接受她底親吻，像一個做夢的人似的，而當她像一頭貓似的攀在他胸前不斷地吻他時，他被她那柔軟的身體底狂亂的動作弄得立脚不穩。他把她抱在他強壯的膀臂之中，把她帶到

房子裏去，那樣輕飄地走着，就像他是在空中移動。

第二天早上，伊利亞心裏帶着恐懼醒來。「現在我怎麼能見吉利克底面呢？」他張開眼睛時對自己說。除了對那督察員底恐懼而外，他還感到一種羞恥的感情。

「我能至少對這人有仇，或是不喜歡他就好了。但是我錯待他了，錯得多麼利害，而且無可挽回，並不爲別的，僅僅爲了——」這樣想着，他心裏帶着恐懼，同時對泰提亞娜的忿怒的感情，在他心裏翻攪着。他以為吉利克一定會覺察出他老婆底不忠，他不能想像那時會發生什麼事。

「但是爲什麼她把她自己投向我，就像她在鬧饑荒呢？」他帶着一種可憐的困惑自問着；但同時，他感到一種引起他底自負心的愉快的感情。注意他的不是一個商人底姘頭，如他暗中稱過奧林姆匹亞達的，而是一個真正的太太——清白，受過教育，並且是一個合法的妻子。

「這就是說在我身上有什麼特別的東西了。」發生了這種虛榮的思想。「這是可恥的，可恥的；不過，那時我又不是石頭做的，我不能把她打發開。」

他是年青的；他追憶那女人底擁抱，那擁抱不知怎的是特別的，跟他以前所經驗的不同；但是

他是世故的，他無意識地想到這種親暖的關係將給他的各種利益；這些思想又跟着別的一些，圍住他像是打雷的烏雲。

「我又鑽到一個角落裏去了。我願意這樣嗎？我尊敬這女人，關於她底壞念頭，從來沒有進過我底腦子，而這就是這事要來的緣故。」

於是所有他底靈魂底痛苦，所有的矛盾都被這快樂的思想所淹沒了，這就是說，現在，馬上那真正的乾淨的生活將開始了。但是原來那嚴厲念頭又會拍起頭來：

「要是沒有這事就會更好了。」

他故意不起床，一直等到亞烏通諾莫夫快要去辦公。他聽見那督察員快活地噴着嘴唇，對他底老婆說：

「那麼，秦提尼亞，你要做些湯糰當點心，你不嗎？給那裏面多擺一點豬肉，把來稍微烤一烤，你知道嗎？這樣它們就會像一隻一隻的小豬似的在盤子裏向我望着了。哦，還有，親愛的，肉裏要多放一點胡椒麵。我會買些糖果給你，真的。」

「好了，好了，走吧！活像我不知道你底口味似的。」他底老婆愛嬌地說。

「愛人，泰提尼亞，給我一個小小的吻！」

一聽見那接吻的聲音，龍內夫跳了起來。那聲音又討厭又可笑。

「唧，唧！」亞烏通諾莫夫在吻着他底老婆。

接着她笑了。她跟在她丈夫背後關上了門，接着就跳進伊利亞底房間，投在他底床上，快活地

嚷着：

「快點吻我——我急死了！」

伊利亞不高興地說：

「但是你剛剛吻過你底丈夫。」

「什——麼？你不過他是嫉妒了！」那女人高興地叫道，接着，一面跳開床，一面笑着，她動手把

窗簾拉了攔來，說：

「嫉妒，這是好的！嫉妒的人愛起來是很熱烈的。」

「我不是因嫉妒而說的。」

「別響！」她開玩笑地命令道，用手蒙着他底。

當他們吻完了時，伊利亞笑着看着她，忍不住說：

「唔，你是膽大的——一個十足的熱昏！在你丈夫底鼻子底下幹這種事！」

她底藍眼睛激怒地閃着，她叫道：

「這是非常平常的事，一點沒有什麼出奇的。你以為有很多沒有亂姘頭的事的女人嗎？只有

醜陋和生病的才一樁沒有的。一個漂亮的女人卻總是歡喜有姘頭的。」

整個早上，她在這題目上給伊利亞取樂，告訴他女人們欺蒙她們丈夫的方法。她穿着一件紅

色的工作罩衫和一條圍裙，她底袖子是捲起的，活潑輕盈地，她在廚房裏像一隻鳥兒似的飛來飛

去，爲她底丈夫準備湯糰，同時她那鳴鈴似的聲音不斷地傾到伊利亞底耳朵裏來。

「原來你以爲一個丈夫對一個女人是非常滿足的嗎？一個丈夫有時是非常討厭的，即使你

真是愛他的；而他，要是一個合意的對象碰上來了，也會毫不躊躇地對他底老婆欺騙的。因此，一個

女人在她底一生除了丈夫以外就不記得什麼，那是愚蠢的！跟另外的人玩玩是有趣的；你至少可以知道有多少種男人以及在他們之間有什麼分別。麥酒也有許多種類：平常的麥酒，巴瓦里的麥酒，用杜松和用野草莓製的麥酒。所以老喝平常的麥酒是非常乏味的。

伊利亞聽着她，喝着茶；不知怎麼，那茶似乎是苦的。在這女人底言談裏，對他，有樣什麼討厭的，新奇刺耳的東西。他無意識地想到奧林姆匹亞達，想到她底聲音，她底嫺靜的舉止和情熱的談話，在這裏面，他感到一種強項的東西，不時撫摩着他。不消說奧林姆匹亞達是一個沒受過一點教育的人，一個下級店員底女兒，一個平常的女人。或許這就是所以在她那無恥的生活中她是比較淳樸的緣故。因此，伊利亞強迫自己笑着來回答泰提亞娜。他不感到歡樂，他笑，只是因為對他底房東太太不知道應該說什麼。她底話甚至使他感到悲哀，但是他仍然高興地聽着她。最後他沉思地說：

「我沒想到這樣的事，會發生在你底清白的生活中心。」

「生活底規律，親愛的，什麼地方都是一樣的。生活底規律爲人所造，而無論什麼人都只是希

望生活得好。一個人願意要像一個人樣地生活着——平和地，滿足而安逸地；而爲了所有這些，他一定要有錢。因此，首先一個人需要金錢。金錢是由於幸運，由於遺產，以及由於工作得來的。那些有彩票的人可以信托幸運。一個女人有她底天然的彩票——她底美貌。靠着美貌，一個人可以獲得許多東西。而那些既無富有的親戚，又沒有彩票，又沒有美貌的就應當工作。一個人一輩子非得作工不可，那是一樁可恥的事。雖然我佔有兩張彩票，我還是工作。不過我卻決定爲你底店去當掉它們。兩張彩票是不夠的。做湯糰和吻一個一臉疙疸的督察員是乏味的！這就是我要吻你的緣故。」

她向伊利亞瞟了一眼，開玩笑地問道：

「你討厭這嗎？爲什麼你這樣生氣地看着我？」

伊利亞站在他底房門上，眉毛打結地看着她。她走近他，把她底兩手放在他肩膀上，好奇地注視着他底臉。

「我不是生氣。」伊利亞說。

她縱聲笑着，在歡樂中叫道：

「真的啊！謝謝你。你是多麼慈和啊。」

「我在想着，」伊利亞接上一字一字地慢慢說，「你所說的似乎是實在的——但是這樣總有點不好。」

「啊，啊！你是一個什麼樣的刺猾啊！什麼是不好的？說說看。」

但是他什麼也不能對她解說。他不知道他自己在她底話裏所不喜歡的是什麼。奧林姆匹亞達說起話來儘管壞得多，粗糙得多，但是她從來沒像這個乾淨伶俐的小烏兒這樣不開心地刺惱過他底感情。這一整天，他專心細想由這新的諂媚的親暱所生的異樣的感情，卻不明白這是從哪兒來的。

當他回家時，吉利克在廚房裏碰見他，快活地宣告道：

「喂，伊利亞，今天泰提亞娜給我們做了一樣多麼好的點心啊！這樣的肉湯糰——吃掉它們實在是可惜的！當你吃着時，你覺得就像它們是些活生生的夜鶯似的那樣又可憐又害羞。我正給你留下了一碟子。放開了你底店務，坐下來吃吧，看我們誰的本領大！」

伊利亞負疚地看着他，接着溫和地笑道：

「謝謝你，吉利克·尼克第末其。」

接着他吁了一口氣，加上說：

「你是一個好人，真的！」

「啊，你說的是什麼？」吉利克叫道，自衛地揮着他底手，「一碟子肉湯糰是小事啊！不，我底好朋友，如果我是警長——唔——那麼你可以說謝謝你——唔，對了。但是我永遠不會當一個警長的，並且我正預備丟掉這警界的事。我或許會變成一個商人底心腹助手，這是比較好的！一個商人底心腹助手是一個『大亨』，那是一個重要的職位。謀到了這樣一個職位，不久我將能夠積蓄一點小運氣。」

泰提亞娜在爐子旁邊忙碌，輕輕地唱着。伊利亞看了她一眼，仍然感到一種厭惡與惶恐。但是，一點一點地，這種感覺在新的印象和新底注意底影響之下消失了。現在，因為他不得不使他自己十分忙碌地去安置店房，購買貨物，所以很少有時間沉思默想漸漸地，簡直是不知不覺地，他開始

對這女人弄得習慣了，就像一個酒鬼對「伏打卡」似的。作爲一個情婦，她跟着時間進步了，雖然她底溫存常常在他心裏引起一種羞恥，甚至對她害怕；而這些溫存，再加上她底談話，慢慢地消滅了他所有對這女人的尊敬。每天早上看着她丈夫出去以後，或是在他值夜的晚上，她就要伊利亞到她屋子裏，或是到他屋裏去給他講生活中底各種各樣故事。所有這些故事不知怎麼是驚人地簡單的，彷彿它們是發生在某個居住着一羣男女流氓的國度，這些人赤身露體地遊蕩着，而他們底最大快樂就是肉底罪惡。

「這些都會是真的嗎？」伊利亞不高興地問道。他不想相信她底話，但是他覺得一點沒有辦法，他不能反駁它們。

她笑，令人信服地說服着他，不住地吻他。

「讓我們從我們上面說起吧：省長跟那皇家度支部底法院總管底妻子同居，而這總管在不久以前勾引一個屬員底妻子，給她在梭巴奇培來武羅克租下房子，一個星期上那裏去看她兩次，非常公開地。我認識她，她簡直是一個小姑娘，結婚還不過一年；而她底丈夫卻派出到一個縣份裏

去當一個稅收監督。我也認識他。他該當個什麼監督呢？——一個學識淺陋的傢伙，一個傻子，又是一個聽差的。」

她告訴他那些買年青的姑娘來糟蹋她們的商人，那些有情夫的商人，那些出自名門的年輕姑娘弄得懷孕了以致促成墮胎的事情。

伊利亞靜聽着，於是生命有如一條陰溝，人們蛆蟲似的在那裏面爬着。

「呸！」他會厭惡地說，「但是什麼地方有一種清白而真實的東西嗎？告訴我。」

「什麼真實的東西？你指什麼？」

「噢！真實的事情！龍內夫會忿怒地叫道。

「但是我告訴你的正是真實的事情呀，你這人多古怪，我一點都沒假造。」

「我不是說這個。某個地方有真實的事物——不是嗎？這就是說——一種純潔的東西，是不是呢？」

她不明白，於是笑他。有時她底談話取了另外的方向。她那帶着閃灼着可怕的綠色光芒的眼

睛注視着他底臉，她問道：

「告訴我，第一次你怎麼知道一個女人是怎麼樣的。」

伊利亞羞於這樣的回憶，這對他是膩味的。他避開他底情婦底淫猥的眼光，粗着嗓子責備地說：

「你問的事情夠多麼猥褻！你應該害羞。就是男人中間也不談這個的。」

但是她逼迫他，快活地笑着，伊利亞覺得她那可恥的話像針似的刺着他。當她看見伊利亞臉上有一種不隨和的表情，眼中有一種厭倦的困苦時，她就大膽地挑逗他男性底性能而用她底擁抱來消滅所有的憎惡。

一天，當他從那木匠正在裝置櫃架的店裏回到家裏時，他發現馬第沙在廚房裏，吃了一驚。她正坐在桌旁，兩隻大手放在那上面，跟那站在爐邊的房東太太談着。

「這裏，」泰提亞娜帶笑說，「向馬第沙點頭，」這位太太等了很久了。」

「早安，」那位太太說，困難地，從櫈子上站起來。

「啊！伊利亞叫道，『你還活着嗎？』」

「我這樣的爛木椿豬也不要吃。」馬第沙嘎聲答道。

伊利亞很久沒看見馬第沙，現在看見她，歡喜與憐憫的感情混雜着。她穿着一件襤褸的紫花布的衣服，頭上裹着一塊包頭，舊得發黃，脚是赤着的。沿着地板，費力地提着兩脚，一面用雙手扶牆，穩着她底身子，她慢慢地跟隨着進了伊利亞底屋子，接着沉重地倒在一張椅子上，用一種粗嘎的沒有表情的聲音說：

「我不久就要死了。我正在喪失着我底兩脚的功用，而當我完全喪失了它們時，我將不能賺我底麵包，那麼我就要死了。」

她底臉腫得嚇人，全部蓋滿了黑斑，她那對大眼被腫處遮蔽，變成非常狹小。

「你爲什麼盯着我底臉？」她問伊利亞道，「你以爲我挨了打嗎？沒有這樣的事，那是正在侵蝕着我的一種病症。」

「你怎麼過着的？」伊利亞問道。

「我站在教堂的門廊裏收集小錢過活。」馬第沙單調地冷淡地說，「我是有事來你這裏的。」
培兒斐緒卡告訴我，說你跟一個官兒同住，所以我來的。」

「要我給你倒一點茶嗎？」龍內夫提議道。聽着馬第沙底聲音，看着她那腫胖的身體在她死去以前陷於腐朽，在他是不愉快的。

「讓鬼川你底茶去洗他們底尾巴吧！不如給我五戈比克，唉！我已經來到你面前——問我爲了什麼嗎？」她吃力地說着，她底呼吸短促，一種窒息的氣味從她那裏發出。

「那麼爲了什麼呢？」伊利亞問道，迴避着她，記起他曾經怎麼侮辱過她。

「你記得馬夏嗎？啊！你已經失去了你底記憶，你已經發財了。」

「唔，唔，我記得。」伊利亞急忙說。

「你就是記得又有什麼用處呢？」那女人問着回答伊利亞道，「這樣她底生活就會更舒服嗎？」

「她是怎麼——怎麼過着的呢？」

馬第沙慢慢搖着她底頭，冷冷地說：

「她還沒把她自己吊死。」

「筆直講出來，」伊利亞怒叫道，「你有什麼可責備我的，你自己三處布把她出賣了。」

「我不是責備你，卻是責備我自己。」那女人沉靜地答道，接着開始慢慢地訴述關於馬夏的種種詳情，累得簡直喘不過氣來。

「她底年老的丈夫是忌妬的，因而磨折馬夏。他不讓馬夏到任何地方去，就是他店裏也不准；她跟孩子們呆在屋裏，沒問過那老頭子，就連走到院子裏去也不敢。現在這老頭子不知道怎麼把那些小孩子弄開了；他把他們送給一個什麼人，單獨跟馬夏住着。他刺她，綁住她底手。他像這樣玩弄她，是因為她底前妻對他不忠；就是那些小孩子也不是那老頭子底。馬夏兩次逃開他，但是警察兩次都捉住了她，把她帶回給她底丈夫，於是他又為這刺她，讓她挨餓。這就是她所過的生活！」

「對了，你跟培兒斐緒卡幹了一樁好事！」伊利亞沉着臉說。

「我以為爲這樣還算是好的，」這女人用她那平板的語調說。她底臉一動也不動，就像是石頭。

做的，她那死氣沉沉的聲音壓迫着伊利亞。

「我以為這樣還更乾淨一點！但是我們應當會幹出更壞的來呢。我們應當把她賣給，依我的打算，賣給一個有錢的人。他會給她一個住處和衣服，和各種各樣的東西；過後她可以把他趕走，再像其他任何人一樣地過活。許多人都像這樣過着——她們都是跟一個老頭子開頭的。」

「那麼你來是爲了什麼呢？」伊利亞問道。

「你跟警官同住，你看他們常常捉住她，讓她逃開吧！也許她會能逃到什麼地方去。世界上沒有一個地方給一個人逃去嗎？」

「你真是爲這個來的嗎？」

「當然呀！並且要他們讓她平安無事——求求他們這樣。」

「啊！你們這班人啊！」伊利亞叫道，接着開始尋思他能爲馬夏做什麼。

馬第沙從椅子上站起，在地板上慢慢地移動她底脚。她嘆息着，哼着，就像這移動着的不是——個人，而是——棵腐爛了的老樹，徐徐倒向地上。

「再會！我們不會再碰見了。我馬上就要死了。」她叨嘮着。「謝謝你，你乾淨富有的人！謝謝你，謝謝你！」

當她穿過廚房門，走出去了時，房東太太竄進伊利亞底屋子，兩臂抱住他底頸子笑問道：

「她是你初戀的情人嗎？」

「誰——？」伊利亞緩緩答道，被對馬夏的回憶所吸引。

「那個大個子女人是嗎？」

伊利亞把那緊緊纏繞着他底頸子的他姘頭底手拉開，冷冷地說：

「她幾乎不能拖動她底腳，但還爲了她所愛的人鼓舞着她自己。」

「誰是她所愛的？」那女人驚異地好奇地問道，看着伊利亞底爲難的臉。

「別鬧，泰提亞娜，」伊利亞，「且慢別開玩笑。」

他簡單地告訴她馬夏底事，接着問道：

「有什麼辦法？」

「沒有什麼辦法，」泰提亞娜聳聳肩答道，「按照法律，一個妻子屬於她底丈夫，沒有人有權利把她從他那裏弄開的。」

於是以一個懂得所有的法律以及確信它們底穩固性的人底莊重的表情，亞烏通諾莫夫太太對伊利亞談了很久，談馬夏服從她丈夫強迫她的任何事情的必要。

「現時她應當忍受這個。讓她等着好了。他年紀老，不久就會死去，那時她可以自由，他全部的財產會落到她手裏，那麼你就可以娶這富足的寡婦了——一點不錯！」

她笑了起來，接着又繼續教伊利亞：

「但是要是你能完全把你底舊相識丟掉，那就比什麼都更好了。現在他們不是你一樣的人了，甚至能丟你底臉。他們全都骯髒粗俗——比方說那個向你借錢的，一個瘦子，帶着一雙惡眼。」

「格拉第可夫嗎？」

「對了。那些老百姓取些多麼可笑的鳥兒名字啊——格拉第可夫，龍內夫，培杜河夫，斯克窩兒第梭夫。我們這個階級的人卻有些更好的名字：亞烏通諾莫夫，可兒沙可夫。我父親是一個扶

羅里安諾夫。當我做姑娘的時候，一個候補律師，格羅里安拖夫向我求婚。有一天在滑冰場上，他把我的底襪帶拿走了，就恐嚇着說，如果我不親自去取，他就會造出一番醜話來。

伊利亞聽着她底故事，一面想着他底過去，感到無形的線索已經把他緊緊縛在非里蒙諾夫公寓上；並且在他，好像那座房子將永遠站在他和一個和平的生活的中間。

*這些名字底語根都是從鳥名轉化來的。

二五

最後伊利亞底夢實現了。

充滿了一種寧靜的歡欣，他一天到晚站在他底店鋪底櫃臺背後歎賞着。在他周圍，各種箱子和紙版盒子，美觀地排列在架子上；在窗子裏，他佈置了一處陳列，爲皮帶，錢袋，肥皂，鈕扣安排一些發亮的扣搭，又掛上一些光彩奪目的緞帶，花邊和絲帶。什麼東西都乾淨，光明，在日光之下閃着虹彩底各種顏色。莊重而漂亮地，他接待所有的主顧都用一個恭恭敬敬的鞠躬，隨即敏捷地把他底貨樣散佈在櫃臺上。在那花邊底擦動聲中，他聽見了愉快的音樂，而所有那些跑來作一筆幾戈比克的買賣的女裁縫，對他都似乎美麗有趣。生活陡然變成愉快，舒適，一個簡單明白的意義在這裏

面出現，而過去便似乎爲一層霧氣所掩。除了生意、貨物和顧主以外，他什麼都不想了。他帶了一個小孩子幫助他，給他穿上一件灰色外罩，注意着他儘可能地時時仔細洗乾淨他底身子。

「加烏里克，我們得捧選精緻的貨物，」他對他說，「因此一定要乾淨。」

加烏里克大約十二歲。他個子粗短，些微帶着一點麻子，獅子鼻，帶着一對灰色的小眼睛和一張活潑的臉。他剛從市立小學畢過業，自以爲是成人，而神態嚴肅。在這家狹小而乾淨的店舖裏，這份職責對他也有興趣。他高興地讓自己忙着那些箱子、盒子，並且學着跟他底主人一樣地去接待那些主顧。但是他沒有做得很好；摹仿的才能在他是發展得太利害了，因此，從他底主顧們底表情上複製出來那多少有點相像的各種各樣的臉貌就不斷地在他那張醜臉上出現。他困苦地使他自己跟那些小姑娘底來臨妥協，只有在少有的情況下，他纔能禁住他那不可抵抗的願望，不去刺他們，推她們，拉她們底頭髮，並且照規矩總是引起他底小顧客們各種的不愉快。伊利亞注意他，一面回想到自己在那魚商斯特羅剛諾夫店裏工作的時候，因此對這孩子感到一種特殊的好意。當店裏沒有主顧時，他像是一個保護人的樣子跟他談話，開玩笑。

「加烏里克，當你有空的時候，爲的不感到無聊，讀書呀。」他忠告他底助手道，「念書是愉快的。時間不知不覺就過去了。」

龍內夫變得對無論那個都溫和而有禮貌了。他底微笑似乎說：

「我是走運了，你知道。但是要忍耐，好運道馬上也就要降臨到你身上了。」

他在早上七點鐘開他底店，十點鐘關店。沒有多少主顧時，龍內夫就坐在門邊的一張椅子上，在春天底陽光之下曝曬着，休息着，不想，也不希求什麼。加烏里夫也坐在門邊，觀察所有的過路人，摹仿着他們；他呼喚所有的狗，用石頭擲打鴿子和燕子；不然就讀着一本書興奮地鼻子裏哼着。有時他底老闆要他大聲讀，但是讀書卻不再叫伊利亞感到興趣了，他不斷地聽着他心裏的靜止與寧靜，他幸福地聽着這個，把他自己跟它飽和起來；它對他是新穎的，而且是莫明其妙地甜蜜的。但是有時這甜蜜的寧靜卻被一種奇怪的幾乎覺察不出的感情，一種困苦底的預感突然襲擊着。這種感情並沒破壞他靈魂底寧靜，卻是像一個陰影似的輕輕地觸着它。

那時伊利亞就會對那孩子談起話來。

「加烏里克，你父親是幹什麼的？」

「他是一個郵差——送信的。」

「你底家是一個大家庭嗎？」

「是的，那是一個大家庭。我們有許多人。有些成人，有些卻還年幼。」

「有多少年幼的？」

「三個；還有三個大人。三個大人都有職位。我被你雇用，瓦西里在西伯利亞，在一個電報局裏作事，還有桑卡教書。她是出色的；她一個月給家裏帶來十二盧布左右。再嗎還有米式卡，他一點沒有什麼。他比我大，卻在高等學校裏讀書。」

「這樣說來，是有四個大人，而不是三個了。」

「爲什麼？怎麼會有四個呢？」加烏里克叫道，教導似的加上說，「馬式卡還只是在讀書成人是那些工作的。」

「你過得壞嗎？」

「啊，當然了。」加烏里克答道，鼻子裏很響地呼吸着。接着，他就開始告訴伊利亞他將來的計劃。

「等我長大，我要當一名兵士。要是沒有戰爭，我就去打戰。我是勇敢的——我將在無論那個底前面向敵人衝鋒，還要搶獲他們底軍旗。我叔叔得過這麼一面軍旗，古卡將軍就給了他一個十字章和五個盧布。」

伊利亞靜聽着加烏里克底夢想，微笑着，望着他那張帶麻的臉和那不住地抽吸着的大鼻子。晚上，關上店門以後，伊利亞就走進櫃臺背後那間小屋子。在那裏，已經被那孩子預備好了的茶炊開了，麵包和湯都擺好在桌上。加烏里克喝了一杯茶，吃了一片麵包就走進店裏去睡了，但伊利亞卻很久地坐在桌旁，有時坐上一兩個鐘頭。

兩張椅子，一張桌子，一鋪床和一個擺菜的碗廚包括了他底新居所有的傢具。這間屋子狹而低，有一個方窗，從這往外，他可以看見過路人底脚，街面對過的屋頂和那上面的天空。他在窗子上掛上一個洋紗的窗帘，窗子在外面被伊利亞最不喜歡的一排鐵柵保護着。在他底床上面，他懸了

一張圖畫，「一個人一生底階梯。」這幅畫叫伊利亞歡喜。他很久就想買這幅畫。雖然只值十戈比克，但是他沒買，一直等到他開成了店的時候。

「一個人一生底階梯」是在一個圓拱之下畫着的。在那上面，是代表天堂。爲萬花和一輪光暈所圍繞的上帝正在跟亞當和夏娃談話。一共有十步：第一，是一個孩子被他底母親扶持着，在那下面用紅字寫着「第一步」；第二是一個小孩，打着一面鼓在跳舞，而在那下面的說明是「五歲時的遊戲」；到七歲時，他們「開始教育他」；十歲他「上學」；到二十一歲，他手上持一枝槍站着，臉上帶着微笑，下面寫着「他正在軍隊服兵役」；過後他是二十五了，他正穿着禮服，一臂下挾着他底帽子，手上拿着一束花，「一個新郎」；再後他長上鬍鬚，穿上一件長外套和一根紅領帶，站在一一個穿黃衣服的胖女人身邊，正握着她底手。再上去他是三十五歲。他正站在一個鐵站旁邊，穿着襯衫，袖子捲了起來，正在打鐵。在頂上一步，他正坐在一張紅圈椅裏讀着報紙，而他底妻子和四個孩子正聽着他；他跟他底全家都穿得很好，也乾淨，他們底臉有一種康健而滿足的表情；他現在是五十。但是越過了這以後，階梯開始下降，這人底鬍子是灰色的，他穿着一件黃色的長外套。他手裏

拿着一個裝着一條魚的口袋和一隻瓶子，在這下面寫着，「家庭勞動。」往下這人正餞着他底孩子；再往下，他「被牽引了，」因為他是八十歲了，而在最後一步他是九十五歲，正坐在一張圈椅上，腳放在棺材裏，而死神站在他背後，手上拿着一把鐮刀。坐在茶桌上，伊利亞看着那張畫，看着一個人底生活給這樣明白簡單地給測量了出來，在他是一種愉快。這張畫有一種寧靜的影響，它那光輝的色彩好像在對他微笑，於是他確以為照道理應當是那樣的現實生活，是在天才底地爲了使人明白生活到底像什麼而採取的易於了解的形式之下，被這張畫所代表了。他望着這張人之一生底圖畫就想到，現在，已經得到他所願望過的，他底生活應當完全像那張畫上所代表的那樣準確地過下去了。它會向上爬，等到到了頂點，那時他已經積蓄下了足夠的錢財，他將娶一個不浪費而懂得讀寫的女子。

茶炊悽慘地嗚咽着，不時發出噓噓的聲音。通過玻璃窗和洋布窗簾，天空沉滯地望着伊利亞，星星幾乎不能看見。在那些星光的閃爍中，老有什麼不安的東西。

「或許在四十歲上結婚更好一點。」伊利亞想道，「跟一個女人過活是夠麻煩的，她老是帶

來一些不必要的忙碌和許多無意識的事。因此我應當在三十上下娶一個姑娘。不過要是我娶親遲了，我會在我有工夫爲我底孩子安上一個根基以前死掉的。」

茶炊響得更其微弱了，但是不知怎麼卻更刺耳；一種尖銳的聲音帶着一種煩厭的味道刺激着神經，像蚊子底嗡嗡似的，攪擾着，混亂着。但是伊利亞不願蓋上蓋子；當茶炊停止歌唱時，屋子裏變得太靜止了。在這新居裏，伊利亞經驗着一種他前所未有的感覺。他從前總是跟別人一起同住，只靠一層薄薄的木頭隔板跟他們分開——現在他被石牆圍繞着，在牆後，他感不到別人底接近。

「人爲什麼死？」龍內夫忽然自問，看着那人從幸福的頂點下降到墳墓裏，於是他記起那不斷地想到死的夾可布·非里蒙諾夫和他底話：「死是快活的。」

「保羅跟維拉怎麼過着的呢？」又升起另外一個無用的問題。一部馬車在街上經過。玻璃給那輪子在石道上的聲音振撼着，連那牆上的燈光也在動搖。

從店房裏傳來奇怪的聲音，那是加烏里克在睡夢中的嚶語。那牆角上底濃重的黑暗似乎在跳蕩。伊利亞用肘子撐在桌上，兩掌緊緊壓着前額坐着，察看那張圖畫，在上帝身旁站着一隻雄美

的獅子，一隻烏龜在地上爬着，一隻蠶在走着，一隻蛙跳着，還有那善與惡底知識之樹滿是血紅的大花。那脚伸在棺材裏的老人跟波盧厄克朶夫相像——他底禿頭底枯瘦以及他頸子底瘦小都完全一樣。笨重的脚步聲在街上震動着，什麼人慢慢地從店前走過。茶炊熄滅了，屋子裏一切寂靜，以至每一粒空氣都似乎凝固起來了，變成像牆壁一樣堅實。

關於那商人底回憶並不使伊利亞痛苦，一般地說，他底思想也是一樣；這種回憶與思想只輕微地謹慎地觸着他底心，包裹着它像是雲朶包裹着月亮。它們把那張「人之一生底階梯」的畫兒底色彩摧萎了一點，似乎那張畫出現了一個污點，而圍繞着伊利亞的寂靜也好像變得更充溢了。在想到波盧厄克朶夫底殺案以後，龍內夫總是以沉靜的無關心對自己說生活之中是一定有公正的——因此或遲或早，人是會因他底罪而被懲罰的。但是這樣想過以後，他就向屋子裏那特別寂靜的黑暗的角落裏凝視着，那裏的黑暗似乎將取一個定形似的。那麼，伊利亞纔脫去衣裳，上床，接着滅燈。他不馬上把它滅掉，卻轉動着那螺絲，使燈心上下移動。燈裏的火頭起初幾乎完全不見了，接着重新出現；於是黑暗繞床跳動着，從各個角落裏衝向床前，接着又跳回到角落裏去。伊利

亞守望着那想來掩蓋他的，不可捉摸的黑色波浪，像這樣娛樂他自己一個長時間，睜開大眼，想穿那黑暗，像是他想用他底凝視來捕捉什麼似的。

末了，光明經過最後一次顫動就消失了，黑暗就會有一會兒充塞着這屋子，並且似乎還在顫動，似乎在它與光明搏鬥以後來不及變成靜止似的；接着在伊利亞眼前，那窗口朦朧的藍點子就顯現了。要是有月亮的話，一條一條的陰影就從那鐵窗欄投到桌上和地板上。屋子裏每一樣東西都變成如此極度地靜寂，就像是如果什麼人嘆一口長氣，每一樣東西就都會顫動似的。龍內夫把自己在毯子裏裹得很好，特別小心地蓋好他底頸子；於是光把他底臉剩在外面，他望着那屋子裏的黑暗處，一直到他熟睡。他早上起來新鮮而寧靜。當他想到昨天晚上那些獸事時，他會感到對他自己幾乎是可恥的。他會跟加烏里克一道在櫃台上喝着茶，望着他底店，就像那對他是一樣全然新奇的事物。有時保羅在工作之中跑進來看他，滿身弄得是骯髒和油膩，穿一件帶號碼的工作，一臉都是污黑和煙塵。他重新在一家鉛錫作坊工作，用錫修補壺罐，鉛錫鐵管，用錫藥錫鐵器。他老是忙着要回家，如果伊利亞要他到店裏來談一談的話，保羅就帶着一種不安的微笑答道：

「我不能！我覺得，兄弟，好像我有一隻神話故事裏的鳥兒在家裏，而牠底籠子卻不夠結實。牠整天一個人坐在那裏面，誰能說牠在想些什麼？牠底生活已經變得無聊了，我很明白這個。但願有一個孩子就好了。」

於是格拉第可夫深深地嘆息着。有一天，他陰鬱地對他底朋友說：

「我已經把水弄到我底花園裏，但是我怕它會把它浸壞。」

另一回，當伊利亞問他在寫詩不寫時，格拉第可夫微笑着說：

「是的，我指天發誓，滾它媽的蛋吧！我們不能用一隻破鞋來吃菜湯。我底貨已經完全擱淺了，我腦子裏一點點火花也沒有了。我一天到晚只想着她。當我在工作時，比方說，在動手鐸錫時，關於她的夢想就像鎔化了的鉛流似的傾入我底頭顱。你又要以為這就是詩了——哈哈！當然，那種對一切都能貫徹其主張的人是值得尊敬的。但是你瞧——我是像這個樣子——但是她是不同的。唔，是——的，那是苦了她。」

「你呢？」伊利亞問道。

「她苦，我也苦了。只要她底生活稍微快活點就好了！她慣於一個快樂的生活，這就是使她苦的道理！她老是夢想錢財。」要是，「她說，「我們能從什麼地方弄些錢來的話，什麼都會改變的。」我是一個傻子，」她說，「我應該去搶一個什麼商人。」就這樣她因為可憐我，就講出這些胡話。我明白這個。這苦了她了。」

保羅忽然急起來就跑開了。

常常，那襤褸得衣不蔽體的鞋匠來看伊利亞，臂膀下挾着他那不可分離的手風琴。他告訴伊利亞關於非立蒙諾夫公寓以及夾可布的一切事情。培兒斐緒卡消瘦，飢餓，頭髮蓬亂地，靠牆站着一字一句地說出他那離奇的句語。

「培諸哈已經結了婚，他底老婆像一株甜菜根，而他底拖油瓶卻像紅根蘿蔔！整個菜園他全有了，真的！他底老婆又矮，又胖又紅，而她底臉有三層樓；她有三層下巴頰，但只有一張嘴。她那對小眼睛跟那養得非常好的肥豬底眼睛一個樣子，小得不能向上看。她底兒子高大而發黃，戴着眼鏡。他是一個貴族！他叫做沙瓦。他用鼻子說話，在他母親面前，他那樣子是夠神聖的，但是在她背後，他

卻預備作一切壞事。他們這一整批人都是第一流的朋友！夾可布那樣子就像是一個吃驚了的蠶蟻似的，想躲開到什麼洞窟裏去。他秘密地喝酒，這可憐的傢伙，並且用盡了他底力量咳嗽。我猜他底父親已經把他底膽子傷得很可以了！他們在吞食他。他是一個軟弱的孩子——他們不會絞死他，別擔心，但卻會把他生吞活剝掉。你底叔叔有信從基輔來。依我看，他是全然白白地辛苦了，我想他們不會讓那駝背進天堂的馬第沙已經完全喪失了她底脚底功用，她得在一把椅子上用輪子推着走。她從善堂裏雇了一個瞎子，把他套在她底椅子上，像一匹馬似的指引着他——這夠讓你笑的了！但是她還是一樣賺錢過活，她是一個好女人！這就是說，要是不曾有過那樣一個絕好的老婆的話，我一定會娶這個馬第沙的！我可以筆直說，世界上只有兩個真正的女人——這是說有一顆溫暖的心的我底老婆跟馬第沙。不消說她喝酒，但是爲什麼一個好人不喝酒呢？一個好人總是一個醉漢呢。」

「那麼馬緒卡呢？」伊利亞提醒他道。

一提到他底女兒，鞋匠所有的諧談與笑容就都消失了，就像秋風吹盡了一棵樹上所有的枯

葉似的。培兒斐緒卡底嘴唇發抖，他底黃臉顯得悽慘起來，他帶着窘促的聲音說：

「關於她我什麼都不知道。克倫諾夫筆直告訴我：「就打這裏走過也別想，你來，我就會把她弄成不像一個樣子！」伊利亞·耶可夫里奇給我一點錢去喝一盅。」

「你是在毀滅着呢，培兒斐里。」伊利亞悼惜地說。

「我在毀滅，真的。」鞋匠同意道，平靜地，「當我死時，許多人一定會爲我傷心。」他確信地繼續說，「因爲我是一個快樂人，也愛使別人發笑！他們全都什麼也不幹，只是哀哭着：「啊！」和「啊！」「罪惡！」和「上帝！」當我對他們唱歌時就笑了。你犯了值一戈比克的——是死，你爲一千盧布犯罪——你也是死，並且魔鬼也將完全一樣地來磨難你。世界上一定要有一個快樂人，一定要有的。」

一面笑，一面開着玩笑，帶着一個激怒的表情，看來像一隻拔了毛的老鸞似的，最後他會跑走掉；而伊利亞，看着他出門以後就微笑着搖着他底頭。他可憐培兒斐緒卡；但卻知道他底憐憫底無用，並且此外還使他苦惱。龍內夫沒把過去擲在後面很遠，任何足以提醒他的事情都在他心裏引

起一種不安；他像是一個十分疲倦的人，他正在休息，投在一陣清風的懷抱裏，但是那秋天的蒼蠅，討厭地繞着他底頭嗡嗡，不給他一點安靜。當他跟保羅談話，或是聽着培兒斐緒卡底故事時，他帶着興趣微笑着，搖着他底頭，但卻耐心地隨時在等他們走開。有時他聽着保羅時覺得發愁，覺得不舒服，在這樣的時候，他就趕快塞錢到他手上，再聳聳肩說：

「有什麼別的方法我能幫助你的呢？我想勸你跟維拉決絕。」

「我不能跟她決絕，」保羅靜靜地說，「一個人可以把他所不需要的弄開，但是我需要她，旁的人也需要她。他們把她從我拉開——就是這麼一回事。也許我愛她不是用的靈魂，而是由於忿怒與仇恨。在我底生命中，她是最好的，她是我僅有的一點快樂。我的一定要把她放棄嗎？那麼給我剩下的還有什麼呢？我不會讓他們佔有她的，你別擔心！我會殺掉她，卻不會把她放棄。」格拉第可夫面色轉紅，一面緊緊地攢着他底拳頭。

「你注意到有什麼人在她周圍打主意嗎？」

「這我卻沒注意到。」

「那麼你在說誰呢？他們正在把她拉走？」

「有一種勢力是想從我膀臂中把她拉走的。啊，魔鬼！我父親因為一個女人死了，我想這也會成爲我底命運。」

「要幫助你是不可能了，」龍內夫說，感到一種滿足。比起培兒斐緒卡來，他是更同情保羅的，而當格拉第可夫忿怒地說着時，一種對於某個人的忿怒也在伊利亞心中燃着了。但是那分散着痛苦以及破壞保羅底生活的仇敵卻找不到——他是看不見的；並且龍內夫知道他底忿怒底不必要，是跟他那對於人們的憐憫和其他仁慈的感情底不必要完全一樣的，而有這種感情在他都似乎是無用的，多餘的。同時保羅皺起他底眉頭，陰沉地說：

「我知道你不能幫助我。你怎麼能幫助誰又能幫助我呢？我們在上世界上都是孤獨的。命運說過：作工，忍耐，而且沈默。隨後吐出你底靈魂，鬼再把你帶走！」

接着注視着伊利亞底臉，他堅決地繼續着，帶着不祥之兆的確信：

「嚇，你已經爬進一個角落坐安穩了。但是我告訴你——有人爲了腦子裏盤算怎麼把你趕

出去，正晚上不睡覺呢。」

「唔，不見得。」伊利亞冷笑一聲說，「我會自己站立起來。征服我是不容易的。」

「啊，你這就夠了。你以為你會一輩子作買賣嗎？」

「那麼另外我能幹什麼呢？」

「你會被驅逐！再不然你會自己把它丟掉。」

「就看我把它丟掉吧！」伊利亞笑着說。

但是格拉第可夫不放手。他固執地分辯着，嚴厲地看着他朋友底臉。

「我告訴你，你會把它丟掉的。一輩子，安靜地坐在一個角落，這不是你底個性。一定的，你要是沉溺於醉酒，就會把你自已毀掉——一定有什麼事會發生在你身上。」

「這又爲什麼呢？」龍內夫吃驚地叫道。

「就是這樣。一個和平的生活不適於你。你是一個有一顆人心的好孩子。有這種人：他們一輩子都享受着上好的康健，從來不生病，但是突然他們倒下了。」

「他們倒下怎麼了？」

「他們倒下死了。」

伊利亞笑了起來，接着欠伸着他自己，伸直他那強壯的肌肉，打了一個大呵欠。

「那是胡說！」他說。

但是在晚上，當他坐下喝茶時，他不覺記起格拉第可夫底話，就開始思索他跟亞烏通諾莫夫太太的商業關係。被她那開一家店鋪的提議弄得過分歡喜了，他曾經同意了所有他們底條件；於是忽然這對他明白起來了，就是說，雖然他放了波盧厄克朵夫底四百盧布在生意裏面，他與其說是像她底合夥人，不如說像是一個店夥，因為他必得交一筆清賬給泰提亞娜。這個發現使他又驚又怒。

「哈哈！你吻我原來爲的是能夠更容易到我口袋裏來伸手啊！」他肚子裏對泰提亞娜說。於是他決計立刻把他所有剩下的錢都放到生意裏去，從他底姘頭把這店買了出來，斷絕那親昵的關係。這決定是容易做的。泰提亞娜在前對他似乎已經是一個累贅了，但是最近他甚至已經感到

她對他已變成了一個負擔，他不慣於她底溫存，有一次他筆直對她說：

「你是一個怎樣不怕羞的啊，泰提亞娜。」

但是她只是笑着回答他。

她還是照常告訴他她那一階級底人們底生活，於是有一天，伊利亞困惑地說：

「如果你所說的全是真的，泰提亞娜，那麼你那適意的生活簡直當不上一齣惡劣的滑稽

戲。」

「爲什麼那是快活的？」亞烏通諾莫夫太太聳聳肩說。

「對了，很快活，我該說！白天除了搶麵包屑沒有別的，到晚上——荒淫，這總有些兒不對。」

「你夠多麼天真！」泰提亞娜叫道，「好，聽着吧！」

於是她又開始讚揚這中產階級的乾淨而適意的生活，稱讚它，並且告訴它底所有的殘酷與污穢。

「但這是好的嗎？」伊利亞問道。

「好一個怪傢伙！我不說它是好的，不過我說如果不是這樣的話，那生活就會是愚蠢的了。」

有時她向他說教：

「這是你不再穿這種印花棉布襯衫的時候了。一個中等人應當穿亞麻布的裏衣。請你聽我怎麼用字，記住。你不應當說「甬」，要說「不用」。再你不應當說「別」，而應當說「不要」。這些都是鄉下佬底話，而你不再是一個鄉下佬了，雖然你還不夠文雅。」

她愈來愈時常不斷地對他指出那在他，一個農民，跟她，一個受過教育的女子之間的分別，這叫伊利亞很不高興。當他跟奧林姆匹亞達同居時，他有時會感到這女人對他是像一個良好的侶伴似的可親的，並且有時在他，曾以為他是用平靜的愛情去愛她的，泰提亞娜卻從來沒引起他對她的一種侶伴的感情；他知道她是比奧林姆匹亞達更有趣，他好奇地觀察她，卻失去所有對她的尊敬。當他和亞烏通諾莫夫夫婦同住時，他有時聽見泰提亞娜在睡前作禱告：

「我們在天上的父，」從板壁後面傳來了她底急促而響亮的低語，「給我們每日的糧食，恕免我們底罪過，」吉利克，起來關上廚房門，我在地板上覺得透風。」

「你爲什麼跪在地板上呢？」吉利克問道。

「住嘴，別擾亂我。」於是伊利亞又聽見那匆促的「心不在焉」的低語。

「上帝啊，讓你卑微的僕人底靈魂安息吧，烏拉斯，尼可拉斯，蒙克馬兒打里，幼多克西亞，馬麗；
上帝啊，保佑泰提亞娜，吉利克，塞拉非因平安。」

她禱告底急促叫伊利亞不高興；他知道她禱告是一點沒有禱告的誠意的，只簡單地由於習慣。

「你相信上帝嗎？泰提亞娜。」有一天他問道。

「什麼話！」她吃驚地叫道，「當然我相信呀。你爲什麼問？」

「沒有什麼。你想那樣死快地把他了事。」伊利亞微笑道。

「第一，你不應當說，『死快』；你可以說，『很快』；第二，我做了一天以後做得那麼疲倦，上帝對我底怠慢除了饒恕以外不會再有別的。」

接着做夢似的舉起她底眼球，她確信地加上說：

「他會恕免一切，他是慈悲的。」

但是當奧林姆匹亞達禱告時，她靜默地禱告一個很長的時間。她在聖像面前跪了下來，垂下頭，就這樣呆着不動，好像她給變成石頭了似的。她臉上充滿了悲哀與嚴肅，並且她從來不回答問話。

現在，當伊利亞明白了在開店這件事上泰提亞娜很巧妙地欺騙了他時，他對她感到一種幾乎憎惡的東西。「如果她對我是一個漠不相關的人，她可以這樣做，」他想到，「每一個人都是想欺騙別人的。但是她是有幾分像是我底老婆的人；她吻我，擁抱我。卑賤的貓！只有騙子底行為纔是這樣的，就是騙子們也不都是這樣。」

他對待她變成冷淡而猜疑，用種種藉口，拒絕和她會面。

正在這時，另外一個女人走進他底生活。她是加烏里克底姊姊，有時到店裏來看她底兄弟。她高大，纖弱，長得很勻稱，但是不美，並且雖然加烏里克告訴他她是十九歲，但在伊利亞看來，她似乎年紀大得多。她底臉是長的，黃而消瘦；並且她底前額上有許多纖細的皺紋。她那鳥形的鼻子似乎

專生氣而張大着她那小嘴上的薄薄的嘴唇老是緊閉着。她說話說得很清楚，但是好像不願似的，含在牙齒裏；她走動得很快，把她底頭向後扔着，好像她是在驕傲她底美貌似的；但是也許那是她那厚而長的黑辮子把她底頭往後拉成那樣的。這位姑娘底大而黑的眼睛有一種嚴厲而莊重的表情，而她那全身的氣氛傳達出一種直率的不可屈的精神。龍內夫在她面前覺得羞慚，她對他似乎是傲慢的，卻使他感到尊敬。每一次當她來到店裏時，他恭敬地讓給她一張椅子，說：

「請坐。」

「謝謝你。」她簡慢地答道，向他點點頭坐下。龍內夫偷偷地觀察她底臉貌，那和他所看見過的女人底臉貌全然不同。她那已經襤褸不堪的褐色的衣裳，她那帶補綻的鞋子跟她那黃草帽也是一樣。她坐着跟她底兄弟談天，她那右手的長指頭，老是在她膝上迅速無聲地敲着，同時用左手在空中揮旋着她底書底皮帶。看見這穿得這樣破舊的姑娘，在伊利亞是奇怪的。在店裏坐了一兩分鐘，她就對他底兄弟說：

「好了，再見吧。別犯錯事啊。」

接着默然向那店主點頭，她就帶着一個勇敢的兵士向前去打仗那種步態走了。

「你有一個多麼莊嚴的姊姊啊！」一天龍內夫對加烏里克說。

加烏里克皺着他底鼻子，張大眼睛，咧着嘴唇，他底臉帶着一種可笑的躁急的表情，非常容易叫人想到他姊姊底臉貌。接着他笑了一下，向伊利亞解釋道：

「這是她底外表。但那是假裝的。」

「但是她為什麼要假裝呢？」

「啊，她高興這樣！我也能照我底高興做出隨便什麼臉貌。」

這位姑娘非常叫伊利亞感到興趣。他跟他曾經對烏拉齊厄夫娜所想過的一樣去想她。「娶

這樣一個是不錯的。她一定有一顆良心。」

有一天她帶來一本厚書，對她兄弟說：

「瞧，讀這個吧，這是很有興趣的。」

「這是什麼？我可以看看嗎？」伊利亞客氣地說。

她從她兄弟手上把書拿了過來給龍內夫說：

「唐·吉訶德，一個勇敢的騎士底故事。」

「哦！我讀過很多關於騎士的書，」伊利亞恭敬地微笑道，注視着她底臉。她蹙起眉頭，開始急促地帶着冷淡的聲調說：

「你讀過童話。但這是一本又好又有才智的書。在這裏描寫着一個人，他獻身去保衛所有那些因人類底不公正而產生的困苦而被壓迫着的人們；這人隨時都準備着爲旁人犧牲他自己底性命，你知道嗎？這書用一種寫那書那時代不得不用幽默的風格寫出，但是你卻應當嚴肅而細心地去讀它。」

「這就是我們讀它的態度。」伊利亞說。

這姑娘跟他說話這是第一次，因爲這個緣故，他感到一種不平常的愉快，笑了起來。但是她看了他一眼，冷冷地說：

「我想你不會歡喜這本書。」

就走了。在伊利亞，好像她說「你」字說得分外清楚。這可把他擾亂了，於是他生氣地對那正在看那書中的插畫的加烏里克說：

「喂，這不是讀書的時候。」

「但是沒有客人呀。」加烏里克答道，不關上他底書。伊利亞望着他沒有話說。在他腦子裏響着那姑娘關於那本書的話；但是對這姑娘自己，他不高興地想道：

「一個多麼傲慢的傢伙！」

二六

時間滑走下去。伊利亞站在櫃台背後，擰着他底髭鬚，出賣他底貨物。但是日子對他似乎過得很慢。有時他想關上他底鋪子去散一回步，但是他知道這樣會影響他底生意，就沒那樣幹過。至於晚上也是不便於他走開的。加烏里克害怕一個人留在店裏，並且把店交在他手上也是危險的：他或許會因一個不小心而着起火來，或是讓流氓跑了進來。生意做得還不壞，因此伊利亞開始想到，也許一個內助是必要的。他跟亞烏通諾莫夫太太的親昵，聽其自然地變成淡薄了，而泰提亞娜對這也似乎滿不在乎。她快活地笑着，仔細地查看着每天的眼目；而當她坐在伊利亞屋子裏撥弄那算盤珠子時，他覺得這個鳥形面孔的女人於他是可憎的。但是有時她在他眼中出現，歡欣，活潑，玩笑

着，瞟着她底眼兒，還管伊利亞叫她底保護人，於是他又被誘惑了，而他所稱爲淫穢的一種糾纏復活了。有時吉利克走進來，把他自己粗忽地安坐在靠櫃台的一張椅子上，如果有什麼年輕的女裁縫當他在那裏的時候來買東西，他就跟她扯七搭八地談笑。他已經脫下他底制服，穿着一套生絲的衣服，把他如願地受僱於商人的事引爲驕傲。

「我底薪水是六百盧布，我外賺得的也是一樣多，有着最恰當的享受。這是不壞的，是不是？我謹慎而合法地謀利，呵呵！我已經搬了家，你知道嗎？現在我們有很好的住所住屋了。我們雇了一個廚娘——她底菜真弄得好，這傢伙。秋天我們要請客玩牌，那真是說不盡的快活。日子愜意地過着，我們既然有兩個玩牌的人，我底女人和我，我們就會贏錢，我們中的一個總會贏的。那麼那贏來的錢就拿去抵償那接待客人的花費——呵呵！我底好朋友！這就是所謂節儉而愉快的生活。」他把自己更其粗忽放在椅子上，抽上一根雪茄，噴了出來，接着低聲繼續着：

「不久以前，我到鄉下去過，你聽見嗎？我告訴你，那裏的姑娘是那樣的——嚇！你知道，天然的小孩子，那樣結實，你簡直捏不動她們，那班小蕩婦，並且所有這些都是便宜的，真見鬼！一瓶酒，一磅

薑餅，她就是你底了。」龍內夫靜聽着他，不做聲。他不知怎麼可憐吉利克起來了，卻不想想他自己爲什麼要可憐這個魁梧而樸實的傢伙，同時，當他看見亞烏通諾莫夫時他幾乎總是想發笑。他不相信吉利克那關於他底鄉村治遊的鮑史，在他看來，吉利克只是在驕傲和重複着旁人所說的。當他聽着時，要是他正在不高興的話，他就會自言自語地說：

「搶麵包屑的。」

「是的，兄弟，如他們在書上所說的一樣，在大自然的懷抱裏，在一個茅蓬底掩蓋之下戀愛起來是美妙無倫的。」

「要是泰提亞娜聽見這事呢？」龍內夫問道。

「她不會願意聽見這事的，兄弟。」吉利克狡猾地眯着眼睛答道，「她知道她應當不去聽見這事——呵呵！一個男人天然像一隻雄雞。那麼你呢？兄弟，你心裏有一位主婦嗎？」

「我承認。」伊利亞假笑着說。

「一個小裁縫嗎？對了，一個小黑女人。」

「不，不是一個裁縫。」

「那麼是一個廚娘了。一個廚娘也是好的，她是肥胖的，開胃的，而且是暖和的。」

伊利亞像真有那麼回事似的笑起來，他底笑使吉利克相信了那廚娘底存在。

「時常換換她們，時常換換她們，」他帶着一個有經驗的人底口氣忠告伊利亞。

「但是你爲什麼以爲她是一個廚娘或者是一個裁縫呢？我不配別的更好的女人嗎？」伊利亞

亞一面大笑着一面問道。

「在生活上，她們比較任何別種人更適合你底地位。你不能跟上流社會的某位太太或是小

姐有戀愛的事，現在你能嗎？」

「爲什麼不能呢？」

「啊，這是容易明白的。我不是想來得罪你，但是，親愛的朋友，你應該知道你是一個平民，一個

農人，所以這樣說的。」

「但——但是她是一位太太。」伊利亞說，笑得喘不過氣來。

「好一個笑話！」吉利克叫道，接着也大笑起來。

但是當亞烏通諾莫夫走了以後，龍內夫一想到他底話，就感到自己是被傷害了。這對他是很明白的：雖然吉利克是一個好心腸而且可笑的人，他卻以為他自己是一個例外的人，不跟伊利亞平肩，而比他好，比他高；同時以為他跟他底老婆給了伊利亞許多恩惠。培兒斐緒卡告訴他，說培兒斐緒卡底事業，管他叫流氓，並說夾可布告訴培兒斐緒卡，說從前他，伊利亞是好些，忠實些，不像現在這樣裝腔作勢；並且加烏里克底姊姊也使伊利亞信服他不是她一階級的人。她是一個郵差的女兒，穿得幾乎襤褸不堪，但是她看着他卻像是她討厭他跟她自己一樣活在同一地球上似的。自從他開店以來，伊利亞底自我意識已經變得比以前還要更敏感了。他對這不漂亮但卻古怪的姑娘的興趣不住地增長，他想要知道這衣服穿得很壞而他在她面前卻那麼畏縮那個窮姑娘底傲慢的神情是從哪裏來的。她從不打先跟他說話，這傷了他底感情。她底兄弟以一個童僕的地位在他店裏做事，就是僅僅爲了這個理由，她也應當看待他這店老闆比較客氣一點呀！一天他對她說：

「我正在讀那本唐·吉訶德的書。」

「唔，那麼你歡喜它嗎？」她連看也不看他問道。

「很喜歡，真的。真可笑——他是那麼一個可笑的傢伙。」

這時她望着他了。在伊利亞，好像她那雙傲慢的黑眼充滿了恨意而膠在他臉上了。

「我知道你會說像這樣的話。」她慢慢地清楚地說。

在這話裏，伊利亞感到一種觸惱，責罵和不友誼的東西。

「我是一個沒受過教育的人。」他聳聳肩說。

她沒言語，好像她沒聽見他。於是，再一度，那會有一個長時間沒侵襲過他的心境，又把他占據了。他對人類充滿了忿怒，一面深深地長久地想着公道，他底罪過，以及那在未來等着他的事情。這最後一個問題以一種特殊的固執煩擾着他。在這些日子裏，一般地說，他是歡喜他底店鋪和他底生活方式的。跟他以前的生活比較起來，這個生活是乾淨和平而自由的。但是他能像這樣永遠過下去嗎？從早到晚，植立在店裏，再在寂寞中坐下喝茶，孤獨地跟他底思想在一起，接着上床睡覺，再

接着第二天早上醒來，又走進店裏去。他知道許多做生意的人，事實上也許是無論什麼人都完全像這一樣地過活着，不過或許他們全都是結過婚的，並且有小孩子，喝喝「伏打卡」，玩玩紙牌；他們中卻不像有像他這樣的人，在他底內面和外面的生活上，他有很多理由把他自己當作一個例外的人，跟別人不同。生意人不能使他滿足，有些像吉利克一類的人，他們對自己所做的無論什麼都驕傲，除了店鋪以外不談旁的；另外一些卻公開地欺騙。有一天，把這事想着時，他記起來可布底話：

「願上帝使你遠離幸運——你是貪婪的。」

這話於他，似乎是深深地觸怒的。他不是貪婪的，他僅僅要想生活在清潔與和平中，而且被旁人尊敬，不要弄到處處好像人家在說：

「我比你更高，伊利亞·龍內夫，我比你更好。」

接着他開始思想在未來等着他的的是什麼。他爲那謀殺案會不會被懲罰呢？有時他想，如果一種懲罰爲了他那椿罪過降到他身上的話，那是不公正的。他沒希望過扼死那商人，「什麼都是總

其自然而發生的，」他對他自己說了一百次。許多凶手，騙子和強盜住在城裏，每一個人都自知他們是自願的凶手，騙子和強盜，但是他們還活着，儘量享受着生命底歡娛，卻沒有懲罰課與他們。

但是要想公正——對於一個人底每一椿罪過都應當由那犯罪者來償還的。並且經上說：「他報應他，他會知道它的。」這些思想重新開裂了他心裏的舊創，於是他燃起一種去報復他那被毀了的生活的狂暴的渴望。有時這些思想鞭策着他去幹一些拼命的事情，或許把非里蒙諾夫底房子放起火來，等到燒了，人們從各處奔來時再叫道：

「放火的是我！扼死波盧厄克朵夫的也是我！」

人們會逮住他，審判他，把他流放到西伯利亞去，如他們曾經流放他底父親一樣。這使他反感。他把他底復仇的渴望轉變成願望着把他跟吉利克底老婆的關係去告訴吉利克，或跑到克倫諾夫那裏去打他一頓，爲了他磨折馬夏。

有時躺在他床上，在黑暗中，他聽着那深沉的寂靜；在他，似乎每一樣東西都將陡然間顛倒搖蕩，在一陣狂暴的旋風裏旋舞起來，發出嘩然的巨響。這陣旋風將把他抓起，像一片葉子從樹上落

下，使他打着轉，再把他毀掉；於是龍內夫因一種未知的什麼東西底預感而戰慄。

一天晚上，當龍內夫剛要關店門的時候，保羅出現了，一句寒暄都沒有，就以一種沉靜的聲音說：

「維拉跑掉了。」

他在一張椅子上坐下，把肘子撐在櫃台上，輕輕地啣哨着，望着街上。他底臉似乎變成石頭了，但是他那淡色的小鬍鬚卻像一隻貓底鬍鬚似的動着。

「跟什麼人在一起嗎？」

「我不知道。她走了已經三天了。」

伊利亞看着他沉默着。保羅底平靜的臉色和聲音，沒讓他看出格拉第可夫對他底情婦底逃走取什麼態度；但是他感到在這平靜之下有着一種不能更改的決斷。

「你想怎麼辦？」他低聲問道，看見保羅不想說話。格拉第可夫停止啣哨，接着並不轉向他底朋友，他簡截地宣佈道：

『我要殺死她！』

『你又來玩你底老把戲了。』伊利亞生氣地揮着他底手叫道。

『我爲她已經心碎了。』保羅用低沉的聲音說，『這是刀。』他從他底襯衫裏搜出一把切麵包的小刀，在他底面前晃着。

『我只一下，就要把它穿過她底喉嚨。』

但是伊利亞抓住他底手，從他手裏把那刀搶出，拋在櫃台背後，忿忿地說：

『你真像一條對一隻蒼蠅用武的公牛。』

保羅從他底椅子上跳起，跟他面對面。他底眼睛忿忿地閃閃着，他底臉歪扭着，他底全身戰抖着；但是他重新跌坐在椅子上，輕蔑地說：

『你是一個傻子。』

『你纔是絕頂聰明的。』

『那力量不是在刀子上，而是在手上。』

「好，去幹吧！」

「並且如果我底手還不行，我會用我底牙齒撕碎她底喉嚨。」

「好傢伙！多麼可怕！」

「別跟我說話，伊利亞。」保羅重新平靜地低聲說，「任憑你相信我不相信，但是別嘲弄我。我底命運已經嘲弄我夠了。」

「但是你要想想，你這怪傢伙。」

「我已經想了兩年了。我什麼都想過；但是我要走了。跟你談有什麼用處？你是滿足了，因為這個緣故，你不是我底朋友了。」

「你是在發洩你底瘋狂。」伊利亞責備地叫道。

「我是肉體與靈魂都在餓餓着。」

「我真奇怪人們底說話。」伊利亞譏諷地說，聳聳他底肩，「一個女人在男人看來是一個畜牲——她有點像是一匹馬。」你願意拉我走嗎？他說，「好，吃點辛苦吧，那麼我就不打你。啞，你不

願意嗎？」在她頭上就來了一下！但是你們這班魔鬼！一個女人也是一個人，她是有她自己底個性的。」

保羅看了他一眼，嘎聲大笑起來。

「那麼我是什麼？我不也是一個人嗎？」

「但是你斷不應當公正呢？」

「啊！滾你這些公正的蛋吧！」格拉第可夫狂怒地叫道，「你可以公正；對一個滿足的人，那是沒有妨礙的。你聽見了嗎？好，再見吧。」

他很快地走出店門，出門時他取下他底帽子。伊利亞從櫃臺後跳起來追着他，可是格拉第可夫已經走到街上去了，他手裏的帽子激昂地揮動着。

「保羅！龍內夫叫道，「站住。」

他沒站住，甚至也沒回顧一下，隨即轉入一條小巷不見了。

伊利亞慢慢地走回櫃臺裏來。感到他朋友底話使他底臉發燒，好像他向過一座火熱的爐子

似的。

「他夠多麼傲劣！」加烏里克底聲音響着。

伊利亞微笑。

「他準備去殺誰？」加烏里克問道，走向櫃臺來。他指靠着他底手，他底頭向後擲着，他那凸凹不平的臉是紅的。

「他底老婆，」伊利亞望着這孩子說。

加烏里克不言語了，接着擰着一把勁，沉思地低聲宣佈道：

「我們一個降舍也用煤油毒死了她底丈夫，聖誕節前後——一個裁縫，因為他總是醉酒。」

「有這樣的事。」龍內夫緩緩地說，心裏還在想着保羅。

「而這位——他真的會殺死她嗎？」

「別囉嗦，加烏里克！」

這孩子轉過身來，走向門邊，一面咕嚕着。

「但是他們還是照樣結婚，這班鬼！」

暮色已經充滿了街道，龍內夫底店鋪對面房屋底窗子點上燈了。

「是關店門的時候了。」加烏里克低聲說。

伊利亞正看着那有燈光的窗子。那些窗子底下部被花葉隱蔽，上部被窗幕所掩。穿過那花葉可以看見一個金色的畫框在牆上。當窗子打開時，「吉塔」底聲音，歌聲和響亮的笑聲流到街上來。在這所房子裏，幾乎每天晚上他們都要唱歌，玩笑。龍內夫知道，地方法院底一個職員叫做格郎莫夫的，一個帶着一部大黑鬍子，粗壯而臉色紅潤的人住在這房子裏。他底老婆也很壯實，美好地帶着一對慈和的藍眼睛。她帶着像一個神話裏的皇后樣的莊嚴的神氣在街上走着，當她說話時，她微笑着。格郎莫夫也有一個妹妹，一個年輕的姑娘，高大，黑髮，帶着一張黝黑的面孔；許多年青的官吏都婚姻她；他們差不多每天晚上在格郎莫夫家裏聚會，笑着，唱着。格郎莫夫底廚娘來買線時，訴說她對她主人的怨恨，說他們給僕人吃得很好，並且扣剋她們底工錢。這時龍內夫想道：

「舉一個例子，這裏，人們就過得很好。」

「真的，這是關店門的時候了。」加烏里克固執地說。

「好，那麼上上店門板吧。」

這孩子把門一關上，店裏就變得漆黑了。接着他很響地拉上那鐵門。

「像一座監獄。」龍內夫想道。

他那朋友講的什麼滿足不滿足近乎侮辱的話，好像用一根木刺似的戳傷了他底心。坐在茶桌旁，他忿怒地想着保羅，他不相信格拉第可夫能夠刺殺維拉。

「簡直是一樣。我完全沒有偏護她的必要。讓他們全去死吧。他們不知道自己應當怎麼過活，還不讓旁人過。」他激怒地想着。

加烏里克從茶托很響地啜吸他底茶，在桌子底下蕩動他底兩腳。

「他已經殺掉了她沒有呢？」忽然他問他主人道。

龍內夫沉鬱地望着他，說：

「喝你底茶，完了去睡。」

茶炊噉噉地嗚嗚地叫着，活像它正準備着跳開那桌子。在隔壁那開着的窗子外面迴蕩着怒叫的聲音：

「尼方提，尼——方——提——」

突然一個黑影在窗前停下，接着一個戰抖的聲音問道：

「伊利亞·耶可夫里奇住在這裏嗎？」

「是的。」加烏里克叫道，從椅子上跳起，竄到門邊，那麼迅速，以至伊利亞來不及向他說一句話。

「這一定是她！」他高聲竊語道，握住門上的把手。

「誰？」龍內夫也用半低語問道。

「那個他要殺的。」

他拉開那門，接着一個穿着印花布衣服，頭上帶着一塊手帕的女人底瘦弱的身影，在門上出現。她用一隻手扶住門框，而用另一隻手拉着那蒙住她底頭的手帕角。她站在路旁，似乎她預備走

開。

「進來。」龍內夫用不高興的聲音說，望着她卻不認識她。被他底聲音一驚，她抬起她底頭，她那蒼白的小臉微笑着。

「馬夏！」伊利亞叫道，從他底椅子上跳起。

她溫柔地笑着，接着扣上門鈎，向他走來。

「你不認識我，你連認也不認識我了。」她說，站在屋子當中。

「主耶穌基督！但是叫我怎麼能認識你呢？你像個什麼啊！」

他帶着過分的禮貌握着她底手，把她領到桌旁，彎身在她面前，呆望着她底眼睛，說不上她到底像什麼。她是不能相信地枯瘦，走路時就像她底兩腿會在她底體重之下折斷似的。

「你從哪兒來的？你累了嗎？啊，親愛的！一個什麼姑娘啊！」他咕嚕着，把她小心地放到一張椅子裏，再注視着她底臉。

「這就是他——」她說，望着伊利亞底眼睛笑了一下。當他接觸到她底眼光和微笑時，他底

心痛苦地收縮着。

當她坐到燈光下時，他可以看清她底面貌。她靠在椅背上，兩隻瘦手下垂，頭歪在一邊，她那深陷的胸急促地呼吸着。她似乎是無實體的，或者她僅僅是用骨頭架成的。她那印花布的衣服顯露出她那突骨的肩膀，肘子和膝蓋底線條。她底瘦臉看來都覺可怕。那青色的皮膚緊緊地在她底前額上，頰骨上以及下頰上纏住，因為這個緣故，她底嘴是半開着，因為她那薄薄的嘴唇不能掩蓋她底牙齒，在她那張小而長的臉上，安上了一種沉重的痛苦與恐懼的感情。她底眼睛露着死色。

「你生過病嗎？」伊利亞問道。

「沒有，」她慢慢地答道，「我是滿好的。那是他把我弄成這樣的。」

「你底丈夫嗎？」

「是的。」

她那遲緩而輕微的句語哀哭似的響着，同時她那露出的牙齒使她底臉顯得有點像魚類底或是死人底的样子差不多；她好像是用着那有時可以在一個死人臉上看見的微笑在笑着。

加烏里克站在馬夏身旁望着她，嘴唇緊閉着，眼中帶着恐怖。

「去睡。」龍內夫向他說。

這孩子走進店房裏，瞎忙了一會兒，隨後又在門邊出現。馬夏坐着不動，只是她底眼睛從這樣溜到那樣，從那樣又溜到這樣，在她底眼眶裏吃力地轉動着。龍內夫給她倒了一點茶，望着她，找不出一點什麼來問他底女朋友。

「唔——他真的磨折了我。」她說。她底嘴唇顫動着，接着她把眼睛閉了一會；等到她打開眼睛時，兩顆沉重的大淚珠從她底眼毛底下滴了下來。

「別哭，」伊利亞說，把他底頭轉向一旁，「不如喝點茶，再告訴我一切，你會覺得好一點。」

「我害怕他會來。」馬夏搖着頭說。

「我們會趕他出去。」伊利亞說。

「他是精壯的。」馬夏警告他說。

「你是從他逃開的嗎？」

「是的，這是第四次。當我再也受不了的時候我就逃走。上一次我想把我自己投到井裏去，但是他們抓住了我，於是打我，磨難我。」

她底眼睛被她底回憶所威脅，恐怖得睜大起來，她底下巴顫抖着；低下頭，她低聲說完道：

「他打我的脚，只差沒有打斷。」

「啊！」伊利亞叫道，「但是你爲什麼不想點法子呢？你沒有舌頭嗎？給警局一個報告，「他虐待我，」你說！他會因此而受審判——再投到監獄裏去！」

「是的。但是他自己就是審判官。」馬夏絕望地說。

「克倫諾夫嗎？他怎麼能當審判官！你在說什麼？」

「我知道他是的！他不久以前，曾坐在法庭裏辦了兩星期的公——一直審判着。他回來又餓又生氣。他用鐵鉗把我底乳房鉗住，開始扭着轉着，好像那是一塊鐵片——看！她用發抖的手指解開她底衣裳，給伊利亞看那平整瘦小的乳房，上面滿是黑色的斑點，那樣子像是給嚼過了似的。」

「穿上你底衣服，」伊利亞陰沉地說；看着那鱗傷的可憐的身體，於他是不愉快的。他很難相

信那坐在他面前的就是他底遊玩的伴侶，迷人的小馬夏。她露着她底肩，用一種不調和的聲音說：

「看，他是怎麼傷了我底肩膀！還有我底全身——他把我捏得又黑又青。」

「但是爲了什麼緣故呢？」龍內夫問道。

「他是野蠻的——你不愛我，」他說。就捏我。」

「或許你嫁給他時已經不是一個處女了？」

「爲什麼？怎能？我跟你，跟耶夏同住著，從來沒有人動過我。就是現在我就受不了這件事——

這事害了我，使我疼痛，我討厭它，我總是覺得不舒服。」

「安靜點，馬夏。」伊利亞柔和地說。

她不言語了，坐在椅子上，像是她又變成石頭了。乳房裸露着。

伊利亞從茶炊後面瞥了她那枯瘦鱗傷的身體一眼，重說道：

「扣上你底衣服吧。」

「我在你面前一點不覺得害羞。」她用沉重的聲音答道，開始用發抖的手指扣上她底短衣。

說：

一切都靜寂。隨後從店房裏聽到很響的飲泣聲。伊利亞站起來走向門邊，把它關上，不高興地

「別哭，加烏里克，去睡！」

「是那孩子嗎？」馬夏問道。

「是的。」

「他在哭嗎？」

「是的。」

「他害怕嗎？」

「不，他是傷心，我猜。」

「爲誰？」

「爲你。」

「哦！」馬夏冷冷地說；她那沒有生氣的臉保持着不動。隨後她開始喝茶，她底手捧着那茶托

子在她底牙齒上敲擊着。伊利亞從茶炊背後看着她，不知道他是不是可憐她；但跟她在一塊兒是痛苦的，他恨恨地想着她底丈夫。

「你預備怎麼辦呢？」經過了一個長久的沉默，他問道。

「我不知道，」她嘆了一聲說，「我能幹什麼呢？我要歇息，但這麼一來，他們又會逮住我。」

「你應當去喊冤，」龍內夫堅決地說，「他爲什麼要虐待你？誰有權利虐待一個人類？」

「他對他底前妻也是這樣的。」馬夏說，「他把她底頭髮綁在床柱子上，同樣地捏她。有一回我正在睡覺，忽然有什麼使我發痛。我睜開眼叫了起來。原來是他點着了一根火柴，把來放在我身上。」

龍內夫從他椅子上跳起來，開始大聲粗暴地說着。他說她在第二天就應當到警局裏去，現出她所有的傷痕，要求她底丈夫應受審判。

她聽着他底話，開始不安地在她底椅子上動着，恐怖地四顧，接着說：

「別這樣叫——別這樣叫，請你。他們會聽見你的。」

他底話只有使她恐怖。他馬上想起來了，而且明白地想起這姑娘不久以前是那樣的充滿了生命力和歡樂，現在卻被虐待得幾乎要死，並且因毆打而變得這樣呆鈍，以至她完全失去了人形。

「唔，好的。」他說，重新在他底椅子上坐下，「等我自己想想這事。我會想到方法的。而你，馬緒卡，你可以在這裏過夜，你聽見嗎？」

「我聽見。」她低聲答道，四面看看這屋子。

「你可以睡在我床上，讓我到店房裏去。等明天，我——」

「我現在就想躺下——我累了。」

他默默地把桌子從床前移開，於是馬夏倒在那床上；她想把自己在毯子裏包裹起來，但是不能，隨即孱弱地微笑着說：

「我夠多麼可笑，我簡直像是喝醉了似的。」

伊利亞把毯子拋覆在她身上，把她頭底下的枕頭調弄好，隨後想到店房裏去，但是她焦慮地

說：

「別走開。同我坐一會兒。我害怕一個人。我好像看見各種各樣的東西似的。」

他在她身旁的一張椅子上坐下來，看着她那紛披着鬚髮的蒼白的面孔，轉過臉去。看見她半死地在他面前，不知怎麼，他忽然覺得內愧起來。他記起來可布底請求，馬第沙關於馬夏底生活底敘述，於是他垂下他底頭。

「耶夏也被他底父親打壞了，馬第沙告訴我的。什麼命運啊！」她說。

「這樣一班父親！」龍內夫從他那緊閉着的牙齒縫裏說道，截住她那低微而無生氣的話聲，「這樣的父親應當送到西伯利亞去！你底父親跟培諸哈·非里蒙諾夫。」

「我底父親只是懦弱，什麼都不能怪他。」

「如果你不能養活你底孩子，就別生他們。」

店鋪對門那座房子裏，一些人正在唱着一曲二音合唱。歌詞穿過開着的窗口來到伊利亞屋子裏。一個強音和一個無力的低音，正滿起勁地在唱出那詞句：

「這於一個失竊者是無所知。」

「我幾乎要睡着了，」馬夏噓囁着，「這裏夠多麼好啊，又安靜又平和——他們唱得很好。」
「唔——是的，他們唱得不錯，」龍內夫陰沉地答道，「一個人活生生地被剝着，同時別的人卻唱着。」

「因之我不能振作 myself。」

「有一次——」一個高音急遽地在夜底靜寂中迴蕩着，柔曼自如地飛入雲霄。

龍內夫站起來，憤憤地關上窗子。這歌聲在他似乎非常不合時宜，使他不知道什麼緣故非常討厭。窗框碰出的聲響把馬夏嚇了一跳。她打開眼睛，抬起她底頭說：

「誰在那裏？」

「我關窗子。」

「主基督！你要走開嗎？」

「不，不，不要怕。」

她在枕上動了一會兒，重新睡着了。伊利亞底最輕微的動作，或者是外面街道上的步聲一驚

擾她，她立刻打開眼睛，在睡夢中叫道：

「就來了，哦，就來了！」

或是向伊利亞伸出她底手問他道：

「什麼人在敲門嗎？」

他重新把窗子打開了，龍內夫望着窗子外面，努力坐着不動，正在思索那幫助馬夏的好方法，憂悶地決定不讓她離開他，一直到警察來干涉這事為止。

「我一定要從吉利克那裏去從事活動。」

「我們懇求你，我們懇求你。」

從格郎莫夫底窗口跳出這響亮的歌聲，什麼人正在拍着他底巴掌。馬夏呻吟着，同時那歌聲繼續着：

「一對栗色的馬，駕配在日出時。」

龍內夫幾乎是絕望地搖着他底頭。這些歌聲，歡狂的叫喊和笑語煩擾着他。把他底肘子擱在

窗座上，他厭惡地狂怒地望着對面那燈燭輝煌的窗口，一面對自己說，頂好是跑到街上去，從鋪道上向那些窗口之一投入一塊石頭；或者是，如果他有一枝鎗，就向那些快活的人們來一陣掃射，掃射會打倒他們的。他給自己描想着那些滿是血漬的恐怖的臉，驚慌與哭叫，於是心裏帶着一種忿怒的快樂微笑着。但是那歌詞不管他願不願意，在他耳朵裏響着。他對他自己把那些歌詞背誦了一下，驚奇地發現這些快活的人們唱着的，原來是一支娼妓的葬曲。這使他吃驚，他開始更用心地聽着，對他自己說：

「他們爲了什麼在唱着這個？在這樣一個歌曲裏有什麼歡樂？什麼意思？這班傻子——去唱一支葬曲，並且還唱的是這樣一種人。這時，在這裏，僅僅離他們幾步遠的地方，卻躺着一個人已被打得快要死了。」

「好呀，好呀！」街上迴蕩着喝采的聲音。

龍內夫微笑着，看看馬夏再看看街上。這在他是奇怪的人們可以唱一個妓女底葬曲來作樂。

「瓦西利，瓦西利！」馬夏嗔語着，「我不——主啊！」

她開始在床上輾轉着，好像她正在給火炙着，把毯子掀在地下，接着伸直她底兩手，躺着不動。她底嘴半開着，她躺着直喘。龍內夫急忙屈身在她上面，害怕她正在死去；但是她底呼吸重新安了他底心，他把毯子把她蓋上，隨即爬登在窗台上，把他底臉靠着鐵柵欄，望着格郎莫夫底窗口。在那裏，他們還在唱歌——起初一個聲音，再是二音合唱，再就全音合唱。音樂與笑聲迴蕩着，女人們經過窗口，穿着白的，淡紅的和淡藍色的衣裝。伊利亞聽着那些歌，充滿了困惑，奇怪他們怎麼能唱出關於窩加，一片墳地和荒場的——遲緩而悽切的歌曲，並且怎麼能在每一曲唱罷就歡笑着，好像一點都沒那麼一回事，並且好像剛纔唱的不是他們似的。他們真能在災禍之中找到歡娛嗎？

每一次馬夏引他注意她時，他望着她，想不透在她身上將要發生什麼事情。如果泰提亞娜會忽然走來看見她呢？他覺得自己似乎被木炭煙氣窒息着似的。他害怕那歌聲，害怕馬夏底呻吟，並且害怕他自己底苦痛而不相連續的思想。當他打渴睡時，他從窗座上爬下來，把自己放平在床邊的地板上，用他底大衣蒙着頭。他夢見馬夏已經死了，躺在一處大木棚當中的地上，她底周圍站着穿白的，穿淡紅和穿淡藍色的太太們，在地面前唱歌；當她們唱哀歌時，每一個人都笑着，跟那歌聲

一點不相調和，而當她們唱歡樂的歌曲時，她們卻痛苦地哭着，悲哀地搖着她們底頭，用她們底白手帕揩她們底眼睛。那木棚裏黑暗而潮濕，角落裏站着沙委兒，鉗着一個鐵樞，用他底鐵錘大聲地錘着那燒紅了的鐵樞。什麼人在棚頂上走着，叫道：

「伊利亞，伊利亞！」

而他，伊利亞也躺在那棚裏，緊緊地被綁住，不能活動，也不能說話。

「伊利亞，起來吧！」

他睜開他底眼睛，發現保羅·格拉第可夫他正坐在一張椅子上，用他底脚推伊利亞底腿子。一片陽光照臨在屋子裏，照在桌上正在騰沸的茶炊上。陽光使伊利亞看不見東西，於是他眯着他底眼睛。

「聽着，伊利亞！」

保羅底嗓子是粗嘎的，像是經過了一個長時間的醉酒，他底臉色發黃，他底頭髮蓬亂。龍內夫看着他，從地板上跳了起來，低聲叫道：

「什麼事？」

三人

「她被捕了！」保羅搖着他底頭說。

「什麼？她在哪兒？」龍內夫問道，傾身向他，抓住他底肩膀。格拉第可夫站不住腳，失望地說：

「他們把她下獄了。」他們說她在昨天早上被捕了。

「爲了什麼？」伊利亞帶着大聲的低語問道。

馬夏醒了，一看見保羅嚇了一跳，帶着恐怖的眼光望着他。

店門處加烏里克在那裏窺探，他底嘴唇不贊同地撇着。

「他們說她偷了一個商人底六百盧布。」他底袖珍簿上「搭支票，他們說。」

伊利亞在他朋友底肩膀上推了一下，粗魯地從他身邊走開。

「他們把這些都在她那裏搜到了。」保羅啞聲說，「她給了那警佐一個耳刮子，他們說。」

「啊，當然呀，」伊利亞帶着陰鬱的微笑說，「如果你給關到監獄裏去的話，你會兩腳都釘上

鐐的。」

看見這與她無關，馬夏就微笑着，輕輕地說：

「我還巴不得給關到牢裏去呢。」

保羅看了她一眼，再看着伊利亞。

「你不認識她嗎？」伊利亞問道，「馬夏，培兒斐緒卡底女兒，你不記得嗎？」

「哦——」保羅遲緩而冷淡地說完，就從馬夏把頭轉開，而她，因為剛認出他來，正向他笑着。

龍內夫沒工夫顧到他自己了。他沒有足夠的睡眠，坐在床上馬夏底腳邊，沒盥洗，頭髮蓬亂，看着她，再看看他，覺得非常呆鈍。

「我知道，」他慢慢地說，「這全部的事是不會有什麼好處的。」

「她不聽從我。」保羅嘆聲說。

「這」龍內夫冷笑一聲叫道，「全部的事情就在這上面——她不聽從你，你能對她說什麼呢？」

「我愛她。」

「你底愛有什麼鳥用處？你能用什麼來買到它？你靠作工不能賺到夠養活她的食料，更不用

提別的。」

「這是實在的。」保羅嘆了一聲說。

龍內夫開始暴怒。在保羅和馬夏底生活中的事件引起他胸中的這些怒火，使他暴亂了；於是不知道把這份怒氣向什麼地方發洩，他就把它們向他底朋友發洩着。

「什麼人都願意生活在清潔和快樂中，她也是一樣。但是你總是說『我愛你，』這就是說，跟我同居而忍受每一樣東西的缺乏。你以為這是對的嗎？」

「那麼我應該怎麼辦呢？」保羅虛心下氣地低聲問道。

這個問題使伊利亞冷靜了一點兒，他不覺沉思起來。

「要是早用我自己底手把她殺掉還妥當一點。」保羅說。

加烏里克從店裏出現。

「伊利亞，耶可夫里奇，我要開店門嗎？」

「滾它媽底蛋吧！」龍內夫怒叫道，「在這樣的情景之下能做什麼買賣呢？」

「我礙你底事嗎？」保羅問道。

他正坐在一張椅子上，彎着腰，把他底肘子撐在膝頭上，看着地板。一條靜脈管因血充到他底腦子裏，在他底額上突出，必必地跳着。

「你嗎？」龍內夫驚叫道，望着他，「你不礙我底事，馬夏也不。那完全是別的什麼東西。有樣什麼東西，我跟你講過多次的，妨礙着所有我們這些人——你，馬夏和每一個人。我不知道那是不是我們底愚蠢，我只知道沒有安逸地過活的可能。」龍內夫環顧他底小屋子：他向馬夏看了一眼，她正躺在床上一不動，帶着一張沮喪的臉；再向店裏望去，看見加烏里克正在那裏喝茶；再從窗柵向外望到街上，接着再用一種暴躁，忿怒而粗嘎的聲音，幾乎是絕望地說：

「沒有法子活下去是不可能。地方是沒有那麼許多，什麼東西都是糊裏糊塗，都莫明其妙。當一個人給自己找到一個乾淨的角落時，他仍然沒有平安。一切不知怎麼都是虛偽的，痛苦的，可厭的。你什麼都不懂，無論什麼都傷害你。你聽見人們唱歌——這就是說他們覺得快活。但是當你心裏痛苦時，聽他們底歌唱是痛苦的。」

「你在說什麼？」保羅不望着他問道。

「說無論什麼？」龍內夫叫道，「我覺得隨便什麼東西，無論如何，都似乎沒有一點好處。也許我什麼都不懂。但是我知道我所願望的：我願生活得安逸，乾淨，誠實與快樂；我不願看見任何憂愁或是醜惡，罪惡或是任何兇狠的東西。我不願我自己——」

他停住了，臉上發白。

「怎麼呢？」保羅問道。

「不，不是這個的。我不是要幹那事的。」龍內夫繼續着，放低他底聲音。

「你只願談你自己。」保羅說。

「你能談誰呢？我倒想知道。」龍內夫冷笑一聲說，「她嗎？但她對誰是必要的——對你也是對我呢？人人都因他自己底痛苦而忍受，爲他自己而呻吟。我不是說我自己，卻是說每一個人，因爲無論什麼人都煩擾我。」

「我會走開。」格拉第可夫說，慢慢地從他底座椅上站起來。

「啊親愛的！」伊利亞叫道，「想想我這話吧，不要動氣。我也是被人虐待的。被虐待的應當互相了解，那麼誰是虐待者就會明白了。」

「我感到，兄弟，好像我頭上受了一擊，我什麼都不明白了！我替維拉傷心，並且對我，什麼都完了。我將怎麼辦呢？我不知道。」

「你什麼都不能辦，」伊利亞堅決地說，「當作她死了吧。她要受懲罰，她是同賊物一起被捕的。」

格拉第可夫重新在他底椅子上坐下。

「我說她是爲了我去幹那事的，這話行不行呢？」他問道。

「你是王子嗎？你說這話好了，那麼你也會給擲進牢裏去。但是你應當把你自己整頓一下，你不如把你自己洗一洗，而你也是一樣，馬夏——我們到店裏去，你就起來把你自己弄停當，給我們弄點茶，像你在家里似的做起事來。」

馬夏嚇一跳，隨即從枕上抬起她底頭問伊利亞道：

「我要回家去嗎？」

「你不用。一個人底家至少是他不受痛苦的地方。來，帕緒卡。」

當他們走進店時，保羅憂鬱地問道：

「她爲什麼跟你在一起？她只剩下半條命了。」

龍內夫簡略地告訴他所有的事。馬夏底故事似乎把格拉第可夫鼓舞起來了，這倒使他有點奇怪。

「這老鬼！」他罵那掌櫃的，甚至微笑着。

伊利亞站在他身旁，四面着了看這店房，就說：

「掠奪，搶劫，偷盜，酗酒，一切罪惡與暴亂——我們底生活除了這些而外，什麼也沒有！你不願要任何像這樣的事——這可全是一樣的！你一定要跟別人一道在這條河裏浮沉，並且被這河水浸濕。你必得像這樣生活着，像每一個人給註定了似的。沒有地方可以藏躲，沒有一座森林，也沒有一座寺院。不久以前，你有一次告訴我，說我底事業不會叫我滿意。」

他轉着圈向這店房揮着他底手，點着他底頭，厭惡地微笑。

「那是真的，它不叫我滿意。站在一處地方做買賣，我得到了什麼呢？我有許多煩惱，並且失去了我底自由。走出去在我是不可能的。從前我隨我底高興在街上逛着，我常時總是找一處舒服的角落坐了下來，欣賞週遭各種事物。但是現在我必得天天植立在這裏，沒有別的。」

「你要是能叫維拉當了店員的話多麼好？」保羅說。

伊利亞向他看了一眼，不言語了。

「進來！」馬夏叫喚他們。

喝茶時，他們中間沒有一個人說話。外面街道上，陽光輝煌地照耀着，小孩子們底赤腳在鋪道上啪啪地響着，賣菜的經過窗口。

「葱，綠葱！」一個女人大聲叫喚着，「鮮胡瓜！」

這是一個春天，是一個美好，溫和而光明的日子底信號，同時這間擁塞着的屋子裏有一種潮濕的氣息；有時聽見一句低沉沮喪的話聲，而茶炊反射着陽光歌唱着。

「我們好像在一個死者底紀念祭上似的。」伊利亞說。

「維拉底。」格拉第可夫加上。

他像是完全毀了。他底手疲弱地動着，他底臉色沮喪，他說話慢慢地，帶着深沉的音調。

「把你自已振作起來，」伊利亞冷冷地對他說，「讓你自己這樣下去有什麼用處？」

「我底良心苦惱着我，」格拉第可夫接上他，低頭說，「我坐在這裏對我自己說：『也許就是

我把她趕到牢裏去的。』」

「簡直說不定正是這緣故，」伊利亞無情地同意着。

格拉第可夫抬起他底頭，責怪地望着他底朋友。

「你看什麼？」

「你滿肚子的怒惱。」

「我爲什麼要心慈呢？並且究竟爲什麼我一定要溫和呢？」伊利亞叫道，「誰會給過我一點

仁慈？誰會在我頭上拍過我？或許有一個愛我的人——這也沒有什麼——一個娼妓啊！隨便哪個

都可以打我們，而我們卻還一定要柔順嗎？我纔不呢？多謝你！」

一種燃燒似的忿怒攔住了他，於是他底臉色轉紅，他底眼睛變成充血，他在一陣狂怒之中從他底坐椅上跳起，一種嘯號的願望抓住了他，用他底拳頭擊着桌面和牆壁。

他把馬夏嚇住了，她大聲可憐地像一個小孩子似的哭了起來。

「我要回家，讓我走，」她一面流淚，一面帶着顫抖的聲音說，一面急動着她底頭，好像她想把它藏到什麼地方去似的。

龍內夫不言語了。他看見保羅也忿怒地望着他。

「喂，哭又有什麼用呢？」他氣憤地說，「我不是對你叫的。並且沒有地方可去。我一定要走，一定要。保羅可以留下同你在一起。加烏里克，要是泰提亞娜來了——現在誰在那裏？」

外面什麼人敲門。加烏里克疑問地望着他底主人。

「開門。」伊利亞說。

門檻上現出加烏里克底姊姊。有幾秒鐘的工夫，她直立着不動，昂挺着她底頭，眯着眼睛，望着

他們每一個人接着一種憎惡的表情，出現在她那平板，冷淡的臉上；不回伊利亞底鞠躬，她就對她底兄弟說：

「加烏里克，跟我到外邊來一下。」

伊利亞底怒火勃發了。這侮慢以這樣的力量，使他底血衝上他底頭腦，竟把他底眼睛潤濕起來。

「年輕的小姐，當人家對你鞠躬時——回禮！」他有力地慎重地說。

她把她底頭昂得更高，蹙着她底眉頭，緊閉她底嘴唇，上下地打量伊利亞，一句話不說。加烏里克也忿忿地望着他底姊姊。

「你來到這裏的既不是流氓，又不是醉鬼，」龍內夫繼續着，因緊張而發抖，「你是被尊敬地看待的，以一個受過教育的年輕小姐來說，你應當同樣回禮。」

「不要擺架子罷，桑卡，」加烏里克帶着調解的口氣突然說，「而走到他姊姊跟前握住她底手。」

一個難堪的沉默。伊利亞和那位姑娘輕蔑地互相對看，等待着，馬夏悄然走到一個角落裏去，保羅映着他底眼。

「好了，有話說呀，桑卡？」加烏里克不耐煩地說，「你以為他們想欺侮你嗎？」他問道，接着忽然笑起來，加上說：

「他們是一批甜酒！」

他底姊姊拉着他底袖子，接着冷淡而嚴峻地向龍內夫道：

「你要我怎麼樣？」

「沒有什麼，只是——」

但是忽然一個光明的念頭走進他底頭腦，於是儘他底可能客氣地說：

「我能問問你嗎？這就是說，你看這裏有我們這三個人，我們是無知的人，而你卻受過教育。」

他匆忙地想說出他底思想，但是不能。他在她底黑眼底坦率而嚴正的眼光之前沮喪着；那眼光不動地停留在他身上，似乎把他推開。這姑娘底鼻孔顫動着，她底手指神經質地緊握住她兄弟

底手。伊利亞垂下他底眼睛，生氣地嘟嚕着，弄昏了。

「我不知道怎樣把它一下子全說出來。如果你有空的話，請你進來坐下吧。」
於是後退着，讓她走過。

「站在這裏，加烏里克。」那姑娘說，於是轉身把她底兄弟留在門邊，走進屋子裏來。龍內夫向她推上一張櫥子。她坐下。保羅走到店裏去了，馬夏蹲伏在一個角落裏，靠近火爐，龍內夫卻不動地站在離那姑娘兩步遠的地方，不能使他自己開談。

「怎麼樣？」她問道。

「這——這事是這樣的，」伊利亞深深地吁了一口氣開始說：

「你看——一位姑娘——這是說她不是一位姑娘，而是嫁給一個老頭子的。他虐待她——弄得她遍體鱗傷，滿身捏她，她逃走，跑到我這裏來。也許你想這是可惱的。沒有別的了。」

他措詞很困難，吃吃地說着，一方面想在這位姑娘面前述叙馬夏底身世，一方面又想把他自己關於這事的感想放上去，這樣地把他自己分割開了。他特別想告訴這姑娘他自己底思想，她望

着他她底臉變得更溫和了，雖然她底眼異樣地映着。

「我懂，」她截住說，「你不知道怎麼辦，是嗎？首先應當到一個醫生那裏去——讓他檢驗她。我認識一個醫生——如果你願意，我可以帶她到他那裏去。加烏里克，看看這是什麼時候了。十一點嗎？好的，這正是他接待病人的時間。加烏里克，去叫一輛馬車。那麼你——把我介紹給她。」

但是伊利亞不動。他沒想到這個莊重而相貌嚴厲的姑娘會用這樣溫柔的聲音說話。她底臉也叫他吃驚。照常是驕傲的，現在卻滿臉的憂慮，並且雖然她底鼻孔比以前張得更大，她臉上卻有一種良善，淳樸而誠懇的表情，這是伊利亞從前沒見過的。

但是她已經從他身旁走開，走到馬夏跟前，開始低聲跟她說話。

「別哭，親愛的，不要害怕。那醫生是一個好人——他會檢驗你，再給你一張單子，這就完了！我會把你帶回這裏來，好了，親愛的，別哭了。」

她把她底手放在馬夏肩上，想把她引向她自己。

「啊！這裏痛。」馬夏輕輕地哼道。

「你這裏有什麼？」

龍內夫聽着，一直微笑着。

「這——魔鬼！」那姑娘叫道，轉過身來，離開馬夏底身邊。她底臉因這慘狀而蒼白，她底眼中迸着忿怒的光芒。

「她被傷害得多麼利害啊！」

「這就是我們底生活！」龍內夫叫道，重新爆發起來，「你看見嗎？我可以給你一點別的看法，全跟這一樣地不幸。讓我跟你介紹我底朋友，保羅，沙委里厄維奇，格拉第可夫。」

保羅慢慢地從店裏走出，他把他底手伸給這位姑娘，卻不望着她。

「美得委德夫，蘇菲亞，尼可拉厄夫娜，」她看着保羅底沮喪的臉說，「你叫做伊利亞。」

「耶可夫里奇，不是嗎？」她轉向龍內夫說。

「正是，」伊利亞很快地證實道，緊緊握住她底手不放，接着說：

「聽着——如果你歡喜這——這就是說如果你給你自已擔負下了一件事，就不要輕視另

外一件。這裏還有一個糾結呢。」

她莊嚴注意地望着他那激動的臉，安靜地想從他手裏鬆開她底手。他告訴她所有關於維拉和保羅的事，熱情地激昂地談着，感到他底心從一個重擔之下放鬆了。他使勁抖一抖她底手，說：

「他常常寫詩，並且是多麼好的詩啊！但是這事完全把他佔住了，也把她佔住了。你以為她如果果真是像那樣，她就再沒有別的了嗎？不，不要這樣想，一個人永不會顯出他身上所有的好或是壞的。」

「怎麼呢？」那姑娘問道。

「這就是說，如果一個人是壞的，他也有好的地方，如果有好的——也有壞的。我們底靈魂是多色的——隨便什麼人都是如此。」

「這非常對，」那位教員贊同地說，深思地點着她底頭，「這是很合人情的。但是請你放開我底手——這樣很痛。」

伊利亞道起歉來，但是她不聽他的，卻說教底地向保羅說：

「爲了廉恥，格拉第可夫，一個人不應當這樣地行爲。一個人應當行動，一個人應當不斷地行動：防衛他自己，或是進攻。你應當想法找一個人來保衛她，一個律師，你明白嗎？我可以爲你找一個，你聽見嗎？她不會有事的。我給我底話保險——她將被釋放。」

她底臉是紅的，她額前的頭髮蓬亂着，她底眼睛發出一種異樣的快樂底光輝。馬夏站在她身邊，用一種小孩子底信任和好奇的樣子望着她，而龍內夫卻勝利而莊重地望着馬夏和保羅，有這位姑娘在他底屋子裏他覺得是可以驕傲的。

「如果你真能幫助我們，」保羅聲音斷斷續續地說，「就請這樣幹好了，我是永不會忘記的。雖然我不相信這事會有什麼好處，我還是願意相信這事的。」

「七點鐘到我那裏來——好嗎？加烏里克，他會告訴你我住在什麼地方。」

「我會來的。我找不到話來感謝你。」

「爲什麼感謝我？」

「但是我感到這樣。」

「聽着，讓我們去開這一套吧。人們應互相幫助的。」

「等人家來幫忙吧！」伊利亞譏刺地說。

那姑娘很快地轉身向他；但是加烏里克，他覺得自己是在這場激擾之中唯一鎮靜、敏感的人，卻拉住他姊姊底手說：

「去吧，你這話匣子。」

「對了，馬夏，穿衣裳。」

「我沒有什麼可穿的。」馬夏怯怯地說。

「啊，好的，行了。讓我們走吧。你會來的，格拉第可夫，是嗎？再見，耶可夫里奇。」

這兩位朋友恭敬地默默地抖着她底手，接着她就牽着馬夏底手走了。但是走到門邊，她又回轉身來，昂起她底頭說：

「我忘了，這是很要緊的！當我進來時，我沒對你道早安，這是一個卑劣的行爲，因此，我請你原諒，你聽見嗎？」

她臉上堆滿了紅暈，她惑亂地垂下她底眼睛。伊利亞望着她，好像有什麼在他心裏歌唱。

「我是很抱歉的，真的！我以為你們是在作樂的。」那對我很討厭，但是——
她停住了，好像她吞下了什麼話。

「當你因為我不向你鞠躬而責備我時，我以為那是在搭主人底架子，那是錯了！我很高興使你那樣說的，是一種自尊心。」

她底臉忽然被一種親切，快樂的微笑光輝了起來，她竭誠地說着，似乎在嚼味那些字句。

「啊，當一個人碰見一個有自尊心的人夠多麼好啊！我很快活，很快活，每一樁事情都發生得這樣怪好的，怪好！」

於是她像一小朵灰色的雷雲被東昇的日光照亮了似的消失了。兩個朋友目送着她，兩人底臉看去都是嚴肅的，但卻有點可笑。後來龍內夫向屋子裏四面看了一下，推着他底朋友說：

「發呆嗎？」

那一個溫柔地笑了。

「唔——，她是一個人物！」龍內夫吁了一口氣接上說，「她是怎麼——唉？」

「像風一樣，把什麼都一掃而空了！」

「嚇，你看見嗎？」伊利亞勝利地說，把他底手掠過他底頭髮。「她是怎麼道歉，看見嗎？這纔是一個真正受過教育的人呢。她尊敬任何人，但永不先鞠躬。你明白嗎？」

「一個好人，」格拉第可夫微笑着，同意着，「她呆在這裏多久？差不多一個鐘頭，但經過的卻像是一分鐘。」

「她一閃就走了——像一顆星——哈哈！」

「唔——而且立刻就知道對我們每一個人應當做點什麼了。」

龍內夫興奮地笑着。他很高興這個傲慢的姑娘，一下子變成這樣坦白、活潑，同時高興他自己對她會出之以尊嚴的態度。

「啊，糟糕！」他懊悔地叫道，「我忘記了，她用她底道歉把我弄糊塗了！」

「你忘記什麼了？」保羅問道。

「那時我應當吻她底手。在他們那一階級，智識階級裏，那樣做是一種特別尊敬底表示。」
加烏里克在他們周圍走着，覺得無聊。

「喂，加烏里克！」伊利亞抓住他底肩膀說，「你底姊姊是一個英雄！」

「是的，她是很好的。」這孩子謙遜地同意道，「我們今天做生意嗎？不然那就是今天放假日了。我想到野外去散一回步！」

「今天不做生意！保羅，我們去散一回步吧！」

「我要到警署去，」格拉第可夫說，又皺起他底眉頭，「或許他們會讓我看她。」
「那麼我是要散步去了。」

滿心的歡樂和勇敢，伊利亞沿着街道慢步走着，想着那位姑娘，把她跟他截至現在為止所遇見的別的女人來比較着。在他，這是明明白白的，在所有看見過的女人中間，她是最好的，並且對待他也是最良善的。在他底記憶裏反應着她那些道歉的話語；他給他自己描畫出她底面容是在用那張大的鼻孔，在各式姿態中表現出一種固執地追求什麼東西的熱情。

「但是她起初對待我多麼簡慢啊！」

他回憶着，笑了一下，隨即墮入沉思，想着她既不知道他的爲人，又沒爽爽快快地對他說過一句話，爲什麼對他會這樣倨傲，這樣怒惱呢？

圍繞他的是生活底擾攘。小學生們高聲笑着走過，載着貨物的板車過去了，馬車滾着過去了，一個叫化子在他前面一拐一跛地走着，用他底木脚大聲踏擊着石道。兩個犯人在一個衛兵底押解之下，在一根竿子上挑着一桶什麼東西。一個賣梨的推車走過，高聲喊道：

「菓園甜蒸梨！」

在賣梨的身後，一條狗把它底舌頭掛在嘴外面懶懶地跟着。轆轤聲，爆裂聲，叫喊聲和脚步声，這一切融在一起，造成一陣具有生動的刺激性的騷動。一陣暖塵在空中飛揚着，刺癢他底鼻子。在清藍的天空中，太陽輝煌地照耀着，給街道滿鋪上一片熱烈的光亮。龍內夫看着這一切，感到一種他很久沒嘗過的快樂。街上每一樣東西都似乎不平常，有趣味。一個美麗的姑娘，臉色紅潤活潑，用一種幾乎不可覺察的跳步匆匆地走過，快樂而溫和地望着伊利亞，似乎她想跟他說：

「你是一個多麼偉大的人啊！」

龍內夫向她微笑着。

一個馬車夫掀起他底草帽，從他底座箱上彎下身來，正在跟一個站在人行道上的胖太太說

話：

「那太少了，太太，再加五戈比克吧。」

從他底眼色，伊利亞知道他是在扯謊，那光棍，那位太太是給了他正當的價錢了的。一個店徒手裏拿着一個銅茶壺跑過，讓那冷茶全溢了出來，潑在過路人底腳上，他那茶壺蓋子快活地克郎克郎響着。街上炎熱，擁擠而喧鬧。那公共墳場裏的老菩提樹底濃密的枝葉靜止着，誘引人到那涼蔭下去。被一堵石牆圍繞着，那公共墳場裏的樹木，以一種雄偉的波浪式衝入天際，在那頂上載上一堆枝葉構成的花冠，有如浪花。那裏，那最高處的每一片葉子都在天空上分明地刻劃着，輕微地顫動，像是要融化似的。在那浪花之上，教堂底金十字架輝煌地發亮，周圍四射出反光，它們底閃爍似乎成了活生生的了。

走進公共墳場，龍內夫緩緩地在寬大的路上走着，吸入那正在茂盛之中的菩提樹底芬芳的氣息。大理石與花崗石底墓碑，笨拙，沉重，蒙滿了青苔，在樹木之間，在它們底枝葉底陰處矗立着。這裏那裏，在神秘的昏暗處，點綴着十字架和墓誌銘，被時間剝蝕下一半，幽暗地發光。忍冬，莉菟花，白

荆棘和接骨木在那短牆之內，生長出它們底枝葉來掩蔽着那些墳墓。在那濃叢的波浪裏，這裏那裏可以瞥到一只灰色的木十字架，稀疏的枝條把它圍得幾乎看不見。那幼嫩的樺樹底白色樹幹，像天鵝絨似的在簇葉底縱橫之中閃着微光，美麗而溫柔，它們像是故意爲了更好看點纔躲在蔭蔽之處。那圈地底圍柵背後的土坡上滿是光艷奪目的花朵；一隻黃蜂不動地鼓翼嗡嗡，兩隻蝴蝶在空中飛撲着，還有許多飛蛾無聲息地飛舞着。雜草和灌木叢從地底下欣欣地向陽光伸長，遮蓋了那些愁慘的墳墓；所有這墓地裏的花木都充滿了高度的活力在生長，延擴，吸收陽光與空氣，把那沃土底水分轉變成色彩，芬芳與美麗，給人們賞心悅目。生命戰勝了每一個地方，並且生命將戰勝一切。這樣在靜穩之中走着，深深地呼吸羣花與菩提樹花底清香，在伊利亞是愉快的。在他內部的一切也都寧靜和平；他底靈魂安息了，他什麼都不想，經驗着一種他許久沒有嘗過的孤獨底幸福之感。他從大路向左轉，來到一條小路，循着這路讀那十字架上和石碑上的銘刻。墓地底柵欄四圍逼近他；這是一些富麗的柵欄，用加工的精緻的鑄鍊的鋼鐵製成。

「在這十字架下安息着上帝卑微的僕人魯尼芬底遺骸。」

他讀着，笑了起來；這名字他覺得可笑。在幫尼芬蒂底遺骸上，安放着一大塊灰色的花崗石。在他隔壁，在另一個圈地裏安息着彼得·巴布緒金，三十八歲。

「一個年輕人。」伊利亞想。

在一塊平滑的白色大理石的圓柱上他讀着：

「失去一朵香花，世界變得更貧窮了，

而上天却更富足——添了一顆明星。」

龍內夫沉思着這對聯句，在那裏面有一種令人傷感的東西。但是忽然似乎有什麼東西刺入他底心；他跟跄着，緊緊閉上他底眼，但是即使閉上他底眼，他還清清楚楚地看見那使他驚嚇的銘刻。光輝的金字在一塊褐色的大石碑上似乎已經刻在他腦子裏：

「這裏安放着第二商會的商人凡四利·加烏里羅維奇·波盧厄克底遺體。」

但是幾秒鐘後，他對他底恐懼感到害怕，隨即很快地睜開他底眼睛，開始偷偷地環顧着在他周圍的叢莽。看不見一個人，只是隔得很遠的什麼地方正唱着追悼歌。一個牧師底微弱的次高音

在寂靜中響着：

「讓我——們祈——求。」

一個低沉的聲音好像爲什麼事在生氣似的答唱道：

「請對我們慈悲！」

接着那幾乎聽不見的香爐底叮璫之聲傳到他耳朵裏。背靠在槭樹身上，龍內夫頭向後仰站着，望着那爲他所殺的人底墳墓。他底帽子被他底後腦壓在樹上，前面翹起，他底前額露了出來。他底眉頭皺結着，他底上唇顫抖着，露出他底牙齒。他已經把他底手深深地插入他底短褲袋裏，他底脚穩固地栽在地上。

波盧厄克朵夫底墓碑上畫着一座墳墓，在那墓上，在石頭上刻着一本鋪開的書，一個骷髏和兩根交叉着的骨頭。在同一圈地，在他隔壁有另外一塊墓碑，但更小一點；那銘刻上說這裏安放上帝卑微的僕人幼潑刺克西亞·波盧厄克朵夫，二十二歲。

「他底第一個老婆。」龍內夫想道。這個念頭僅僅佔了他底腦子一點微粒，跟他底記憶底緊

張工作並不發生關係。他被關於波盧厄克朵夫的回憶統治着；他跟他第一次的會面；他怎麼扼住他；那老頭子又怎麼用他底口涎弄濕了他底手。在所有這些回憶中，龍內夫既不感到恐懼，也不後悔；他帶着恨意與痛苦望着那墳墓，心裏帶着一種受傷的感覺；於是默默地，充滿了白熱的憤怒，同時充滿了對於他底言語底公正的確信，他心裏對那商人說：

「因爲你，我已經毀了我底生活，願你受天罰！你這老妖怪！我現在將怎麼過活呢？因爲你的緣故。因爲你，我已經永遠污了我自己了。」

「因爲你這三字像一把鐵錘似的在他心裏敲着。他很想用盡他底力量叫出這三個字，使每一個人都聽到。緊緊咬着他底牙一直到發痛，他一直看着，關於他底生活的思想像火似的在他底靈魂底深處蔓延開去。波盧厄克朵夫那醜惡的小臉在他面前出現，並且不知怎的，斯特羅剛諾夫底禿頭和他底紅眉毛，培諸哈底自負的豬鼻子，愚蠢的吉利克，灰髮的克郎諾夫和他底獅子鼻和小眼睛——他所認識的一大串臉子，跟波盧厄克朵夫並排着站在他面前。一陣喧鬧在他耳朵裏響着，那就像所有這些都圍繞着他，在他身上壓着，筆直向他攀登着似的。」

他把他自己從樹身掙開，他底帽子掉了。彎身下去拾它時，他不能使他底眼睛離開那錢店老闆，贓物收買者底墓碑。他感到被熱氣逼着，覺得不舒服。他底臉發紅，他底眼睛因緊緊張開而發痛。最後費了一把大勁，他把他底眼睛從那石塊拉開，走近柵欄，抓住柵門，接着恨得發着抖，在那墳上吐了一口唾沫；而當他從那裏走開時，他在土地上使勁踩着，好像他想要把它弄傷。

他不願意回家。他底心在他身子裏面是沉重的，並且有一種無助的冷酷的厭倦壓迫着他。他緩緩地向前走着，不向任何人看一眼，對什麼東西都沒有興趣，也不想什麼。他走盡了一條街道，機械地轉角，再向前走了幾步，發現他離培諸哈·非里蒙諾夫飲食店不遠，於是他忽然想起來。可布他來到培諸哈底屋門時，他認為那是需要進去的，雖然他一點也沒有這樣做的願望。走上後門底階沿，他聽見培兒斐緒卡底聲音：

「啊！我底爹，好心的人，省省你底手脚，別把我底肋骨弄斷吧！」

龍內夫停止在開着的門前，從煙塵底霧陣中看見夾可布站在櫃台背後。頭髮刷得光光地，穿着一件短袖的襯衣，夾可布正在忙碌着，把茶葉放到茶壺裏，計算糖塊，倒「伏打卡」，很響地開關

着櫃檯底抽屜。僮倌跑到他面前，拋下菜單，叫着：

「半瓶兩瓶啤酒！十戈比克的燻肉！」

「他已經滿在行了！」龍內夫心想，帶點激怒望着他底朋友在空中敏捷地動着他底手。

「好，我會讓他記得這五十戈比克的。」什麼人大聲粗野地叫道。

「哈囉！」當龍內夫走近櫃台時，夾可布快活地嚷道，但是立刻向後擔心地看看他身後的門。他底腦門子汗濕了，他底兩頰是黃的，兩朵紅暈在那上面燒着。他抓住伊利亞底手，一面抖着，一面發出乾咳。

「怎樣了？」龍內夫問道，強迫他自己微笑。

「你可以看到囉。我在作買賣。」

「他們已經把你套在車上了。」

「有什麼辦法呢？」

夾可布兩肩下垂，它們似乎變得更小了。

「我們很久沒見了。」他說，用憂愁而溫和的眼光望着伊利亞底臉。「快來談談——我父親，恰巧不在家。喂！我們到那裏面去，讓我請我底繼母來站櫃檯。」

他打開門，走進他父親底屋子，帶着尊敬的聲音叫道：

「媽！請上這裏來一下。」

伊利亞走進會是他和他叔叔底那間屋子，仔細四面觀看。什麼都是一樣的，除了那壁紙已經變得發黑了，並且那裏本來是兩張床的，現在只有一張床了，在那上面還釘了一層書架。伊利亞睡過的地方立着一個高大笨拙的箱子。

「好了，我有一個鐘頭左右的自由了。」夾可布快活地宣佈道，走進門，把門上上鈎搭。「你要茶嗎？好的，伊凡——茶！」他叫着，一陣咳嗽又攔住了他。他咳了好一些工夫，用他底手扶住牆，垂下他底頭，僵着身子，好像他正試想從他胸裏把什麼東西都擲出來。

「噯，你咳得像什麼樣子！」

「我快死了。我高興再看見你。原來就是你底現狀——又乾淨又神氣十足。那麼你是怎麼過

着的呢？」

「關於我有什麼談頭呢？」龍內夫稍微遲疑了一下答道，「我是活着的，但是你是怎麼過活的呢？這纔是更有興趣的。」龍內夫不想談到他自己，甚至沒有一點談話的興致。他望着夾可布，看見他這樣瘦弱，就替他底朋友擔憂。但是這是一種冷心腸的憂愁——一種無感覺的空虛的感情。

「我，兄弟，總算還是在活着。」夾可布低聲說。

「你父親已經把你底所有的生命底血液吸乾了。」

「但他自己也已落得這個樣子了。」

「這報應得他正對！」

「現在所有的權力都在我繼母手上。她底意志就是法律。」

「你爲什麼一定要金錢？」

「請免費擁抱我，密錢！」

培兒斐緒卡正伴着他底手風琴朗聲唱着。

「那個箱子是什麼？」伊利亞問道。

「那個嗎？那是一架風琴，我父親花了二十五盧布爲我買的。」這，他說，「學着按奏它，那麼我再給你買一架好的。」他說，「一架三百盧布的。我們將把它放在飲食店裏，你可以向大家按奏。不然的話，」他說，「別人從你身上得不到一點好處。」這是一個聰明的辦法，每一家飲食店都有一架風琴，而我們沒有，因此我歡喜按奏它。」

「他是怎麼樣的一個流氓啊！」龍內夫微笑道。

「不，爲什麼？讓他去好了。我是真的沒有用處。」

伊利亞不動地凝視着他底朋友，粗野地說：

「你就對他這樣建議吧：『當我死時，親愛的父親，把我拉到飲食店去，再，凡是來看我死的都收五戈比克的代價吧。』這麼一來，他可以從你身上得到一些好處了。」

夾可布不舒服地笑着，接上又咳起來，捧住他底胸脯和喉管。同時培兒斐緒卡正在生動地唱着某人底故事：

「他誠心地齋戒又祈禱，

說到食量，從沒他的飽。

這使他的慈腸變成怒憤，

但這就自然使他潔淨了。」

「嚇嚇，這就是你底聖潔！」於是他那響亮的手風琴以一種顫動的聲音淹沒了那快樂的歌詞。

「你跟你底繼母兄弟是怎麼過的？」當夾可布停止咳嗽時，伊利亞問道。那一個抬起他那因為咳嗽費力而弄青了的臉，喘着聲音說：

「他不跟我們住在一起，他底氣派不讓他來這裏。他們說這裏是一個飲食店，他不壞，只是樣子很神氣，把他自己當作是一個貴人。然而他爲了錢，還要常來找他底母親——他是很需要錢的。」

夾可布放低他底聲音，悲哀地說：

「你記得那本書嗎？記得嗎？他把它從我手上拿去了。」這是稀有的書，他說，「是很值錢的。」

他把它拿走了。我求他留下給我，但不，他不肯。」

伊利亞放聲大笑起來。隨即這兩位朋友開始喝茶。壁紙是剝落的，通過壁板縫隙，飲食店底喧鬧和氣息自由地傾入屋子裏，一個激動的尖聲在響着，把旁的聲音壓下去了。

「密第尼可拉厄維奇，別把我底真話聽作惡言！」

「我在讀一篇小說。」夾可布正說着，「那叫做米麗亞或是馬迪西尼底土牢。那是很有趣味的；你不是在讀書呢？」

「我唾棄你底『土牢』。但是我自己並不生活得離開地而多高。」龍內夫用一種乖戾的聲氣說。

夾可布悔恨地望着他，問道：

「你也有什麼不順心的事嗎？」

龍內夫沒有回答。他正在想他是不是應該告訴夾可布所有關於馬夏的事情。但是夾可布卻開始帶着溫和的聲音說：

「伊利亞，你總是發怒，並且充滿了惱恨，不過在我看來，這是全然無用的。因為你看，人們——什麼事都不能責怪任何人的。事情是註定了的；人們不能創造它們，它們在開初就安排好了，不能更改。」

龍內夫喝着他底茶，不做聲。

「而——我將按照你們底工作，給與你們每一個人，」是非常對的。舉一個例：我父親，人家可以筆直說他是人們生活底磨難者。但是秦克拉·提摩非厄夫娜跑上來了，於是他下去了，匍匐在她底腳踵下。現在他底生活是困難透了，現在他已經每當憂愁時，就喝酒了，而他們結婚還是不久以前的事呢。每一個人將來都要有這樣一個秦拉克·提摩非厄夫娜，來報答他們底惡行。」

伊利亞聽倦了，慢慢地把茶杯移到碟子上，接着忽然連他自己也完全出乎意外地問道：

「你現在希望什麼？」

「這就是說，從哪兒？」夾可布靜靜地說，睜大了他底眼睛。

「唔，從——在將來——你希望什麼？」伊利亞冷酷而肅穆地重覆着他底問題。

夾可布沉默地歪着頭，沉思起來。

「怎麼樣？」伊利亞低聲問道，感到一種火灼似的焦燥和一個離開這飲食店的願望。

「我有什麼可希望的？」夾可布低聲說，不望着他。「我沒有什麼可希望的東西。我在走向死路，這就是一切。並且我馬上就會死，這是千真萬確的。」

他把他底頭向後拋去，瘦臉上帶着一種平靜，滿足的微笑，繼續說：

「我看見青色的夢。你懂嗎？似乎什麼東西都是淡青色的。不但是天空，而且大地，樹木，花草以及一切一切都是如此寧靜，靜止！什麼東西都是如此靜止——那就像在你面前空無一物似的。什麼都是青色的。你感覺那樣地輕飄，你像是走着一條長路，沒有盡頭，沒有疲倦，並且要明白你是存在與否都是不可能的。你是那樣地輕飄。一個人當他走向死時，他就看見青色的夢。」

「再會了！」龍內夫說，從他底椅子上站起。

「你上哪兒去再呆一會兒！」

「不再會了！」

夾可布也站起來。

「那麼，好，再會吧！」

龍內夫抖着他底熱手，默然凝視着他底臉，不知道最後對他底朋友說什麼好。

「爲什麼你這樣看着？」夾可布微笑着問道。

「饒恕我，兄弟。」龍內夫困難地說，垂下他底眼睛。

「爲什麼？」

「沒有什麼——饒恕我。」

「難道我是一個牧師嗎？」夾可布笑着說，溫和地。

「呃，且慢，我忘記告訴你馬緒卡底事。」

「什麼？」

「他們說她底生活也很艱難。」

「是的，我也這樣聽說。」

「顯然所有我們這些人底命運都是一樣的。你底是，我知道——那是艱難的，不是嗎？」他帶着一個乏力的微笑說；他底嗓子和他底言語底聲音似乎是無血的，無色的。

龍內夫鬆開他底手，於是夾可布底手無助地落下。

「好了，耶夏，饒恕我。」

「上帝會饒恕你的！再來啊！」

伊利亞不回答他就走了。

在街上，他馬上覺得輕鬆，並且更舒適了。這是看得見的，夾可布馬上就會死，於是他底思想在他心裏引起一種對什麼人的憤怒的感情。他不可憐夾可布，因為他不能想像這個耿直溫靜的孩子怎麼能在人羣中過活。他早已把他底朋友看做是命定了要從生活中消滅的。但是一個思想煩擾着他：爲什麼這樣一個無辜的人這樣地被傷害着，在他底天年以前把他趕到死底宮門裏去呢？一想到這，對於生活的仇恨，那現在成爲他靈魂底中心的仇恨在他底內部不斷地生長，在聚集着力量。

他那天晚上不能入睡。縱然把窗子打開，屋子裏還是狹小的。他跑到院子裏，躺在一株榆樹下的地上，靠近牆根。仰天躺着，他向上望着那清麗的天空，他愈是凝視，他所看見的星星愈多。那天河像一根銀帶，從那頭到這頭橫空鋪展着——從那樹木底枝葉叢中望去，又是愉快，又是悲哀。爲什麼那沒人住的天空裝點着閃灼輝耀的星星，而這世界卻有什麼來裝點呢？伊利亞睜起他底眼睛，於是那枝葉彷彿愈昇愈高，在那點綴着星星的天鵝絨似的天空底背景上，那樹葉底黑色的花樣，像手似的伸向天空，竭力想達到那高度。伊利亞記起他朋友底青色的夢，而夾可布底身影在他面前升起，也是青色的，瘦小而透明，帶着光亮溫和有如星星的眼睛。這裏是一個因平靜地生活着而被虐害至死的人，但那些虐害者卻由他們底高興生活着，並且將一直活下去，在一個將來的長時間內。

二九

正當這時，一點新穎但卻不安靜的事，來到伊利亞底生活裏。加烏里克底姊姊開始差不多每天都到他底店裏來。她老是心不在焉地向伊利亞道了早安，給他底手使勁抖了一下，跟他交換了三兩句話就不見了。總是在他底思想裏遺下一點兒新穎的東西。一天她問他道：

「你歡喜做買賣嗎？」

「不大歡喜，」伊利亞聳一聳肩說，「但是是一個人爲維持生活總得有一條路的。」
她用她那嚴肅的眼望着他底臉，似乎變得更加聰明了。

「人總得生活。」伊利亞嘆了一聲重說道。

「你從來沒有靠作工來生活過嗎？」那姑娘問道。

伊利亞不明白她底問話。

「你說什麼？」

「你作過工嗎？」

「永遠作工。我一生都是作工。現在我做買賣。」龍內夫答道，窘起來了。

但是她可笑了。在她底笑裏有樣什麼刺他的東西。

「你以為做買賣就是作工嗎？你以為那全是一樣的嗎？」她急促地說。

「有什麼分別呢？我對這也厭倦了。」

望着她底臉，龍內夫看見她是在正經地說話，不是開玩笑。

「啊，啊！」那姑娘接上謙遜地微笑着。

「當一個人作什麼事情時，花費他底勞力在那上面，當他製造帶子，花邊，椅子，碗廚——這叫

做勞動，你明白嗎？」

龍內夫默然點着他底頭，臉紅了：他羞於承認他不明白。

「但是做買賣這事裏面有什麼勞動呢？它不給人們一點什麼！」那姑娘自信地說，檢點似地
看着伊利亞。

「當然，」他慢慢地謹慎地說，「這是真的。做買賣對於慣熟它的人是不難的，但是做買賣也給一點東西；如果它沒有利益的話，那做買賣又有什麼好處呢？」

她不言語了，從他那裏轉過身去跟底她兄弟談起來，不久就走了，只點一點頭用來作為對伊利亞的告別。她底臉跟那回馬夏事件以前一樣——冷淡而倨傲。伊利亞開始奇怪是不是因為他失言得罪了她。他回想所有他跟她所說的，知道沒有什麼可責怪的地方。接上他開始思想她底話，他愈想那些話，那些話愈引起他底興趣。她在做買賣與作工之間看見了什麼差別？她愈來愈使他感到興趣。但是他卻不明白爲什麼，她是這樣仁慈，不但爲別人擔憂，還知道怎麼去幫助他們，卻有這樣一副不快的易怒的臉孔。保羅常到她家裏去，他談到她和她的家裏的情形時，總是歡天喜地的。

「當你走到那裏時，馬上就是，「啊，早安！」要是他們在吃飯——」坐下來，吃點飯，」要是他

們正在喝茶——你一定要跟他們一起喝茶！什麼東西都是這樣地簡單。老是有一大堆人！那是快活的。他們唱歌，叫鬧，談論書本子。書到處堆着，像在一家店裏似的。那是擁擠的，每一個互相擁擠着，笑着。那裏的人全是受過教育的；有一個是律師，另外一個不久就要當醫生了。還有學生們和許多這一類的人。你完全忘記你是什麼人了，跟他們一起笑着，吸着煙。他們是好人！快活而誠懇。」

「他們不會請我的，別害怕，」伊利亞陰沉地說，「她是驕傲的。」

「她嗎？」保羅叫道，「我告訴你——她是再爽快沒有的了！不要等人請，筆直去好了，你將被歡迎，這就是一切了！那地方完全跟一家飲食店一樣，真的！每個人都是舒適的。我告訴你——對他們，我算是什麼呢？但是第二次以後，我在那裏就完全不客氣了。這是有趣的！充滿了叫鬧的聲音！——話聲像是在飛。他們似乎是在遊戲人間。」

「那麼馬緒卡怎樣呢？」伊利亞問道。

「非常好。她身體復原一點了。她現在坐着微笑了。她受一個醫生診治，人家給她牛乳喝。克倫諾夫是要受責罰的。那律師說他們會重重地懲治這老鬼，馬夏給帶到驗屍官那裏去過。他們也照

料我底事情，並且設法快點開庭。不，那裏是好的！那屋子很狹小，人們塞滿在那裏面像是爐子裏的木塊，完全燒着了。」

「她自己呢？」龍內夫問道。

保羅談到她的神氣跟往常談到他小時曾經教給他讀書寫字的犯人們一樣。他極度緊張，神氣活現地談着，話裏夾雜着着重的語音。

「她真出色，兄弟！雖然她還是一個女學生——隨便哪個她都要命令着，而什麼人說了什麼不合她底脾味的話時——她就生氣了——呼呼地像一隻貓兒。」

「這個我知道。」伊利亞說。

他覺得嫉妬保羅：他非常想去看那傲慢的女學生——但是他底虛榮心不讓他去。站在櫃台背後，他想到：

「這個世界上有許許多多的人，每一個人都想從每一個別人獲取什麼東西。但是把馬緒卡和維拉放在她底保護之下，於她有什麼好處呢？她窮，我猜她們家裏的每一口糧食都是要計算好

的。這意思就是說她很仁慈。但是她對我談話卻是那個樣子。我什麼地方不如保羅呢？」這思想是如此緊緊抓住了他，竟使他對無論什麼旁的事都幾乎全然冷淡。在那包裹着他底生活的黑暗之中似乎洞開了一個罅隙，而通過這罅隙他感到——不如說看到一些什麼他從來沒接觸過的東西在遠處閃着微光。

「我底朋友，」泰提亞娜·烏拉齊厄夫娜冷漠而一本正經地對他說，「你應當多買些窄綉帶，法國花邊也差不多完全賣完了。黑色的繸絲管也不夠了，五十號的也賣完了。一家公司供獻我蚌殼鈕扣——一個經理今天上我那裏去的，我叫他這裏來，他來過嗎？」

「沒有，」伊利亞簡慢地說。這個女人在他，已經變得深惡痛絕了。他懷疑泰提亞娜已經把他那最近昇充督察員的可兒沙可夫作了她底情人了。她不那麼常常給他約會了，雖然她對待他還繼續跟從前完全一樣地親切，一樣地嬉皮笑臉。龍內夫盡力藉着各種口實避免這些少有的約會，看見她並不跟他生氣，他就自言自語地罵她道：

「淫婦——賤貨！」

當她到店裏來檢完貨物時，她對他特別討厭。像一個陀螺似的在店裏打着轉，她跳上櫃台，從上層架子上取下紙版盒子，給灰塵弄得直打噴嚏，搖着她底頭，麻煩着加烏里克。

「一個店徒應當是伶俐而服從的。他不是雇來整天坐在門邊挖鼻子的；而當女主人對他說話時，他應當注意地聽着，不應當板着臉。」

但是加烏里克自有他底個性。他聽着他底女主人底啾鳴，卻仍然非常淡漠；只有當她爬上高層櫃架上取東西，把她底裙子提得太高時，加烏里克纔作着鬼臉望着他底主人。他粗鹵地對她談話，一點沒有當她是一個女主人來尊敬的樣子；而當她走了時，他就對他底主人說：

「她走了，這小賤人！」

「你不應當這樣說你底女主人。」伊利亞想教訓他，費力地忍着一個笑。

「她是什麼女主人？」加烏里克抗辯道，「她來了，希里嘩拉一陣子，接着又跑走了。你纔是主人呢。」

「她也是的。」伊利亞答道，無力地，因為他歡喜這堅定梗直的孩子。

「不過她總是一個小賤人。」加烏里克堅持着。

「你不教給這孩子禮貌，」亞烏通諾莫夫太太對伊利亞說，「並且照規矩我應該說，最近你似乎對生意沒有熱誠，也沒有愛顧之心了。」龍內夫不響，卻滿心恨她，心裏說：

「但願你跌斷你底踝骨，你這天罰的在這裏跳來跳去。」

他收到他叔叔一封信，知道鐵冷斯不但到過基輔，而且也到過聖塞兒基亞斯，最近是要動身上梭羅烏吉去的，卻又跑到瓦蘭姆來了，現在馬上就要回家了。

「又有一場歡樂來了，」伊利亞想道，激怒地，「他是一定要來跟我同住的。」

於是他開始想最好的辦法使他叔叔分開住，但是他不能長久固定他底思想在這上頭，因為主顧出現了；而當他被他們盤桓住時，加烏里克底姊姊走了進來。她是疲倦的，喘不過氣來，跟他施禮後，指着屋子底門問道：

「那裏有水嗎？」

「一會兒我跟你拿一些來。」伊利亞說。

「讓我自己去弄一點。」

她走進屋子去了，在那裏呆着，一直到龍內夫招呼完了他底主顧們，走了進去。他發現她正站在那「人之一生底階梯」面前。回過頭向着伊利亞，這姑娘用她底眼睛指着那張畫說：

「多麼俗氣。」

伊利亞被她底意見弄得狼狽起來，微笑着感到慚愧。

「唔——多麼平庸。」她帶着厭惡說，接着沒等他有工夫請求任何解釋，她就走了。

過了幾天，她給她底兄弟送來他底亞麻布襯衫，責備他，因為他不當心他底衣服——把它們撕破又弄髒。

「好好，」加烏里克反叛地說，「去你的吧。女主人老是怒罵我，現在你又來開頭了。」

「他常時犯錯兒嗎？」那女學生問伊利亞道。

「不——不犯得比他所能犯的更多。」龍內夫和顏悅色地答道，

「我是很溫順的。」那孩子說。

「他底舌頭有點長。」伊利亞說。

「你聽見嗎？」他姊姊蹙着眉頭說。

「唔，我聽見了。」那一個生氣地答道。

「沒有什麼，」伊利亞謙遜地說，「一個知道怎麼露出他底牙的人是不會吃別人底虧的。有些，當他們被打時不響，於是他被打到死。」

那女學生聽着他底話，有一種似乎是愉快的東西出現在她臉上。伊利亞留心到這個。

「我想問你一樣事。」他困惑地說。

「什麼？」

那姑娘走近他，筆直望着他底眼睛。他不能對敵她底眼光，於是低下頭接上說：

「我知道你不歡喜做買賣的人是不是？」

「不大喜歡。」

「爲什麼？」

「他們依靠別人底勞動過活。」那姑娘清楚地解釋道。

伊利亞很快地抬起他底頭，聳起他底眉毛。這話不但使他吃驚，而且令他怒惱，但是她說得這樣簡單清楚。

「這話不對。」龍內夫停了一下大聲說。

她底臉顫動了一下，發起紅來。

「你買那條花邊花用了多少錢？」她冷淡而嚴峻地問道。

「花邊？這條嗎？十七戈比克一尺。」

「你賣出它多少錢？」

「二十戈比克。」

「你又來了。你得到的那三戈比克不是屬於你的，卻是屬於那製造花邊的人的，你明白嗎？」

「不明白。」龍內夫承認道。

那姑娘底眼睛中閃過一個敵意的光芒。他清楚地看見這個，於是在她面前惶恐着。但是同時

他怒惱他自己底畏縮。

「是的，我想你要明白這樣一件簡單的事是不容易的。」她說，從櫃台向着門退走。「給你自己設想你是一個工人，而所有這些都是你製造的。」

她向店房四下揮着她底手，一面告訴他勞動在除開那執行勞動的人以外，還如何增加每一個人底財富。最初她像平常一樣說着，嚴峻而清楚地，她底平板的臉是無表情的；但是不久她就盛起她底眉毛，皺着臉；她底鼻孔張開，一面向後擲着她底頭，充滿了年青的不可屈的信心，她斬截地向伊利亞投來有力的語句。

「做買賣的站在工人與消費者之間，他不做任何工作，光只抬高物價——商業是一種合法的掠奪。」

伊利亞覺得被侮辱了。但是對這當他底面，說他什麼事不幹而是一個強盜的鹵莽的姑娘卻找不出什麼話來對答。他咬牙聽着她，不相信她底話，也不能夠相信。當他正在尋找一句足以推翻她全部的道理，使她閉口無言的話時——他佩服她底勇敢；而令他驚異的侮辱的句語，卻在他心

裏引起那不安的問題——「爲什麼？」

「你底話一句也不對！」他最後截住她，因爲他覺得他不能再靜默地聽她了。「我不同意！」一股暴風雨似的怒氣在他胸前上昇，他底臉變得又紅又白。

「反駁好了！」那姑娘鎮靜地說，在一張椅子上坐了下來，接着把她底長辮子從肩膀上拋了過來，在膝上開始玩弄它。

龍內夫不住移動他底頭，爲的是不碰見她那敵意的眼光。

「我要用我底一生來反駁——也許我在達到這地步以前會犯過重罪。」

「這於你更壞。但這不是一個反駁。」那姑娘說。伊利亞感到好像她給他澆上了一臉的冷水。他把他底兩手撐住櫃台，彎着腰，好像他要從那上面跳過去似的，一面——怒惱她，又奇怪她底冷靜——默默地望了她幾秒鐘，搖着他那鬆髮的頭。她那冷靜的眼光和非常自信的臉色抑住了他底暴怒，窘住了他。他在她身上感到某種堅決無畏的東西；而那些反駁她所必需的語句找不着路溜到他底舌頭上來。

「怎麼樣？」她問道，冷酷地向他挑戰。隨後她微笑着，勝利地說：

「你不能反駁我，因為我說的是真理。」

「我不能嗎？」龍內夫帶着深沉的聲音問道。

「不，你不能！你能說什麼呢？」

她又謙遜地微笑着。

「再見。」於是她把頭比平常昂得更高走了。

「這都是些胡說，這不是真的！」

龍內夫跟着她叫，但是她不因他底叫喊回顧一下。伊利亞悶坐在一張椅子上，站在門上的加

烏里克望着他，顯然很高興他姊姊底行爲，因為他臉上有一種自信的勝利的表情。

「你在望什麼？」龍內夫怒叫道，感到這孩子底眼光對他是討厭的。

「沒有什麼。」那孩子答道。

「這還好！」龍內夫恐嚇地說，停了一下，加上說：

「你可以去散散步！」

他願望孤獨；但即使這樣，他仍然不能集中他底思想。他不探求那姑娘對他所說的話底意義是什麼，僅僅覺得她底話是侮辱的。把肘子靠在櫃台邊，他想到：

「她爲什麼要罵我？我對她做了什麼？但她是仁慈的。她來了，責備我一陣子就走了。一點都不公道，什麼都不問。這受過教育的人。好的，再來來看，我會答覆你的。」

他恐嚇她，但卻在他自己身上尋找她侮辱他的緣故。他記起保羅曾怎麼談到她底聰明和爽直。

「難保她沒有動過帕緒卡；」於是抬起他底頭，他在鏡子裏看見了他自己。他迫近地看着他底面影，好像在問他一個問題。他底黑髮在他上唇上動着，他底眼睛顯得疲倦，同時兩塊紅暈在他底頰骨上燃燒着；但是他底臉，就是現在——煩惱着，有點因那侮辱而愠怒——然而還是漂亮的，帶着一種粗糙的農民風的美點——比保羅·格拉第可夫那病態的黃瘦的臉是更好看一點。

「她能寧願取帕緒卡而不取我嗎？」他想到，接着立刻又回答他自己：

「我底臉於她又有什麼關係呢？我不是求婚人。她會嫁給一個醫生或是律師或是官吏。像我這種人於她有什麼興趣呢？」

他苦笑着，又自問道：

「但是爲什麼她邀請帕緒卡？她爲什麼用她底話來侮辱我？一個買賣人跟一個強盜是一樣的嗎？他不作工，真的嗎？我靠旁人底勞動過活！但是誰一天到晚植立在這裏的呢？我倒想知道。」

他現在開始反駁她了，找着話辯護他自己底生活；但是她不在這裏，這些話僅僅激怒他，並且不能平復在他心裏燃燒着的屈辱的感情。他站起身來走進他底屋子，喝了一杯水，四面看看。在這間低矮狹小而窗子上帶着鐵柵的屋子裏是陰鬱不堪的。那張發光的圖畫吸住了他底眼睛。站在門邊，他注視着那張計算得這樣精細的「人之一生底階梯」想着：

「這是一個謊。人們是像這樣生活嗎？」

他很久地望着那張畫，暗自把那上面用那樣鮮明的色彩畫出的尺度應用到他自己底生活上。去。

「是這樣的嗎？」他繼續問他自己，忽然又絕望地加上說：

「如果是這樣——作工也是一樣地厭倦。那是清白的，但不是快活的。」

慢慢地走到牆邊，他取下那張畫，把它拿到店裏。在那裏他把那張畫鋪開在櫃台上，重新開始考察畫在那上面的人之一生底變動，這一次他露出了一個譏笑。他看着，一面繼續想着加烏里克底姊姊。

「那就像是她知道我扼死那老頭子似的。如果她說了那些話，她就不能喜歡我了。」

思想在他腦子裏緩慢而沉重地旋轉着，那張畫使他底目光模糊了。他把它捲了起來，擲在櫃台上，但是它卻滾落在他脚下。被這一激怒，他又拾起它，把它捲得更緊，投到門外街上去。

街上充滿了喧囂。街對面，一個人正在鋪道上扶着一根手杖走過。那手杖在他兩腳之間拄着。那石道，好像他有三隻脚似的。鴿子在咕鳴；遠處什麼地方有一種鐵皮底克隆克隆之聲——或許是一個掃烟肉工人正在一家屋頂上走着。一輛馬車經過店門，那馬車夫正在打瞌睡，他底頭搖晃着；什麼都在伊利亞周圍搖晃着。他拿起算盤，望着它，打了一個二十戈比克的碼子。他又看着，去掉

一個十七，剩下三或比克。他用指頭在珠子上撥，那些珠子在那軸上打轉，帶着悠悠的聲響，於是分散了，停止了。

伊利亞嘆了一口氣，把算盤推開，把胸脯靠在櫃台邊上，呆住不動，靜聽他底心底跳動。

第二天加烏里克底姊姊又來了。她和平常一樣，穿着同樣的舊衣服，帶着同樣的表情。

「你來了。」龍內夫嚙着，生氣地從房間往外望着她。他勉強屈下他底頭回答這姑娘底招呼；但是她忽然親切地一笑，溫和地問道：

「你爲什麼這樣蒼白？你不舒服嗎？」

「我很好。」伊利亞冷冷答道，試想不露出他因她底關心而引起的感情，這是一種愉快的感情；這姑娘底微笑和言語已經柔和而溫暖地打動了他底心，但是他決定假裝他是在生氣，暗自希望她另外說一句親切的話，再微笑一下。他拿定了主意就等着，撅着嘴，並且不望着她。

「你好像在跟我生氣？」她底聲音穩定地響着。那口氣跟她第一句話底口氣相差到這樣，以至使得伊利亞抬起頭來不安地望着她；現在她跟從前一樣倨傲，在她底黑色的眼睛裏帶着一種

驕傲而激怒的表情。

「我是被侮辱得慣了。」龍內夫說，當着她底面給她一個挑戰的微笑，但卻同時感到一種冰冷的失望。

「哼！你在開頑笑，」他想，「你先輕輕拍一下，接上再給一拳！唔，這辦不到。」

「我沒想侮辱你呀。」

這「你」字她說得特別響亮，在伊利亞卻以為是帶着一種保護人底口氣。

「你要侮辱我還不大容易呢。」他粗鹵地大聲說，「我知道你底價值：你不是一隻高飛的鳥兒！」

一聽見這話，她把身子一挺，驚奇地睜大着她底眼睛；但是伊利亞什麼都沒有看見；一個報復她的粗野的願望像火似地緊抓住他，同時以一種謹慎的慢度，他向她投去沉重的粗鹵的言語。

「這些高貴和傲慢的假裝並不會抬高你的身價多少，每一個人都可以在高等學校裏學到這些的。並且要是不因為高等學校，你會變成一個裁縫，或者一個了頭，因為你底貧苦，你不能變成

任何別種人——這不是真話嗎？」

「你在說什麼？」她低聲叫道。

伊利亞看着她底臉，高興地看見她底鼻孔張大，她底面頰在紅漲着。

「我在說我所想的。並且我底意思是你全部的賤價的裝假還不值一個銅板！」

「我沒有裝假！」那姑娘銳聲叫道。她底兄弟跑到她跟前，抓住她底手，怒目看着他主人底臉
叫道：

「我們走吧，桑卡！」

龍內夫向他們投了一瞥，充滿了恨意，冷冷地說：

「是的，你可以走。我不需要你，你也不需要我。」

他們倆都奇異地在他眼前一閃就不見了。他在他們後面大笑。隨後一個人呆在店裏，他不動地站了一會兒，痛飲着他底如願的報復底快樂。那姑娘底怒惱，困惑而且有點吃驚了的臉色深深地印在他底記憶裏。他對他自己已是滿意的。」

「一個什麼樣的孩子。」斷斷續續地在他底腦海裏旋轉着。加烏里克底舉動有點使他煩擾破壞了他底心境。

「這就是你底傲慢。」他想，暗自笑着，「如果譚卡來的話，我也要給她一頓好看。」

他感到一個把無論什麼人都從他推開，把他們粗暴地侮辱地推開的願望，並且感到他自己確能這樣做。

但是譚尼齊卡沒來；他一個人呆了一整天，這天對他似乎特別長。上床時，他感到寂寞，感到被這寂寞弄得較之那姑娘底言語更爲難堪。他想到奧林姆匹亞達，對自己說，在所有的人們中，這個女人會待他最好。閉上眼，他靜聽着黑夜底寧靜，等待什麼聲音，而當一個聲音達到他時，他一驚，於是恐怖地從枕頭上撐起他底頭，睜大眼睛，凝視着黑暗。一直到早上他都不能入睡；他被一種期望的感情和關在房間小屋子裏因空氣底缺乏而生的窒息着的感覺，以及其他煎熬着的不相連貫的感情壓抑着。他帶着頭痛起來，意欲把茶炊燒開，但沒燒，卻喝過了一盅子水就把店門打開了。

差不多中午時，保羅走進來，生着氣，板着臉，不向他底朋友道早安，他就筆直問道：

「你把你自已忘形到這樣是什麼意思？」

伊利亞明白他所指的是什麼，就失望地搖着頭，只是不響，卻對他自己說：

「這一個也是反對我的。」

「你爲什麼這樣侮辱蘇菲亞·尼可拉厄夫娜？」保羅問道，嚴厲地站在他面前。在格拉第可夫底悻悻的臉色以及他那責備底眼光裏，伊利亞受到了他底責難，但是——一點不在乎，慢慢地用一種懶倦的聲音，他說：

「至少，你首先應當道早安，脫下你底帽子。這裏有一尊聖像啊。」

但是保羅抓住他底帽邊，把它戴得更穩當點，再激怒地鼓起他底眼睛，急促而興奮地帶着發抖的聲音說：

「儘管擺你底架子！你發了財了，你已經吃飽了。想想你怎麼說來着：『沒有爲我們的人！』但是等到有人照顧你了，你又把她趕走。啊，你商人！」

一種斷然的冷淡阻止伊利亞回答他底朋友。他冷靜地看着保羅那奮激而可笑的臉孔，感到

他底責備一點都不給他印象。格拉第可夫底鬍鬚底黃毛在他臉上像是霉苔。龍內夫望着，他冷冷地對自己說：

「他在罵我。這就是說她向他訴過怨了。但是我曾侮辱得她很利害嗎？我原可以說得更不好聽。」

「她什麼都懂，什麼都能解說，而你像那樣對待她——啊！保羅說，像平常一樣，在句子裏混雜着着重的字音，「他們全是好人，聰明，他們記得全部的法典——唔！你應當不放過她。但是你——」

「住口，帕緒卡，龍內夫慢慢地說，「你憑什麼教訓我？我高興怎麼就怎麼。」

「你在做什麼挑逗打架嗎？」

「我高興怎麼就怎麼過活。我對你們全都厭倦了，你卻跑來說話。」

接着沉重地靠在樹架上，龍內夫沉思地說，像是他在跟他自己說話。

「你還能說什麼呢？」

「她能，無論什麼，」保羅叫道，帶着堅強的自信，甚至舉起他底手，好像他在舉行宣誓典禮，「他們什麼都知道。」

「好的，上他們那裏去，那麼。」伊利亞冷漠地忠告道。保羅底言語和那激動的樣子對他是討厭的，因此他感到沒有回答他底興致。一種不可動撼的沉重的厭倦扼住他底衝動，阻止他談話和思想。他願意孤獨起來，什麼都不聞不見。

「我要走了，」保羅恐嚇地說，「我要走，因為我明白只有接近他們，生活纔有可能；接近他們，你找到了你所需要的，唔！他們知道真理。從前誰會尊敬過我？」

「別叫，」伊利亞用微弱的聲音說。

「你這蠢貨！」保羅叫着。

正當這時，一位姑娘走進店來，要買一打襯衫鈕扣。伊利亞從容地給了她所需要的，從她手上取過那三十戈比克的銀幣，在他底指頭之間捻弄着，接着又把它還給她說：

「我沒有找頭，下次帶來吧。」

桌子裏是有找頭的，但是鑰匙在屋子裏，因而龍內夫不願去取它。那姑娘去了以後，保羅沒再提起這席話。站在櫃台背後，他把已經從他頭上取下的帽子夾在兩膝中間，望着他底朋友，像是他在等着似的。但是龍內夫從他那裏轉過去，從他那閉着的牙齒中間輕輕地吹着口哨。卡車底轆轤聲和匆促的脚步聲從街上傳入，灰塵也飛撲進來。

「怎麼樣？」保羅不客氣地問道。

「沒有什麼。」停了一會兒龍內夫答道。

「什麼都沒有？」

「看在基督底面上，別跟我吵吧！」龍內夫忍不住叫道。

格拉第可夫扣上他底帽子，一句話不說，很快地走出去了。伊利亞目送他，慢慢地移動他底眼睛，不轉動他底頭。

「那麼是我有什麼毛病嗎？」他問他自己。

一四六黃狗在門邊往裏面望着，搖着牠底尾巴，又不見了。接上一個女叫化子帶着灰髮和大

鼻子在門邊出現。她鞠着躬，低聲說：

「給我一點施捨吧，小老闆，恩公！」

龍內夫默然搖頭拒絕她。街上，一種工作日底器聲在空中跳蕩着。那就像一個龐大的火爐給生起火來了，爲火簇吞嚼着的木柴發出爆炸之聲，並且吐出熱氣。鐵器轉轉作響，運貨馬車走走，長長的鐵條從車上拖掛下來，觸着那石道，發出刺耳的聲音，好像在痛苦之中吼叫，轟鳴。一個磨刀匠正磨着一把刀，那種憤怒的滋滋的叫聲劃過晴空。

「烏拉地米兒來的草莓！」一個小販用一種悅耳的聲音吆喚着。

每一分鐘都帶來一些新奇和一些意外。生命以它底各色的聲音，它底不倦的運動以及它底永恆的創造力在激蕩着空氣；但是在伊利亞底靈魂裏，一切都是靜止的，死寂的。什麼東西在他心裏都似乎停止了，既沒有思想，也沒有願望，只有一個絕大的疲憊。在這樣的心境中，他渡過了這一整天和夜晚，充滿了惡夢，這樣度過了許多晝夜。人們來了，拿了他們所需要的，又走開了；他卻目送着他們，帶着這樣頹喪的思想。

「他們不需要我，而我也需要他們。只是在起初像這樣，過後我會弄慣的。我要一個人生活，我要。」

那房東底廚娘，一個乖僻的紅臉的瘦女人，來代替加烏里克，給他燒茶炊和給他送飯。她底眼睛沒有顏色，也沒有表情。有時看着她，龍內夫在他底靈魂深處感到一種忿怒：

「我就這樣一輩子也看不到任何好的東西了嗎？」

接着他又對他自己憂鬱而絕望地說：

「我底一生是白過了的。」

他已經慣於反常的印象。雖然這些印象激動他，觸怒他，但卻感到與其沒有它們而生活，不如有它們的好。人們帶來它們；但是現在他底朋友不見了，只剩下買東西的人。孤獨之感和對一個好生活的渴望不久就被他那對於任何事物的冷淡所淹沒。日子過下去，充滿了一種壓力。

三〇

一天晚上，關上店門過後，伊利亞走到院子裏，在一株榆樹下躺下，卻聽見一個聲音在牆那邊。什麼人正在用舌頭做出一種聲音，一面低聲說：

「呵，呵，呵，我底狗啊，我底親愛的小狗啊！」

從柵欄縫裏，伊利亞看見一個高大的灰髮女人，帶着一張長臉。她正坐在一張橈子上，一條大黃狗把兩隻腳放在她膝上，牠底鼻子在空中高舉着，想舐她底臉。這女人把她底臉轉開，笑着撫摩那狗。

「她們撫愛一隻狗，這表明她們沒有別的可以撫愛。」伊利亞想道，心裏帶着深切的痛苦。他

記起加烏里克底姊姊，接着記起帕緒卡和馬夏。

「當他們需要我時，他們來了。滾他們底蛋吧！我明天上夾可布那裏去。」

「我底漂亮的狗啊！」那女人在牆後喃喃着。

「但願譚卡會來！」伊利亞慘然對他自己說。但是泰提亞娜住在離城很遠的鄉下。不過他也不能去看夾可布，因為鐵冷斯叔叔到了。他早晨就到了。伊利亞剛醒來，坐在他底床上，正想着又有一天需要度過。

「一個人生活着就像一個人在秋天走過一處窪地，那地方又冷又滑膩，你弄得非常疲倦，但進行卻慢。」

什麼人在院子裏急促地敲門，接連地敲。

伊利亞起身，心想那是來取茶炊的廚娘；一打開門，卻發現他跟他叔叔會了面。

「呵，呵，鐵冷斯說，搖着他底頭，嘲弄地笑着，「馬上就是九點了，你底店還沒開，你這買賣人呀！」

伊利亞站在他面前，擋住他使他進不來，也笑着。鐵冷斯底臉曬黑了，但是不知怎的卻似乎變得更年輕了。他底眼睛快樂而發光。行囊和包袱躺在他脚下，而他，站在這些中間，看來他自己就像一個包袱。

「你好嗎？姪兒，讓我進你底窩吧，那麼。」

伊利亞避向一旁，默默地開始把包裹拿進來。這時鐵冷斯卻舉目四望，尋找聖像，給自己劃着十字架，一面躬着身說：

「感謝上帝，現在我又在家裏了！喂，早安呀，伊利亞！」

當龍內夫擁抱他底叔叔時，他覺得駝背底身體又穩固，又強壯。

「我要來洗洗臉，」鐵冷斯大聲說，環顧着這屋子。他不像從前似的，偻着背，揹着他底包袱旅行，似乎已經把他底腫背壓得更矮了——鐵冷斯變得更直了，把他底頭向後昂擲着。

「你怎麼過着的？」他向他底姪兒道，潑了一把水在他臉上。

伊利亞看見他底叔叔這樣地改變了，覺得歡喜。他自己在桌上忙着，預備着茶，高興地回答說：

背底問話，雖然隱諱而謹慎地。

「你怎麼樣呢？」

「我不錯。」鐵冷斯閉上他底眼，搖着他底頭，帶着一個滿足的微笑。我底巡禮是成功的——不能再好了。一句話——我已經領略過生命底春天了。」

於是在桌前坐下，把他底鬍子擰着，繞在他底指頭上，一面把他底頭歪在一邊開始說：

「我曾參謁過打坐者阿塔內細阿，培勒耶斯拉烏底行奇蹟者，窩龍內依底聖麥特羅芬斯，沙東底聖提杭。我上瓦蘭姆島去過。我到過許多地方，我向許多聖者祈禱過，那最後的是聖彼得，模龍底費布龍尼亞斯。」

他數說着所有這些聖者和城名時，顯然是感到愉快的。他底臉帶着一種甜蜜的滿足的表情，他底眼睛潤濕起來了，那裏面露着驕傲。他用一種唱歌似的聲音述說他底故事，這種聲音，是所有巧妙的說故事者敘述他們那關於聖者們底生活的故事時所用的。

開始下雨了。最初雨點謹慎地落在玻璃窗上，不慌不忙地；接上嗒嗒地來得頻繁而急促，玻璃

在雨點之下顫動着。

「在那神聖寺院底石窟裏統治着一種永恆的寂靜，那黑暗使人充滿了敬畏，但卻被小神燈刺破；那燈光像小孩子底眼睛似的在黑暗之中閃爍，並且發出一種聖油底氣息。」鐵冷斯用一種單調的聲音說着，同時雨下得更快了。屋外風聲嗚咽着，號泣着，屋頂底鐵片克隆克隆地響着，雨水從那裏流下，帶着飲泣的聲音，而在空中似乎一個粗鋼絲底網子在顫動着。

「聖者底頭上流出聖油。」

「哦——」伊利亞慢慢地拖長聲音說，「那麼，你已經給你自己鬆去了你底心事嗎？」

鐵冷斯沉默了一會兒，接着在他底椅子上欠伸了一下，再屈身向伊利亞放低他底聲音說：

「我可以利用一個譬喻來告訴你。我底無心的罪過壓在我身上，就像是一雙過於狹小的鞋子擠住了你底脚似的。那不是故意的，因為如果我不服從培諸哈的話，他那時會把我趕開的。我會把我擲到門外去，這不是實情嗎？」

「真是真的。」伊利亞同意着。

「對了。但是當我在我底旅途上前進時，我底靈魂變得光明了。我一路走着說，『上帝，你看見我嗎？我正上你底聖者那裏去呢。我知道我犯了罪。』」

「這是說你已經算清了你底賬嗎？」龍內夫笑道。

「這是要看他底意旨的。他對我底祈求怎麼看法，我不知道。」駝背說，向上舉起他底眼。

「但是你底良心怎麼樣呢？」

「你這『怎麼樣』是什麼意思？」

「它平靜嗎？」

鐵冷斯不言語，好像他在靜聽。隨後他說：

「它是寂靜的。」

龍內夫譏諷地笑了。

「如果你底祈禱是從你心裏出來的，那總是會給你輕鬆的。」駝背用低而強調的聲音說。

伊利亞從他椅子上站起，走到窗前。大陣的水正在鋪道兩旁流着；路上，在石頭中間，有許多小

泥潭；雨落在它們上面使之顫動，因而全街都似乎在顫動。伊利亞店鋪對門那家房屋，正站在那裏愁眉皺臉，已經給濕透了，它底窗子模模糊糊，從那裏再看不見花卉了。街道寧靜而空洞，只有雨聲和流水潺潺的聲音可以聽見。一隻孤單的鴿子蹲在窗框裏，被飛簷保護着。整條街道充滿了一種潮濕而沉重的憂愁。「秋天開始了。」從伊利亞腦子裏掠過。

「一個人要想糾正他自己，不靠祈禱，別的還能靠什麼呢？」鐵冷斯說着，解開他底一個行囊。

「這太簡單。」伊利亞陰沉地說，不轉向他底叔叔，「你犯罪，祈禱，於是你又清白了！這就是說你可以又開始犯罪了。」

「爲什麼你可以嚴正地生活？」

「爲了什麼，到底？」

「爲了什麼嗎？」

「是的。」

「一個清白的良心如何？」

「那有什麼用處？」

「噯——」鐵冷斯不贊成地拖長聲音，「你怎麼說的？」

「我說我所指的。」伊利亞接上堅定地頑強地說，背朝他叔叔站着。

「那是罪過的！」

「好，讓它去好了。」

「你會遭譴的！」

「不。」

他從窗子那邊掉過臉來，鐵冷斯底臉。駝背正在打量他姪兒底強壯的體魄。他咬着他底嘴唇，長久地尋思一句反駁他姪兒的話，找着以後，就作鼓振金地說：

「怎麼不你會的！你看——我犯過罪，我就遭過譴了。」

「怎樣呢？」伊利亞用乖戾的聲調問道。

「被恐怖我在不斷的恐怖中生活着，害怕忽然會被發現。」

「但是我也犯過罪，我卻不怕。」伊利亞帶着一個大膽的笑說。

「瞎說。」鐵冷斯正經地說。

「真的，我不害怕。但生活卻是困苦的。」

「哈！」鐵冷斯勝利地叫道，從地板上跳起，「那是困苦的，你說嗎？」

「是的，什麼人都唾棄我，彷彿我是生疥瘡的似的。」

「這就是你底譴責所在了，哈！」

「爲了什麼？」伊利亞幾乎是瘋狂地叫道。他底牙床發抖，他那措着的手在牆上抓撓着。鐵冷

斯恐怖地望着他，在空中揮着一根帶子。

「別嚷！別嚷！」他低聲說。

但是伊利亞繼續叫着。他很久沒跟任何人談話，現在他從他底靈魂裏擲出所有他在這些孤獨的日子裏聚積起來的東西。他帶着激情和忿怒對他底叔叔說：

「你底巡禮是非常不必要的，你不會有什麼事的。一個人可以搶劫，也可以殺人；不會有什麼事。沒有人會譴責你的；只有那班不知道怎麼幹那買賣的纔遭譴責，而那些知道怎麼幹的，他們高興什麼就可以幹什麼——無論什麼！」

忽然什麼東西沉重地落下，發出一聲巨響，滾着，「克拉」一下，停止在靠門很近的地方。他們倆都嚇一跳，靜默起來。但是馬上沒有聲響了，只有雨還是傾盆地下着。

「怎麼了？」駝背害怕地輕輕說。

伊利亞默默地走到門邊，開開門往院子裏察看。一種低微的嘲哨聲，一種喘息聲和一種低語聲——一個全音階的聲音合在一起，融成一個單調的呻吟，飄浮到屋子裏來。

「架子翻下來了。」龍內夫說，關上門，走回到他那靠窗的老地方。

鐵冷斯重新在地板上坐下，開始解他底行囊。沉默了一會兒，他說：

「不，你要想想。叫出這樣的話，兄弟！親愛的，呵，親愛的！你這無神論上帝是不來責怪你的，只是毀了你底靈魂罷了。把這話好好地想想吧——這是有道理的話。這話是我在旅行時聽見一個人

說的。親愛的！我聽見多少有道理的話啊！」

他又開始述說他底旅行，從旁看着伊利亞。伊利亞聽着他底故事就像他聽着雨聲似的，一面想着他將怎樣跟他叔叔同住。

他們同住的生活過得不壞。鐵冷斯用舊箱子給他自己做了一鋪床，把它安置在火爐和門之間，在一個角落裏，到晚上這地上，暗得比這屋子裏的別處更漆黑。把龍內夫底生活仔細察看一番以後，他給他自己擔任了加烏里克底職務；他燒開茶炊，打掃店鋪和住屋，上飲食店取飯菜，老是自個兒哼着感謝讚歌。晚上，他告訴他底姪兒阿利路耶底妻子怎麼把她底兒子投到焚着的火爐裏，來把基督從他底仇敵手中救出，並且把基督抱在她臂中原來那孩子底地方。他敘述怎樣一個僧人聽一隻烏底歌唱聽了三百年；關於聖吉利克和聖烏里塔以及許多別的事情。龍內夫聽着他，卻被他自己底思想盤據着。現在晚上他可以去散散步，並且他老是感到渴望出城去。晚上在那裏，在曠野之中是清靜，黑暗而荒涼的，有如在底靈魂裏。

回家後一個禮拜，鐵冷斯跑去看培諸哈，回到家來忿怒而沮喪；但是當伊利亞問他怎麼了時，

他慌忙答道：

「沒有什麼——沒有什麼？那裏——我去了，全看見他們。我們談天，當然——唔，是的。」

「夾可布怎樣了？」伊利亞問道。

「夾可布嗎？夾可布快要死了。他談到你，他臉色發黃，並且咳嗽。」

鐵冷斯不言語了，開始吮吸他底嘴唇作響，呆望着一個角落，又悲哀又可憐地。

他們底生活平滑而單調地過着；所過的日子相同得如同一年鑄出的一堆五戈比克銀幣。一個蘊怒藏在伊利亞靈魂底深處，像一條巨蛇，吞食了這許多日子裏所有的印象。他底老朋友沒有一個來看他；保羅和馬夏似乎已經找着另外的生命底道路；馬第沙被一匹馬踢翻，已經死在一家醫院裏；培兒斐緒卡全部消失了，好像他是在地底下一百尺似的。龍內夫意欲去看夾可布，但是——覺到他跟這位將死的朋友無話可說時，他又沒讓他自己去。早上他讀報紙，中午就坐在店裏守着黃葉從樹上落下，被秋風旋轉在當街。有時一片落葉吹入店門。

當鐵冷斯在屋子裏獨自忙着時，他咕嚕着，帶着一種死葉底噁噁之聲：

「至聖提杭神父，請爲我們向上帝祈禱啊！」

一天禮拜日，一打開報紙，伊利亞在第一頁上看見一首詩——從前與今後——署名格拉第可夫。

「往昔時，有如憂患之鳥羣，

我底思想不住割裂我底心；

我底生命是一張白紙，我壓下我底希望，

憂愁與苦難乃是我底本分。」

保羅這樣寫着。龍內夫讀着他底詩，就在他面前現出他朋友易於動奇的臉在凝神想一樣什麼，他那光輝而果敢的眼睛，時而不安，時而悲哀，時而悽惻。在他底詩裏，保羅敘述他如何在一個蔭生的城市裏，襁褓而孤獨地流浪着，既沒遇見仁慈，也沒逢見歡迎；而當他饑餓疲倦得將近死去時，他忽然遇見一個好人，他對他是仁慈的，於是他就「因一句充滿了愛底溫暖的話而復活，」並且這句話像一顆灼熱的火花落在他心上。

「我底心再一度充滿着希望，

我底思想之歡樂的歡樂傾瀉於其中。」

龍內夫把它讀完，就憤憤地推開那報紙。

「儘你底高興去想像，去發明吧！等着好了，這些仁慈的人們會給你着他們是些什麼做成的。仁慈，真的！」他忿怒地微笑着，接着忽然一個像是從一個全然不同的心理跳了出來的思想，鑽進了他底腦子。

「假使我上他們那裏去呢？我去說：我來了！原諒我吧！」

「爲了什麼呢？」他馬上問他自己，決定而陰沉地說道：

「他們會把我趕走的。」

於是他又讀那首詩，心裏帶着忿怒與嫉妒，開始想着那姑娘。

「她是傲慢的。只要她看你一眼，你就得照原路走回。」

在那同一張報紙上，在佈告欄裏，他讀到九月二十三日，地方法院將審問維拉·卡皮通諾夫被控爲賊的案子。一種痛苦的感情在他心裏燃燒起來；一面心裏對着保羅，他說：

「當她在牢裏時，你可以寫詩了。」

「上帝啊！可憐我吧，一個可憐的罪人！」鐵冷斯噤咕着，嘆了一口氣，憂愁地搖他底頭。隨後他看了他那正在翻動報紙的姪兒一眼叫道。

「伊利亞！」

「吓？」

「你想，培諸哈。」

接着，駝背可憐地笑了一下，就不言語了。

「怎麼樣？」

「他劫了我了。」鐵冷斯帶着低微的待罪的聲音說，更做出一個慘笑。

伊利亞淡淡地望着他底叔叔，一言不發，卻想道：

「那報應得你正對。」

「呵，親愛的，親愛的！他騙了我了。」

「你們一共偷了多少呢？」伊利亞平靜地問道，

他底叔叔把椅子從桌旁移開，低下他底頭，一面兩手放在膝蓋上，開始活動他底手指，張開又

抓緊。

「一萬左右嗎？」龍內夫又問道。

駝背把他底頭向後一擲，吃驚地拖長聲調說：

「一——萬？」

接着向伊利亞揮着他底手，他說：

「你在想什麼？願上帝與你同在！搗總說，只有三千多一點，你卻說一萬。你怎麼攪的！」

「老伯伯有一萬多呢。」伊利亞譏諷地微笑着說。

「你不是在說謊嗎？」

「我爲什麼要說謊呢？他自己這樣告訴我的。」

「他知道怎麼記賬嗎？」

「不比你跟培諸哈更差。」

鐵冷斯沉思起來，重新低下他底頭。

「培諸哈拿去了多少呢？」伊利亞問道。

「七百左右，」鐵冷斯嘆一口氣說，「這樣就會有一萬多嗎？」

龍內夫沉默了。看着他叔叔那困窘而失望的臉色，在他是討厭的。

「但是那一堆錢藏在什麼地方去了呢？」駝背沉思而驚異地問道，「我們好像全都拿了。但

那也許那時培諸哈就騙我的，是嗎？」

「你可以不講這事了吧！」伊利亞嚴厲地說。

「是的，現在講它也是枉然了。」鐵冷斯同意着，長嘆一聲。

龍內夫沉入深思，想着人們底貪婪，以及人們爲了錢的緣故，做出多少卑污的行爲；並且他想，如果他有了那一大筆錢，一萬或是十萬，他就可以讓人家知道他是怎樣一個人了。他要使人在他面前匍匐而行，他一定要被一種復仇的感情所驅使，一方面充滿了怨恨，他把他底拳頭捶在桌上，

被那響聲嚇了一跳，他望着他底叔叔，卻看見他正半張着他底嘴，眼中帶着恐懼望着他。

「我正在想事。」他用一種乖戾的口氣對鐵冷斯說，從桌旁站起。

「有時是會這樣的。」那一個猜疑地附和着。

當伊利亞進店去時，駝背好奇地目送着他，他底嘴唇無聲地動着。雖然伊利亞沒看見那猜疑的眼光，他卻在身後感覺到這個：他注意到他底叔叔有時追究他底最微末的行動，似乎他在企圖明白什麼事情，並且正要來探問這事了。這使龍內夫避免跟他叔叔作任何談話。每天他更清楚地感覺到這駝背在礙他底事，而「這情狀會繼續到多少長久呢？」這一個問題就常常在他面前出現。

「好像有一個瘡癩在他底靈魂裏破裂了；生活一天一天乏味起來，最壞的就是他任何事情都不想做：沒有什麼東西使他有興趣，而在他，有時覺得他正在一天深似一天地沉到一個無底的深淵裏去。想到自己是大錯而特錯了，他集中他全部的靈魂在這錯誤底痛苦的感覺之上，被它激起無休止的思想，在那裏面，爲他所曾經犯過的所有的罪過，尋找一個辯解。鐵冷斯來後不久，有一

些日子不在城裏的秦提亞娜。烏拉齊厄夫娜來了。一看見一個駝着背，穿着一件褐色的粗斜紋布的襯衫的鄉下人，她就厭惡地緊閉着她底嘴，問伊利亞道：

「這是你底叔叔嗎？」

「是的。」龍內夫冷冷地笑道。

「他是要跟你一起住下去嗎？」

「當然。」

秦提亞娜覺察到她底股東底回答裏有一種厭惡和無禮，於是不再對那駝背注意；但鐵冷斯卻正站在門邊加烏里克底地方，擰着他底黃鬍子，好奇地望着那穿着灰色衣服的纖美的體態。龍內夫也望着她在店房裏像一隻家雀似的跳來跳去，沉靜地等着她問點什麼，準備用沉重的侮辱的話語把她打暈。但是她側眼看着他底粗野的冰冷的臉色，什麼都沒問。她站在櫃台背後，一面翻着那載入每天收入的眼簿底紙頁，一面告訴在鄉下住這麼一兩星期是多麼愉快，那裏夠多麼便宜，對你是如何的好。

「請容許我說，」你應該說，「請你。」並且屈膝致敬！」

那帳簿從泰提亞娜手中脫逃，溜下桌子，但是那女人撲的一聲，又把它搶了回來，笑起來。鐵冷垂下他底頭，走出街上去了。於是泰提亞娜斜眼帶笑地看着伊利亞底乖戾的臉子，低聲問道：

「你是跟我生氣嗎？爲什麼？」

她底臉有一種狡猾的神情，她底眼睛親切地動人地閃映着。龍內夫伸出他底膀臂，抓住她底肩膀。對她的恨意和一種要把她抱到他胸前來把她壓擠着，一面聽着她那瘦骨折裂之聲的野蠻的殘忍的願望，在他心裏焚燒起來。他把她拉向他，露着他底牙；她卻抓住他底手，想把它從她底肩膀拉開，低語道：

「阿，放開我！痛啊！你瘋了嗎？你不能在這裏擁抱！並且——聽着！留下你底叔叔是不方便的。他是一個駝背，別人會害怕他的。好了，放開我！你應當把他安置在什麼地方——你聽見嗎？」

但是他已經抱住她了，正彎下他底頭到她臉上，他底眼睛睜得大大地。

「你在想什麼？不能在這裏——放開我！」

她突然往下蹲去，像一條魚似的，從他底兩臂之間溜出。龍內夫從一層蒙着他底眼睛的熱霧裏看見她在門邊。她正在用發抖的手弄直她底短衫，一面說：

「呵，親愛的，你夠多麼粗蠻啊！你不能等嗎？」

他底頭腦充滿了聲音，像是水在那裏面奔流。把他底手指緊緊地交組着，他不動地站在櫃台背後，望着她，好像在她一個人身上，他看見了他底生活底全部的罪惡與負擔。

「這樣熱情是好的，但是愛人，你應當節制你自己。」

「出去！」伊利亞說。

「我正要走。我今天不能接受你，但是過了明天，二十三——我底生日——你來嗎？」

她說着，用她底手指摸着她底胸針，沒看他。

「出去！」他再說，因那想抓住她來磨折一番的願望而發抖。

她走了。鐵冷斯馬上走進來，恭恭敬敬地問道：

「這是——股東嗎？」

龍內夫點點頭，輕鬆地吁了一口氣。

「她是一位高貴的太太！原來她是像這樣的，她是小巧的，但是——」

「卑賤！」伊利亞沙聲說。

「唔——唔。」鐵冷斯猜疑地咕嚕着。伊利亞覺到他叔叔底好奇而猜疑的眼光，就冷冷地問

道：

「喂，你在看什麼呀？」

「我？上帝見憐！沒有什麼。」

「我知道我所說的什麼。我說她卑賤，還只是小地方。我能說得更壞，而那卻是真的。」

「啊——就是這，是嗎？」駝背拖長聲音表同情地說。

「什麼？」伊利亞厲聲問道。

「這就是說——」

「這就是說什麼？」

鐵冷斯站在伊利亞面前嚇住了，被他底粗暴的聲氣弄傷心了，不住地把他底身子底重量從這腳換到那隻腳，他底臉色是可憐的，一面很快地映着他底眼睛。

「這就是說——你很知道。」沉默了一會兒他說。

「就是這樣一句話？」伊利亞叫道，「我是知道的——乾淨在表面上。」

「我跟 *Popoff* 有過一次談話，」駝背諂媚地說，把他自己安坐在一張椅子上，「談到他底兄弟，公安局判決他七天——唉！*Popoff* 說他是一個又溫和又安靜又正經的孩子，他說。忽然這麼一陣瘋狂把他抓住了。他喝醉了，什麼人都打起來——打他底老闆的耳光，也打那店夥的耳光。但是以前他底老闆常常打他，都沒發生什麼事——他老是一聲不響的。」

龍內夫聽着他叔叔底故事，想着：

「我一定要拋棄一切走開。讓那清白的生活混蛋吧！在我，沒有什麼生活是可能的。我要拋開一切走開。我將流浪，在這裏我卻會毀滅。」

「他忍受着，忍受着。但最後爆發了。」鐵冷斯說。

「誰？」

「啊。我在談那 duornik 底兄弟。公安局長把他關了七天，爲了毆關。」

「哦！」

「七天之久。我說那人好好地忍着忍着，那些事就在他底心裏積了起來了，像是煙塵在煙囪裏似的，到後來全點着了，燒成一片火焰。」

「叔叔，你來站櫃台，我要出去了，」龍內夫說。

鐵冷斯底單調的說教似的聲音慘淡地在他耳朵裏響着，像是倫第底禮拜堂底鐘聲；並且店裏狹小而冷寂；但是走到街上也並不快活。下了幾天的大雨。那乾淨的灰色石道愁慘地呆望着沉悶的天空。石頭中間的凹處都給泥填滿了，使得石頭底潔淨顯得特別打眼。一種迫人的濕氣充滿在空中，房屋似乎因潮濕而沉重起來。樹上的黃葉在抖戰着作死底掙扎。什麼地方地毯和皮大衣正被緊急地抽打着，那短促的聲音飄了出來，又像石頭落水似的消失了。正對伊利亞底眼前，在街道底盡頭，白色與紫色的濃雲從那屋頂背後升了上來，它們沉默地互相攀緣着，愈來愈高，不斷地

變換它們底形狀，像是大火底濃煙，又像是高山或是江河裏的風浪。一片白雲爬了出來，跟着它，移動得更快地，一朵藍色的昇了起來，沉重地落在那朵白雲上，把它遮沒了。它們昇入灰色的高空，似乎專門是爲了更沉重地落到那些房屋，樹木和土地上來。龍內夫看着在他前面那堵活牆看得懶倦起來了，就走向店去，因寒冷與疲憊而顫抖。

「我一定要把一切都拋棄，店鋪和一切。叔叔可以跟譚卡一塊兒做生意，我要走。」他給他自己描想出一片淋着雨水的荒郊，天空蓋滿了灰色的雲層，一條兩旁長着樺樹的大道。他背上正揹着一個包袱在那裏走着。他底脚陷入泥濘，冷雨打着他底臉；在那荒郊裏，道路上沒有一個人，樹上也沒有一隻鳥鴉。

「我要吊死我自己。」他對他自己想道，冷漠地，知道他沒有地方可去，他也不能到任何地方去。

三

兩天以後，當他早上醒來時，他看見在他底日曆上那二十三的黑色數字，記起維拉是在這天受審。他高興有離店的可能，並且感到一種對這女子底命運的燃燒着似的好奇心。趕快穿上衣服，匆匆喝完早茶，他幾乎是跑着向法院走去，卻到得太早了。沒讓一個人走進那座房屋，一堆人擠在階沿上等待開門。龍內夫也在門邊站下，把背靠在那座房屋底牆壁上。一片廣場在法院面前展開，那中間矗立着一座宏大的教堂。人影在鋪道上移動，太陽底圓盤蒼白而疲憊地出現了一下，又躲到雲層後面去了。差不多每一分鐘，在遠處，一片陰影落在那廣場上，在那石道上爬行着，攀登在樹梢，並且像是那麼沉重，以至那樹上的枝條都被它壓得只是晃蕩。隨後這陰影把那教堂從基石到

十字架都包裹住了，從那上面爬過，無聲地向法院和站在它門前的人們頭上移動。

每一個人都形容慘澹，都有一張餓臉。他們互相交換着疲乏底眼光，一面慢慢地閒談。一個人，長髮，穿一件薄外套，一直扣到下頰，戴一頂歪帽子，正用他那僵凍的手指擰着他那翹起的紅髭，不耐煩地在地上躡着他那穿着破鞋的脚。另一個人穿一件補綴的「波得烏卡」*，便帽拉在他底眼睛上，低着他底頭站着，一隻手放在他底衣袋裏，另一隻插在他底襯衫裏。他似乎在打瞌睡。一個小黑人穿一件寬厚的羊毛衫和一雙長統靴，活像個甲蟲，似乎非常焦急；他不住抬起他那蒼白而削瘦的小臉望天，吹着口哨，皺起他底眉頭，想用他底舌頭捉住他底尖髭，說話比任何人來得更多。

「他們要開了嗎？」他嚷着，把他底頭歪向一邊靜聽着。

「不，哼！但是已經晚下來了。你到過圖書館嗎？我底孩子！」

「不，那太早了。」那長髮的傢伙單調地說。

「碰鬼！多冷，你知道！」

*農民穿的短外套。

那長髮人不高興地嘟囔着，接着沉思地說：

「但要是沒有法院又沒有圖書館，我們能上哪兒去給我們自己取暖呢？」

那黑傢伙聳聳肩，不響。伊利亞觀察着這些人，聽他們在說些什麼。他知道他們都是小廝三或者是街賊——一些靠黑暗的事業過活的人，給鄉下人寫些請求書和各種字條騙他們，或是帶着信到人家裏去請求賙濟。從前他害怕這種人，但現在他們只是引起他底好奇心。

「這些人爲了什麼而生活呢？然而他們生活着。」

一對鴿子飛落在離階沿不遠的鋪道上，一隻掛着嘹曬的肥鴿難看地搖搖擺擺圍着那一隻繞走，大聲地咕着。

「吓！」那黑人尖聲啐了一口，那穿「波得烏卡」的人嚇了一跳，抬起他底頭。他底臉又腫又青，帶着玻璃似的眼睛。

「我討厭鴿子，」那黑人望着那飛去的鴿子叫道，「牠們胖得像富商似的，他們咕咕——叫我討厭。你跟什麼人打官司嗎？」他忽然問伊利亞道。

「不。」

「你是被告嗎？」

「不是。」

那黑人從頭到腳看了龍內夫一回，從鼻子裏說道：

「這纔怪呢。」

「什麼怪？」伊利亞笑問道。

「你有一張被告人底臉孔。」那人油腔滑調地答道。

「啊，他們開開了。」

他頭一個竄過那開開了的門。伊利亞給他底話一刺，跟他走去，在門道上用他底肩膀推擠那長髮人。

「看你走到什麼地方來了，粗貨！」那長髮人溫靜地說，隨即回擠伊利亞一下，擠到他前面去了。但是這一擠卻沒給伊利亞怒惱，那只是使他驚異了。

「多麼奇怪！他推着你就像他是一個希望隨處都佔先的尊貴的紳士似的，但他不過是一個街賊。」

法庭裏陰暗而安靜。一張蒙着綠布的長案，高背的圈椅，巨大的鍍金鏡框裏的如生人一般大小的人像，陪審官坐的紅椅，一排欄杆背後的一張大木橈子；每一樣東西都是重大的而引起崇敬之感。窗子都深深地安在灰色的牆壁裏，布幕沉重地打摺懸在窗上；窗戶玻璃是模糊的。沉重的門無聲地打開了，穿制服的人們也都迅速無聲地踱着方步。這間大房子裏的每一樣東西都似乎在啞靜地激勵着安靜而馴服的舉止。龍內夫四面看看，一種敬畏之感使他底心房收縮，而當那公吏宣佈開庭時，他吃了一驚，比任何人都先跳了起來，雖然他並不知道站起來是必要的。那走進法庭來的四人中的一個是格郎莫夫——住在伊利亞店房對過的那人。他在中間那張圈椅上坐下，兩手理一理他底頭髮，再弄弄鬆他那密集地繡金的領口。他底臉色使得伊利亞心安了一點，那完全和平常一樣地紅潤而和藹，他光是在擦着他底鼻尖使它向上。在他底右首，坐着一個看樣子像是鄉下人的老頭子，帶着一部灰色小鬍鬚，一個翻扁的鼻子和一付眼鏡；左首一個禿頂的人，帶着

一部披開的紅鬍子和一張無表情的黃臉。靠桌邊站着一個青年審判官，圓頭，帶着剪得很短而精緻的頭髮和凸出的黑眼睛。他們全都靜默了一會兒，檢看桌子上那些文件，同時，龍內夫恭敬地看着他們，等待他們之中的一個站起，用宏亮的聲音宣佈什麼重要的事情。

但是把他底頭一轉向左，伊利亞忽然看見那熟悉的培諸哈。非里蒙諾夫那張像是刷過油似的發光的胖臉。培諸哈坐在紅椅的前排，把他底頭靠在那椅背上，靜靜地望着聽衆。一兩次他底眼光落在伊利亞臉上，兩次伊利亞都想站起來對培諸哈，對格郎莫夫或是對所有的審判官說些什麼。

「他是一個賊！他打他底兒子打得要死！——在他腦子裏燃起這樣一個意念；他在喉管裏感到一種火燒似的感覺。」

「這裏，你是被控爲——」格郎莫夫用溫和的語調正在說着，但是伊利亞沒聽見他在對什麼人說話；他是在看着培諸哈底臉，被痛苦與困惑征服了，對非里蒙諾夫是法官這事，不能使自己平服。

「告訴我酒排間底犯人，」那主審官帶着懶懶的聲調說，摩着他底腦門子，「你對那店夥亞尼齊莫夫說過『你等着吧！我會給你報復的。』嗎？」

一扇窗扉正來回飛舞着，帶着磨擦的聲音：

「咿唔——咿唔——咿唔——」

伊利亞在陪審官中又看見一個泥水匠，建築承造人，西拉齊夫——一個高大的鄉下人，長臂，小而蘊怒的臉，非里蒙諾夫底朋友之一，跟他一道下棋的傢伙。人家說有一天西拉齊夫跟他底一個正在工作的工人拌嘴，他把他從建築架上推下，這工人就因受傷而喪命；而在第一排緊靠培諸哈那位子上坐着一家大雜貨鋪底老闆多多諾夫。伊利亞從他買進貨物，因此知道他是一個殘忍而吝嗇的人，他曾有兩次破過產，那時他以十戈比克抵償人家一盧布。

「證人，你什麼時候看見亞尼齊莫夫底房子着火的？」

「咿唔——咿唔——咿唔——」那窗扉哀哭着，什麼東西在伊利亞胸中回應着那聲音。

「傻子！」一聲低語在伊利亞身旁響着。他四下一看——在他身旁坐着那小黑人，輕蔑地撇

起他底嘴唇。「傻子」他重複着，向伊利亞點頭。

「誰？」伊利亞輕聲說，疑問地望着他。

「那犯人；他有一個非常好的機會來駁倒那證人，但是他失去它了！我會——喔？」

伊利亞看着那犯人。他是一個高個子，一身骨頭的鄉下人，帶着一個尖腦袋。他底眼睛發暗，充滿了恐懼；他正露着他底牙，活像一匹餓狗，打得呆滯了，露着他底牙隱伏在角落裏被一些仇敵包圍着，而對這些仇敵，他又沒有力量來防禦他自己。他那黑臉上帶着一種極度的獸性底恐懼底表情。培諸哈，西拉齊夫，多多諾夫和其他的人都用一種安靜的滿足的眼光看着他；在龍內夫，似乎他們都在對他們自己說：

「他被捕了，因此他有罪。」

「無聊！」他底隣人低語道，「這案子一點都沒有興趣。那犯人——是愚蠢的，那檢察官——是一個落伍者，那些證人——照例是些傻瓜。要是我，老早就把他吞下肚了。」

「他有罪嗎？」龍內夫小聲說，抖着，像是他有癩疾。

「不像；但是他可以給定罪的。他不知道怎麼防衛他自己。鄉下人照規矩是不知道怎麼防衛他們自己的。他們一點用處都沒有！他們有骨有肉，但是說到腦子和機智，他們連最小的一點也沒有。」

「這是真的，是——的。」

「你有二十戈比克嗎？」那人突然問道。

「有的。」

「把它們給我。」

伊利亞取出他底錢包，在他考慮他是否應當給他以前，他就把那錢給了。但是當他給了以後，他側眼看着他底隣人，帶着對他的一種不自覺的尊敬，對他自己說：

「做得很好。這纔是人們生活底正當方法——出其不意地把你底隣人攔住。」

「他是一個純粹的白癡，十足的白癡！」那黑人又低聲說，用他底眼睛指着那犯人。

「噓，噓！」招待員噓着。

「陪審官先生們！」那檢察官溫和而嚴肅地說。「看看這個人底臉——這比所有這些嚴格地構成了這犯人底罪狀的證人們底言語都更為雄辯——呢，呢——這除了使我們信服在我們面前站着一個典型的犯法人，一個社會秩序和法律的敵人而外不能有別的了。」

那社會秩序底敵人正在坐着，但也許當旁人說他是站着時，他覺得不安，因此慢慢地站起來，垂着頭。他底兩臂無助地掛在他身子底兩側，他那灰色的長身體彎曲着，好像他正準備投入那正義底血口裏去。

龍內夫也低着他底頭。他感到不安，不良的，不舒服的思想遲緩而沉重地在他底頭腦裏攪着；他找不到話來表現它們，而它們壓在他身上，互相吞噬。培諸哈那不甯靜的紅臉在他底思想中閃入有如有彤雲之中的月亮。

當格郎莫夫坐着宣告一個間歇時，伊利亞和那黑人一起走出到走廊上。這小人從他底羊毛衫口袋裏取出一段碎皺的雪茄，用他底手指把它弄平，一面說：

「這怪傢伙！他發誓，『我沒有在那上面放火，』他說。發誓在這種地方是沒有用的。你就只應

當脫光你底背，準備着挨打——哈哈！這案子是嚴重的一個！一個商人被了災害，你是否有罪？那是重要的！重要的！是爲這事來懲治一個人——你被捕了，那麼你將被懲治。」

「那鄉下人有罪嗎？你以爲。」龍內夫沉思地說。

「我想他是有罪的，因爲他愚蠢！機智的人永遠不會有罪。」那人尖聲道，帶着沉靜的辯才，滿酒地吸着他底雪茄。他底眼睛黑而小，像老鼠眼睛，他底牙齒也是一樣地小而又尖。

「這裏，在這些陪審官中間，」伊利亞掙了一把勁低聲說，「有人——」

「商人最多。」那黑人靜靜地改正他。伊利亞看着他重說道：

「商人。我認識他們裏面的幾個。」

「哦！」

「好漢子！這是說如果說實話。」

「也是些賊。」他底對話人提示道。

他大聲地談着，一點不帶拘束。拋開他底雪茄，他東起他底嘴，沙聲地吹着口哨，看什麼人都用

勇敢的傲慢的眼光，而他底每一部份——每一根小骨頭——都似乎因饑餓底不安而顫抖。

「像這樣的事時常發生。一般地說，審判是一齣輕快的喜劇，一齣小而又小的喜劇。」他聳聳他底肩說，「飽足的人們在消滅饑餓的人們底惡癖性之中操練他們自己。我常常在審判上幫忙，但是從來沒看見過一個饑餓的人坐着來審判一個飽足的人；如果一個飽足的人審判一個飽足的人的話，他做這事是爲了他底貪婪。『別全都搶去了。』他說，『給我們留下點兒。』」

「他們說一個飽足的人不懂得一個饑餓的人。」

「瞎說！他底對話人答道，『他懂得很清楚。這就是他那麼嚴厲的緣故。』」

「唔，如果他是飽足而又公正，那就不那麼壞了！」伊利亞低聲說，「但是當他一飽足時，他就是一個流氓，他怎麼能審判別人呢？」

「流氓是最嚴厲的法官。」那人平靜地說，「好，讓我們去聽聽那搶案吧。」

「她是我底一個朋友。」龍內夫低聲說。

「哦！」那人叫道，很快地看了他一眼，「那麼讓我們去看你底朋友吧。」

任什麼在伊利亞頭腦裏都混亂了。他想拿許多事情來問這個活潑的小人。這人底話像是豆子從一個籃子裏洒了下來似的。但是在他心裏有一種可厭而危險的東西使他害怕。同時那關於培諸哈是審判官的固執的念頭把他內部底一切都破滅了。這念頭好像一個鐵環；已經纏繞着他底心，沒給旁的東西留下餘地。

當他走近法庭門前時，在他前面的人羣中，他看見保羅·格拉第可夫底後腦和他底小耳朵。他很歡喜，就拉拉保羅底大衣袖子，向着他底臉微笑，而保羅也笑——卻是不情願地，並且帶着一種顯然的勉強。

「早安！」

「早安！」

他們面對面沉默地站了幾秒鐘，在這幾秒鐘裏，一定是兩人都感到一樁事，而使他們在同一時間開始說話。

「你是來看我的嗎？」保羅問道，苦笑着。

「她在這裏嗎？」伊利亞迷亂地問道。

「誰？」

「啊，你底蘇菲亞·尼克呀！」

「她不是我底。」保羅冷冷地截住他答道。

他們沉默地走進法庭。

「我們坐在一起吧。」龍內夫提議道。

保羅猶豫着，答道：

「你知道我是跟朋友在一起的。」

「呵，好吧。」

「現在，」保羅熱心地說，「聽着爲辯護而來的律師會說些什麼吧。」

「我要聽的。」伊利亞低聲說，接上更其低聲地說：

「好，再見，兄弟。」

「再見。我們以後要再見的。」

格拉第可夫回轉身匆匆走開了。伊利亞望着他，感到似乎保羅用他底手觸住了他身上的傷處，一種痛苦的感覺通過他底周身。望着一件完好的新大衣在他朋友底背上，和在這幾個月來變得更加健康更光潔的保羅底臉孔，他感到嫉妒與辛酸的感。在保羅同一座位上坐着加烏里克底姊姊。他對她說了些什麼，於是她很快地向龍內夫這面轉過她底頭。一看見她那急切迫近的臉，他把他自己底臉轉向一邊，於是他底靈魂變得更其厚實地被裹在傷害，憤怒與困惑的黑暗的感情之中。思想劇烈地興起，在他底頭腦裏翻滾着，有如一陣旋風，自相混合着，接着突然停止就消滅了。他在心裏感到一種空虛，同時外界的每一樣事物似乎成一條濃厚的線條向他移動，於是他再不能明白他面前發生着什麼事情。

這時維拉給領進來了。她站在欄杆後面，穿着一件長到她底腳後跟的灰色長袍，在她手上一塊白手絹兒；一束金髮掩住她底前額，她底面頰蒼白，她底雙唇緊閉，同時她底眼不動地大張着，嚴肅地望着格郎莫夫。

「是，是，不是。」她底聲音在伊利亞耳朵裏模糊地響着。

格郎莫夫和氣地望着她，用很低的聲音對她說話，好像一隻貓在嗚嗚地低叫。

「卡皮譚諾瓦！你搬在晚上盜竊的罪嗎？」他那豐潤的嗓子底油滑的腔調向維拉爬去。

龍內夫望着保羅。他正僵腰坐着，他底頭向下彎着，正在拉他底帽子；在他身旁那位姑娘卻筆直地坐着，那樣子彷彿她正坐在那裏審判他們所有的人——維拉，法官和聽衆。她不住兩邊轉着她底頭，她底嘴唇輕蔑地壓在一起，而她底驕傲的眼睛冷靜而嚴厲地在她那皺結的眉頭下閃光。

「我服罪。」維拉說。她底嗓子發抖，那聲音跟一只有了裂痕的薄杯子被敲擊時所發出的一樣。

陪審官裏面的兩個，多多諾夫和他底隣人，一個紅髮，臉刮得很乾淨的傢伙把他們底頭彎在一處，無聲地動着他們底嘴唇，用一種似乎在微笑的眼睛望着她。培諸哈把他底身子傾向前面，抓住他底圈椅；他底臉變得更紅，他底鬚髭動着。許多旁的陪審官都用同樣的那種特有的注意望着維拉，這注意，龍內夫是明白的，並且使他感到厭惡與憤怒。

「他們在審判她，他們還必然在垂涎她。」他想到，咬着他底牙。他想向培諸哈叫道：

「你這流氓！你在想什麼？你坐在什麼地方？你應當做什麼？」

什麼東西在他底喉嚨裏湧起，像是一個沉重的球堵住了他底呼吸。

「告訴我，呢，卡皮譚諾瓦，」格郎莫夫正在開言，懶懶地動着他底舌頭；他底眼光從他底頭部射出，像一隻爲性慾所苦的公羊底眼光。「你當過多久的——呢，娼呢？」

維拉舉手掩住她底臉，好像這個問題已經貼在她那滾燙的面頰上了。

「很久。」

她決然答道。一陣私語在聽衆中間通過，像蛇底爬行似地響着。格拉第可夫彎身得更低了；好像他想藏躲他自己，一面不住地拉他底帽子。

「多久？」

維拉不響，用莊重嚴厲的眼光看着格郎莫夫底臉。

「一年？兩年？五年？」那主審官固執地問。

她仍然不響，不動地站着，彷彿她是灰色的石頭刻成似的。只有她那手絹兒底尾子在她胸前抖着。

「你有權利不回答，如果你高興的話。」格郎莫夫擰着他底尖髭說。

接上那律師，一個尖髭，卵形眼睛的瘦子跳了起來。他底鼻子長而瘦，他底後腦很寬大，使得他底臉跟一把斧頭一樣。

「告訴我，卡皮譚諾瓦，什麼使你以此為生的？」他嚴厲地大聲問道。

「沒有什麼使我這樣。」維拉答道，望着她底審判者。

「唔——唔——這不大可靠。你看——我知道的——你告訴我吧。」

「你什麼都不知道。」維拉說。她向他轉過頭去，接着嚴厲地望着他，在她底聲音裏帶着不高興，憤憤地繼續說：

「我什麼都沒告訴過你，你自己造出來的。」

向聽衆很快地投了一瞥以後，她轉向審判官，向那律師點頭問道：

「你能允許我不向他說話嗎？」

法庭裏又聽見那蛇底爬行聲，這一次聲音更大而且更清楚。

伊利亞因緊張而顫抖，望着格拉第可夫。他從他那裏希望着什麼，自信地等待着；但是保羅正從坐在他前面的人底肩上望着，不響也不動。格郎莫夫正在微笑，說了些油潤光滑的話。接着維拉開始用一種低微但堅決的聲音說：

「簡單地——我想發財纔拿它的。這完了，沒有旁的了。我始終是這樣。」

陪審官們開始互相私語。他們底臉色已經變得沉鬱了，審判官臉上也顯出不高興來。法庭裏一切皆寂然無聲；那石道上有節拍而笨重的步調從街道傳來——兵士正在走過。

「在犯罪人服罪的观点上，我應當說——」那檢察官正在講着。

伊利亞感到他不能再呆下去了。他站起來，向前走了一步。

「不要動！」招待員高聲說。

伊利亞重新坐下，像保羅一樣低垂着頭。他不能讓他自己去看培諸哈那張綁着尊嚴，像是被

得罪了似的紅臉以及看格郎莫夫那張帶着不變的溫和的表情的臉他知道在那審判官底好脾氣後面有一顆冷酷的心並且知道這個快樂的人慣於裁判別人有如一個木匠慣於刨平木頭。

「如果我要自首我底罪——我就會跟這一樣受審判。培諸哈會做審判官，他會把我送到西伯利亞去，而他自己卻仍然留在這裏。」

這個念頭牢牢地占在他底腦子裏，於是他坐着什麼都不看，什麼也聽不見。

「不要你講關於這事的話。」維拉底發抖而怒腦的叫聲響着，接着她開始哭泣，尖叫，用她底手抓住她底喉嚨；並且把手絹從她頭上拉下，「我不要，我不要。」

廳堂裏充滿了一陣喧囂。這女人底哭叫造成一個騷動，一面她撲倒在欄杆後面，好像她在被燒着似地，心碎地抽泣着。

「不要磨難我——讓我去吧——看在基督面上！」

伊利亞跳了起來，向前衝去；但是人們向着他移動，他糊裏糊塗地發現他自己已在走廊裏。

「他們剝光了她底靈魂。」他聽見那黑人說。

保羅·格拉第可夫蒼白蓬亂地靠牆站着，他底牙腔發抖。伊利亞走到他面前，用陰鬱、憤怒的眼光凝視着他底臉。在他周圍人們站着，來回地走着，熱心地談論着，還有一種煙草底氣息。

「這就是說監禁！你可以儘你底高興哭，叫，那毫無關係。」

「她自首了，這小傻子！」

「但那是犯法的嗎？」

「她可以說那是他給她的。」

話聲在走廊裏飛來飛去，像是秋天底蒼蠅，走進伊利亞耳朵裏。

「怎麼樣？」他用一種乖戾而怒惱的口氣向保羅問道，走近他。

「這樣你就毀掉一個人了嗎？」龍內夫繼續道。

保羅一跳，好像什麼人用鞭子抽了他一下，舉起他底手，放在龍內夫肩膀上，帶着可憐的聲音

說：

「那是我嗎？」

三 人

伊利亞把他底手從他自己底肩上抖開，想對他說：

「是的，那就是你！你當心着不要聲張出那是你使她做賊的。」但卻換上說，「培諸哈·非里蒙諾夫審問她。這是公正的嗎？」於是微笑。接着他臉上帶着同樣的微笑走出，到街上慢步着，感到他像是緊緊地被無形的繩索綁着似的。懨倦像是一塊重石躺在他胸中，那使他感到冰冷，使他不能思想。他從這條街到那條街，無目的地一直遊蕩到晚，又疲倦又饑餓，像一匹餓狗。他心裏不起一點願望，他什麼都不注意，一直到一種被饑餓引起的難過抓住了他。

天黑了。燈光從家屋底窗口出現，寬闊的光底黃色線條投到街道上，爲站在窗座上的盆花底陰影所裁剪，龍內夫站住了，看着那由陰影做出的花樣，就聯想到格郎莫夫家底花卉，想到他那像一個童話裏的皇后似的老婆以及那不得不令人發笑的哀歌。一隻貓帶着謹慎的步子橫過街道，顫抖着牠底爪子。

他向前走，來到十字路口又站住了。那角屋之一正是燈燭輝煌，一面音樂在響着。

『我要上一家飲食店去。』伊利亞打定了注意就走到路中間去。

『當心！』一個人向他喊道。一匹馬底黑鼻子逼近他底臉出現，那上面發出暖氣。他跳向一旁，

聽那馬車夫叫罵，一面從飲食店走開。

「一輛馬車殺不死人。」他鎮靜地想道。

「我該吃點什麼了。但是現在維拉要完全毀了。」

他底思想抓住了關於這姑娘的回憶，於是開始機械地繞着這回憶旋轉。他感到他底心靈裏有很小的一分子主張他不應當想維拉底事，而應當想他自己底，但卻沒有力量逆轉他底思潮。

「她也是驕傲的。她不願意講到帕緒卡。她知道沒有人可以談這事。她是最好的了。要是奧林姆匹亞達就會那樣的。不，奧林姆匹亞達也是好的——但是譚卡，譬如說。」他陡然記起這天是提亞娜底生日，她曾邀請過他。最初，到她那裏去這思想於他似乎是可咒詛的，但是立刻他感到一個不願他自己而前去的粗野的願望，於是另一種尖銳的燃燒似的感情在他心裏醒轉了。

雇了一部馬車他趕了去。幾分鐘後，他發現他自己在亞烏通諾莫夫底餐室門道裏，被燈光眩耀得眯上他底眼睛，笨拙地向那些人笑着——那些人在那大屋子裏正圍住一張桌子互相依傍地坐着。

「啊，你來了！」吉利克叫道。

「你多麼蒼白啊！」泰提亞娜端詳着伊利亞說。

「你帶了什麼糖果來嗎？一樣壽禮，呢，你在想什麼？」

「你到什麼地方去來着？」主婦問道。

但是吉利克拉住他底袖子，領他繞着桌子把他介紹給他底客人們。龍內夫抖着一個人底溫暖的手，同時所有那些客人們底臉，在他眼前融在一起，成爲一個冷淡而有禮貌，微笑着，帶着大牙的長臉。燒肉底香氣觸着他底鼻孔，女人們底開談聲在他耳朵裏響着，像是下雨的聲音，並且他底眼睛感到溫暖；一種沉重的痛感使他不能移動他底眼，一層五顏六色的薄霧似乎在它們面前浮着。當他坐下時他纔發覺他底脚因疲倦而酸疼，並且饑餓正啃着他底臟腑。他一聲不響地拿了一塊麵包吃起來。客人裏有一個發出一聲大笑，同時泰提亞娜對他說：

「你就這樣不願意恭喜我嗎？你倒好，跑了進來，坐下就吃，一句話不講。」她在桌下用她自己底脚使勁在他脚上推了一下，就低下她底頭在茶壺上把它重新灌滿。在那流水聲中，伊利亞聽見

她底低語。

「舉動放漂亮一點兒。」

他把他底麵包在桌子上放下，搓着他底手，大聲說：

「我這一整天都是在法院裏過的。」

他底嗓子超過了談話底喧聲。客人們靜默下來。龍內夫窘了，感到他們底眼光在他身上，於是從他底眉毛底下向他們掃視了一週。他們正疑問地望着他，彷彿他們全都懷疑這個闊肩鬚髮頭的青年人能夠說出什麼有趣的事情。一種難堪的沉默充滿了這屋子。思想底斷片在伊利亞腦子裏旋轉着，不相連貫地，笨重地，接着突然它們似乎全都沉到什麼地方去了，消滅到他心靈底黑暗處了。

「有時審判是很有趣的。」費里第沙塔·厄哥羅烏娜·格利斯羅烏娜帶着一種尖刻的聲音說，拿起糖盒子，開始用鋏子在那裏而揀選。

兩片紅暈出現在泰提亞娜底兩頰上，同時吉利克很響地呼着他底鼻子說：

「喂，兄弟，你爲什麼不說完你所說的呢？你是聽過審來了的。」

「我叫他們不舒服了，」伊利亞揣度着，於是他底嘴唇在微笑之中慢慢地張開了。客人們又開始談起來。

「有一次我去聽一件殺人案底審判。」一個年青的電報員說：他臉色蒼白，黑眼珠，帶着小鬍子。

「我非常喜歡讀或是聽關於血案的故事。」特拉烏金太太叫道，她底丈夫接着四下看了一下，說：

「公開審判是一個值得尊敬的制度。」

「那被審人是我底一個朋友，遊經尼厄夫。他有一天站在保險箱旁守衛，正跟一個小孩子開玩笑，突然把他射死了。」

「啊，多麼可怕！」泰提亞娜驚叫道。

「他當場就被打死了。」那電報員追加說，帶着一種愉快。

「我有一次也親眼看見一件案子。」特拉烏金用他那燥雜而乾燥的聲音說，「而在另外一件案子裏，一個犯過二十三件搶案的人被審判着。這不壞吧？」

吉利克迸出一陣大笑。客人們把他們自己分做兩堆；一堆聽那電報員關於那小孩子的殺人案底故事，而另一堆卻聽特拉烏金關於那犯過二十三件搶案的人的乏味的報告。伊利亞把他底眼盯在主婦身上，感到彷彿在他底內部一陣火正開始慢慢地燃着，然而它不發光，只是一個勁兒地燒入他底心裏。從龍內夫知道亞烏通諾莫夫夫婦害怕他在他們底客人面前丟他們底臉那時起，他底思想便變得更有條理了，好像他已經找到一種把它們結合起來的東西。泰提亞娜正在隔壁屋子裏一張擺滿了瓶子的桌旁忙碌着。她那緋紅的絲質工作服，在那閃着光點的白壁紙底背景上，顯得非常打眼，而這姣小的女人緊緊地束在她底胸衣裏，在屋子裏像一只蝴蝶似的飛來飛去，並且那種把什麼都處理得很好的儉節的主婦所具有的驕傲在她臉上閃光。有一兩次，伊利亞看見她用一種幾乎覺察不出的記號向他打招呼，但是他不走上她那裏去，他以為這樣頗使她苦惱，因而感到一種愉快。

「你爲什麼像一隻貓頭鷹似的坐着，兄弟？」吉利克忽然轉向他說，「說點什麼——別拘禮節。這裏每一個人都是很有教養的，他們不會因爲任何事情認真。」

「他們今天坐在那裏審判，」伊利亞馬上大聲說，「審判一個他認識的姑娘——她當娼，但是她是一個好姑娘。」

他又把每一個人底注意都移向他自己了，客人們全都重新望着他。一個清晰而侮慢的微笑把費里第沙塔·厄哥羅夫娜底大牙露了出來；那電報員開始旋扭他底鬚髭，把他底手遮住他底嘴，每一個人都試着裝做嚴肅，裝做是在注意聽着。刀又落地的聲音打在伊利亞耳朵裏像是一個戰爭底信號，那是泰提亞娜忽然弄掉下來的。他張開大眼，鎮靜地環顧所有的臉子，繼續着：

「你爲什麼笑她們中間有很好的姑娘？」

「這是很可能的，」吉利克截住說，「但是當心別在這題目上談得太多了。」

「你們全是教養很好的，」伊利亞說，「要是我有失言之處，你們可不要太認真。」

一整束發亮的火星似乎忽然在他底內部燃着了。他譏諷地微笑着，他底心被那在他腦子裏

忽然湧出的句語底光耀的火花移向歡狂。

「這位姑娘從一個商人手上偷了一點錢。」

「這就更壞了。」吉利克歎息着，可笑地皺起他底臉，沮喪地搖着他底頭。

「你知道她怎麼以及什麼時候能真的偷了它的，也許她沒偷而那只當作一件贈品送給她的呢！」

「譚尼奇卡，」吉利克叫道，「上這裏來，伊利亞正給我們講這樣好的故事呢。」

但是泰提亞娜早已在伊利亞身旁，她不自在地笑着，聳聳她底肩說：

「這有什麼希奇？這是很平常的，你知道和這一樣的成百的故事——這裏沒有年青的太太。

但是——把這留到以後再講吧，至於現在，太太們先生們，請用一點東西吧。」

「請上隔壁屋裏去。」吉利克叫道，「那麼我也可以鬧點什麼東西吃吃——嘻嘻！」

各人都避開伊利亞，他知道因為主人和主婦不願聽他，所以客人們也不願聽，而這更激惱了他。他從桌旁邊站起，向着衆人，他繼續說：

「於是這位姑娘就被人家審問了，這些人，恐怕着實不假，他們自己就使用過她好多次；他們之中的幾個我認識。叫他們流氓還是太客氣些。」

「讓我說，」特拉烏金嚴厲地說，舉起他底手指。「你不應當這樣講。他們是陪審官底份子，而且我自己——」

「陪審官，果然，」伊利亞叫道，「但是他們能公正嗎？如果——」

「讓我說，陪審制是說起來，是一個大改革，是爲了一般人底利益，由亞力山大第二採用的。你怎敢詆毀一種國家底制度？」

他在伊利亞臉上呼着氣，他底刮過的胖臉頰顫動着，同時他把他底眼睛從右轉到左。每一個人都圍住他們成一個圓圈，有幾個站在門道上，被一種快意的混亂底預感抓住了。費里第沙塔謙遜地俯視着那主婦，而她卻臉色蒼白，焦急地拉着她底客人底袖子急促地說：

「親愛的太太和先生們，讓我們別談這件事吧。真的那是沒有興趣的。吉利克請他們——不嗎？」

吉利克惑亂地映着他底眼皮說：

「諸位！請把制度，改革和所有那些哲學丟開吧！」

「那不是哲學，而是政治。」特拉烏金喘着，「而那樣說話的人就叫做政治底門外漢。」

一陣旋風把伊利亞捲起。站在這個嘴唇潤濕，臉頰刮光的小胖子面前，看着他弄得滿肚子的怒惱，這是很好的。知道亞烏通諾莫夫夫婦已經在他們底客人面前丟了面子，又使他大大地高興。他愈來愈冷酷；他渴望着揭穿所有這些人，對他們說侮慢的話，使他們因盛怒而癡狂；這個願望像一根鋼彈簧似的，在他底內部鬆開了，把他彈入快樂而可怕的高處。他變得更鎮靜，他底聲音堅決地響着：

「你可以隨你底高興怎麼稱呼我，你是一個受過教育的人，但是我卻不願收回我底話。一個飽足的人懂得一個饑餓的人嗎？就算那饑餓的人是一個賊，但那飽足的也同樣是一個賊。」

「吉利克·尼可第米奇！特拉烏金喘着，「我——這是什麼話？這是——」

但正在這時泰提亞娜挽着他，一面帶開這發怒的人，一面大聲對他說：

「你喜歡的夾肉麵包——有燻鮭，熟煮雞蛋和綠葱，稍微搽上一點牛油。」

「唔，好！我知道！」特拉烏金不高興地叫道，很響地啞着他底嘴唇。他底老婆切齒地望着伊利亞，挽着她丈夫底另一隻手說：

「不要在小事上興奮，安東。」

同時泰提亞娜繼續安慰她底客人：

「醃鱈魚炒番茄。」

「這於你是不好的，年青人！」特拉烏金責備但又似乎是寬宏大量地說，突然回轉他底頭站住。「你應當尊重萬事萬物，而且體會它們——唔！」

「我不懂！」伊利亞叫道，「這就是我說話的緣故。爲什麼培諸哈·非里蒙諾夫被付與這樣的權力去擺佈別人底生命呢？」

客人們走過伊利亞，不看他，並且努力使他們底衣裳不觸到他；同時吉利克跑到他面前，用一種憤怒的樣子粗暴地說：

「碰你的鬼！你是一個傻瓜，再沒有別的！」

伊利亞嚇一跳，他眼前變成黑暗，好像什麼人在他頭上給了一擊；他攢着他底拳頭向亞烏通諾莫夫走前一步；但是吉利克很快地轉開身，沒有注意到他底動作，就走到那擺着佳饌的桌子旁邊去了。伊利亞鬆了一口長氣。

站在門道裏，他看見那圍着桌子擠坐的人底背脊，並且聽見他們響噓着，他們底頸骨動着。那主婦底緋紅的工作服似乎給了伊利亞周圍的事物以昏暗的紅色，而使他底眼睛不舒服起來。

「唔——唔！特拉烏金喃喃着，「這一樣怪好——怪好！」

「你要一點胡椒嗎？」主婦用一種溫柔的聲調問道。

「我來給你一點胡椒！」伊利亞帶着冷血的狂怒想道；那鋼彈簧在他內部弛放了。他把頭向後一擲，兩步就邁到桌前，抓起一個人底一杯紅酒，他向泰提亞娜舉着，好像他想用他底話把她殺死似的，清清楚楚地說：

「讓我們乾一杯，譚卡！」

這幾個字，使得每一個人都好像有什麼東西以一種聾耳的崩裂之聲掉了下來，並且熄滅了屋裏的燈光似的，每一個人都爲黑暗所包，在這暗黑之中保持着他受驚時那個位置呆着不動。裏面塞着食物的張開的嘴在這些人底驚惶而困惑的臉上，看去像是些出膿的傷口。

「來，讓我們乾一杯！吉利克·尼可第米奇，叫我底姘頭跟我喝酒呀！一點不要客氣地喝，這有什麼要緊？爲什麼我們要對自己保守我們底懣事？讓我們公之於世吧！現在我已經決計這樣了！」

「流氓！」那女人刺耳地尖聲叫道。

伊利亞看見她揚起她底手，就用拳頭把她向他投來的碟子格開。那磁器底破裂聲似乎更加驚呆了那些客人。慢慢地無聲地他們溜向一旁，剩下伊利亞和亞烏通諾莫夫而對面。吉利克拿着一條小魚底尾巴，映着他底眼，臉色蒼白，可憐相而且昏頭昏腦地。

泰提亞娜在發抖，用她底拳頭恐嚇着伊利亞；她底臉色變成跟她底工作服一樣，她底舌頭打結：

「你——你是在說謊——說謊。」她叱叫着，向伊利亞伸出她底頸子。

「那麼你高興我說出你裸體時像什麼嗎？」伊利亞鎮靜地說，「你自己給我看過你全身的。你丈夫會知道我不是在說謊。」

什麼人底壓抑的笑聲和一個低聲的驚嘆給聽見了。亞烏通諾莫夫太太揚起她底兩手，抱住她自己底頸子，投在一張椅子上，一聲不響。

「警察！」電報員叫道。吉利克轉向他，接着突然低下他底頭，像一頭公牛似的向伊利亞衝去。伊利亞伸出他底手，給吉利克底頭一推，嚴厲地說：

「你上什麼地方去？你是一個胖子。我給你一拳你就會倒地。聽着我，你們全體也都聽着。聽着——你們在旁的地方永遠不會聽見真理。」

但是從伊利亞踉蹌倒退以後，吉利克又低下他底頭，向他衝去。客人們一聲不響地看着。沒有一個人動一下，只是特拉烏金點着脚尖，走到一個角落裏，坐在矮爐上，隨即把他底兩掌合了起來，插在兩膝之間。

「當心！我會給你一拳的！」伊利亞用乖戾的聲音警告道，「我沒有任何傷害你的理由！你是

愚蠢而無害的。我沒有受到你什麼害處——躲開！」

他把他推開，接着他自己走近牆邊。背靠着牆，他望着衆人繼續說：

「你底老婆把她自己投向我。她是一個聰明的女人，沒有什麼女人比她更卑賤了！但是你們也都是懦夫——我今天在法庭上已經學到了怎麼審判。」

他想說出的是如此之多，以至他不能駕御他全部的思想，只把它們像是石頭底碎塊般投出。
「我不是責備譚卡，那是由於機緣而遇合的，自然而然的。我這一生之久每一樣事都是自然而發生的。我甚至意外地扼死過一個人。譚卡！我們開店用的錢就是我从那被我殺死的人那裏拿來的。」

「他瘋了！」吉利克快活地叫道，接着在屋子裏在客人中間來回地跳着，叫着，充滿了惶惑與歡欣。

「你們瞧見嗎？你們聽見嗎？他已經瘋了啊，伊利亞——親愛的，親愛的！我很傷心，兄弟！」伊利亞迸出一陣大笑。在他自首了那殺案以後，他感到更鎮靜，更舒服。他站在那裏，似乎感覺

不到他脚底下的地板，好像他是站在空中，並且在他，以爲他正愈來愈高地上昇。

粗野，強壯，他向前挺着他底胸脯，向後昂着他底頭；他底髮髮掩着他那大而蒼白的前額和額，他底眼中有一種譏諷而野蠻的表情。

泰提亞娜站起來，帶着戰慄着的步子走到費里第沙塔面前，用發抖的聲音說：

「我有時看見過；他有一次曾經像這樣過——帶着兇蠻的眼光，很可怕的。」

「如果他已經瘋了，那應當叫警察進來。」費里第沙塔作鼓板金地說，關注地望着伊利亞底臉。

「他瘋了，他瘋了！」吉利克叫着。

「他再就要打我們所有的人了。」格里斯羅夫焦急地四下望着，他們全都害怕離開這屋子。龍內夫站在門邊，他們必得經過他。他一直在笑着。看見所有這些人都怕他，他感到一種愉快；而守望着他們，他注意到沒有一個客人對亞烏通諾莫夫表一點同情，反而如果不是因爲他們底恐懼，都會高高興興地聽他整夜地嘲弄他底姘頭。

「我不瘋。」他說，嚴厲地皺着他底眉毛，「但是停止，好好站住！我不會讓你們走開的。如果你們挨向我的話，我會把你們打死。我是強壯的。」

伸出他底長臂和它底沉重的拳頭，他把它在空中晃着，隨後把它放下。

「告訴我，你是哪一種人？你爲什麼生活着搶麵包屑的——暴徒！」

「你這傢伙！」吉利克叫道，「閉上你底嘴！」

「你自己閉上你底嘴！但是我可要說這裏，不消說你是很漂亮，吃着喝着，互相欺騙，不愛任何人——你們還要什麼呢？我尋找一個舒適的生活，一個乾淨的，這生活無論什麼地方都不存在！我祇是把我自己變壞了。一個好人不能跟你們在一起，他會腐爛的。好人你們磨折到死。這裏，是一個惡人，但是在你所有這班人中間，我卻像是一個黑洞裏在千百隻老鼠中間的一隻無助的貓。你們什麼地方都有。你們以爲你們自己配得上審判萬事萬物，並且造下關於各種事物的法律。然而你們不過是一羣盜賊！你們已經吞蝕了我。在你們之中把我腐化了。」

他突然感到悲哀。

「我再做些什麼呢？」他自問道，隨即低下他底頭，他沉入深思。正在這時，那電報員把他自己從牆上像一個球似的彈開，接着滑過龍內夫，衝出屋外去了。

「啊，我放走一個了！」龍內夫抬起他底頭說。

「我去叫警察！」那電報員叫道。

「好，叫他們進來，沒有關係。」伊利亞說。

泰提亞娜從他身邊走過，像一個人在夢中似的踉蹌地走着，不看他。

「我傷了她底心了！」龍內夫繼續說，帶着一個假笑，向她點頭。「她活該這樣——這賤人！」

「閉下你底嘴！」亞烏通諾莫夫從角落裏叫道。他正跪下，在一個箱子裏尋找什麼。

「別叫，小傻子！」伊利亞答道，在一張椅子上坐下。在胸前交組着他底兩臂，「你爲什麼叫我

跟她睡過，我知道她。並且我殺過一個人，那商人波盧厄克朵夫。你記得嗎？我好幾次曾跟你們提到

波盧厄克朵夫底事，那就是因爲我扼死了他。並且我可以發誓，那店是用他底錢開的。」

伊利亞四下看看這房子。沿牆站着一羣嚇住了的可憐人。他感到倦於說話，一種空虛和無情

之感充塞了他底胸膛，而在這空虛之上，有如秋空上月亮底朦朧的光輝在那裏升起這個問題：

「往下怎樣？」

聽着他自己底言語，他說：

「你們以為我是在向你們自首我底罪過嗎？逮捕我好了！我是在恥笑你們，這就是現在我所做的。」

吉利克一臉通紅，頭髮蓬亂，從他那角落裏跳出。他晃着一枝「左輪」，一面粗野地轉着他底眼睛，叫道：

「現在你逃不掉了。哈哈！你殺死了他，是你嗎？」

女人們喘着。坐在矮爐上的特拉烏金吊蕩着他底脚，喘息着說：

「先生們，我再也支持不下去了。讓我走吧。這是你們底私事。」

但是亞烏通諾莫夫沒聽見他。他在伊利亞面前跳着，把他底「左輪」指着他，一面叫着：

「到西伯利亞去，我們會告訴你。」

「但是甚至你底手鎗還沒上膛呢，我猜。」伊利亞漠然說，用倦眼看着他，「你凶什麼？我又不上別的地方去。我沒有地方可去。你用西伯利亞來嚇我？好的，要是一定要上西伯利亞的話，就任憑它吧。」

「安東，安東，」特拉烏金底老婆大聲低語道，「來。」

「我不能，母親。」

她抓住他底膀子，並排着，他們低頭走過伊利亞。泰提亞娜在隔壁屋子裏哭泣，叫着，喘着，但是在龍內夫胸中，那黑暗冰冷的空虛之感仍然在增長着。

「現在我底生活是破碎了。」他沉思地低聲說，「沒有什麼值得悲傷的。誰粉碎它的？」

亞烏通諾莫夫站在他面前勝利地喊道：

「你不要想使我們可憐你。」

「我一點不想，滾你們底蛋吧！你只能爲了五戈比克從你口袋裏失落了而感到悲傷。我也是。我與其可憐你，不如可憐一匹狗。可惜的是我會跟人同睡而沒跟狗。好的，爲什麼警察不來呢？我覺

得煩悶。吉利克，你最好走開，因為我看見你覺得不舒服。」

坐在亞烏通諾莫夫對面，他真的覺得討厭，覺得不舒服。客人們走出室外去了——他們小小心地爬了出去，惶恐地望着伊利亞。他只看見灰色的點子在他面前浮過，他們既沒喚起他底思想，也沒打動他底感情。他底內部的空虛生長着，把一切都吞了進去。他停了一會兒，聽着亞烏通諾莫夫底叫叱，突然微笑說：

「讓我們來角力，吉利克，好嗎？」

「我會給你腦袋上穿一顆子彈。」吉利克咆哮着。

「但是你沒有子彈！」龍內夫帶着譏笑答道，再自信地加上說：

「我有什麼興致把你摔倒呢？」

這以後他就不再講什麼了。只是靜默地坐着等待。

最後兩個警察和一個警官來了。龍內夫一看見他們就嚇一跳，站了起來。

泰提亞娜從他們身後走出，向伊利亞伸着她底膀子，吃吃地說：

「他向我們自首，說他是那殺死波盧厄克朵夫的人，那錢店老闆，你記得嗎？」

「你能證實這話嗎？」那警官很快地問道。

「爲什麼不呢？我可以證實這話。」龍內夫鎮靜地說，聲氣懶懶地，「再會了，譚卡！別煩惱，別害怕——但是，總之你們都滾蛋吧！」

那警官在桌旁坐下，開始寫什麼；那兩個警察把他們自己安置在龍內夫兩側。他看看他們，長嘆一聲，垂下他底頭。一切寂靜，只聽見鋼筆在紙上的沙沙之聲，而在外邊，夜建築起不可穿過的黑暗底牆壁。吉利克站在一個窗子面前，向外看着那黑暗。突然他把他底「左輪」拋向角落裏，對那警官說：

「沙委里厄夫打他一頓，讓他走吧——他瘋了。」

那警官望着吉利克沉思了一下，接着說：

「這是不可能的——在這樣一報告以後，那警副已知道了這事。」

「啊，糟糕。」亞烏通諾莫夫嘆息着。

「你够多麼心慈，吉利克，」伊利亞搖着他底頭說，「有這樣的狗，當牠們被打時還要搖着尾巴諂媚牠們底主人。但或許感動你的不是同情，只是怕我會把你老婆底事在法庭上講出就是了。不要害怕，這事不會有的。我羞於去想到她，讓我們不要提到她吧！」

亞烏通諾莫夫急忙走進隔壁屋子裏，默然坐在一張椅子上。

「喂——」那警官招呼伊利亞說，「你能簽字嗎？」

他拿起筆，不看那紙就用大字寫上：伊利亞·龍內夫；當他抬起他底頭時，他看見那警官正驚異地望着他。他們互相靜默地對望了幾秒鐘，一個對某樣事抱着興趣而又討厭，另外那個卻冷淡而鎮靜。

「是你底良心使你這樣的嗎？」那警官低聲問道。

「我沒有良心。」伊利亞斷然答道。

他們沉默，接着吉利克底聲音從隔壁屋子裏傳來。

「他瘋了！」

「跟着走吧。」那警官聳聳肩說，「我不綁住你底手，只是你一定不要想逃。看守所離這裏不遠，在山脚下。」

「我能逃到哪兒去呢？」伊利亞簡慢地問道。

「唔，我不知道。你發誓不逃——對上帝！」

龍內夫看着那警官底多皺紋的垂憐的臉，帶着乖戾的聲氣說：

「我不相信上帝。」

那警官揮動他底手。

「走！」

當夜底黑暗與潮濕包裹了龍內夫時，他長嘆一聲，望着天空。天空近乎黑色，彷彿非常接近地面，像是一間狹小的屋子裏燻燻的天花板。

「前進。」那警官對他說。

他走下去。那立在道路兩旁的房屋像是些巨大的石頭，泥濘在他們脚下發出一種哭泣似的聲音，這條路引向那黑暗更其濃厚的地方去。伊利亞絆着一塊石頭，幾乎跌倒。在他底心靈底空虛處，那擾人的念頭跳了起來：

「往下怎樣呢？」

於是立刻在他面前現出那審判底景象。格郎莫夫底溫和的聲調和培諸哈底紅臉。

他底腳趾因為碰在石頭上而發痛。他走得更慢了。他耳朵裏響着那小黑人關於飽足的人們的大膽的言語：

「他們懂得非常清楚，這就是他們所以嚴厲的緣故。」

接着他又聽見格郎莫夫底好脾氣的聲音：

「你服罪嗎？」

而那檢察官慢慢地說：

「告訴我們，犯人。」

培諸哈底紅臉皺着，他底紅唇動着。

龍內夫一拐一拐地走着，走得更慢了。

「快走，快走！」

一種形容不出的痛苦，像燒紅了的鐵似的灼人，跟刀口一樣地鋒利，刺入伊利亞底心，他衝向前，以他底最高的速度衝下山去，用他底腳把他自己從亂石上撥開。風在他耳朵裏嘲笑着，他閉着氣，揮動他底兩手，向黑暗中投去。他背後，警察底笨重的脚步聲跟了來，警笛底驚惶的尖叫鑽入空中，同時一個嘎聲吼着：

「抓——住——他！」

每一樣事物都激厲着伊利亞——房屋，街道，天空都似乎成一厚實而沉重的大塊戰抖着，跳動着，攀緣着經過他。他猛進着，不感到疲倦，因為他那不願看見培諸哈的願望給了他翅膀。一種灰暗，平滑，使他充滿了失望的東西從那黑暗中在他面前出現。他記起這條路是差不多成一直角地轉入那大街的，那裏有人，而他將被捕。

「飛啊，我底靈魂」他儘着他底嗓子喊着，接着低下頭，他更快地向前衝去。——~~一~~濕的灰色
的石牆在他面前出現，有一個聲音像大江中波浪相撞一樣，在夜底黑暗中響了，深沉而短促，隨即
消滅了。

接着兩個黑影向這堵牆滾滾而來。他們把自己投在那跌落在牆根的第三者身上，但是急忙
又跳起來。更多的人從山上跑下，他們底脚步声，警笛底尖叫在空中迴蕩着。

「他——他自己撞死了嗎？」那警察喘着氣問道。

那一個擦着一根火柴蹲下地來。在他腳邊躺着一隻手，緊緊地抓住的手指正慢慢地放在放鬆。

「他底頭好像破了。」

「看，這裏是腦子。」

人們底黑影從黑暗中跳出。

「啊，你這魔鬼！」那站在旁邊的警察低聲說。他底伙伴從地上站起，給他自己劃着十字，用一
種疲倦的梗着氣似的聲音說：

三人

「上帝，安息他底靈魂吧。橫直是一死。」

(完)

六六八



中華民國二十四年四月初版

(81804)

世界文學名著三
人二册

Three of Them

每部定價大洋壹元捌角

外埠酌加運費匯費

原著者 Maxim Gorky

譯述者 鍾石章

發行人 王雲五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翁

(本書校對者徐培生)

中央宣傳委員會圖書雜誌審查委員會第一六一號查證

#87

Op 2214

1/2

